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马士革的假日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大马士革的假日

作者：定金伸治　　译者：Rover

（圣战系列）

一轮银色的月亮使得耸立的断崖从黑暗里浮现。在月光的投射下，崎岖陡峭的悬崖形成一片阴影，稀疏的树木也溶入毫无生气的黑暗之中。偶有夹着小石的沙土从已经风化的崖壁滑落下来，述说这世界还存在着时间。

无论谁看到这副阴森的景象，都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当然，这得有人瞧见才行。

但这陡峭的断崖并非高度无限。垂直向上伸展的崖壁朝水平方向倾斜的一块平地上，原本应该是银色月光穿透的地方却耸立着一座城塞。

这座城三面都是断崖，怎么看都不是居住的好地方。不过一看这建筑，便可知它易守难攻，对敌人的攻击拥有绝佳的防卫能力。不论是多么骁勇善战的军队，恐怕也奈何不了它。

这座城叫麦西亚得。它就是伊斯兰暗杀教团的大本营。

死在暗杀教团刀下的人不胜枚举。艾由布王朝的创建人，领导回教徒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英雄沙拉夫·阿丁恩·伊文·艾由布，人称沙拉丁，也是暗杀教团的目标之一。沙拉丁在登基不久之后决定讨伐暗杀教团，便数度遭到暗杀教团的袭击。还好最后总是千钧一发，挽回了一命。之后他再也不敢对暗杀教团出手。

暗杀教团打破近十年的沈默，再度开始蠢动。在麦西亚得城内，以策略家闻名的法国尊严王菲利浦二世所派遣的部下，正与暗杀教团的首领会晤。

“你要我们暗杀艾儿希多公主和白痴侯维雷利吗？布鲁衮特公爵？”

被称为“山之长老”的暗杀教团首领拉稀德·阿丁·西纳恩再次复诵对方的话以求确认。他的年纪虽大，却精神饱满，眼露精光，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

“没错。”

尊严王麾下的将领布鲁衮特公爵点点头。布鲁衮特公爵是菲利浦最信赖的部下之一。虽然年龄稍长，但是体格强健，骁勇善战，堪称武人中的武人。他为人沈默寡言，忠心耿耿，因此深获菲利浦信赖。

“好，我答应。”

西纳恩充满自信的答应了暗杀公主的事。但是他却发现布鲁衮特公爵表情严肃的环视四周，盯着每位当他护卫的暗杀教团团员。

“哼，你好像怀疑我们的力量……好吧！我就让你看看我的统帅能力。”

话一说完，西纳恩便叫了一名部下过来，命令道：

“死！”

那个男人没有任何犹豫，拔剑自刎！鲜血四溅的头颅滚在地上，表情依然露着一缕阴森！

西纳恩还要命令其他的部下，但却被布鲁衮特公爵阻止。

“西纳恩，我了解教团已经在你手下完全统一。但光是命令部下死，并不能证明你们的实力。”

布鲁衮特公爵冷静的评断。

“好吧。‘完全（阿尔·卡米尔）’！让布鲁衮特公爵见识一下你的能力。”

“是。”

布鲁衮特公爵把视线转向那个叫阿尔·卡米尔的男人。他脸上的黑布几乎只露出眼睛，看不见脸。但以布鲁衮特公爵的阅历看来，他应该是年龄未及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在此时，阿尔·卡米尔的身影突然从布鲁衮特公爵的视线中消失。不！与其说是消失，还不如说他溶入了黑暗之中……。在布鲁衮特公爵还来不及如此想的时候，阿尔·卡米尔再次飘现在布鲁衮特公爵的面前。布鲁衮特公爵下意识的反射动作便是拔剑迅速一击。但是他发现这一剑并没有刺到人体。阿尔·卡米尔的身体就像海市蜃楼的幻象一般，穿过了布鲁衮特的剑。

“……幻象吗？”

布鲁衮特公爵终于发现阿尔·卡米尔的实体在他背后出现。当暗杀者的剑刺向布鲁衮特公爵的喉咙之时，布鲁衮特公爵已发觉自己难逃一死。

“阿尔·卡米尔，不得对客人无礼。”

在西纳恩出声制止之下，布鲁衮特公爵才知道自己逛了趟阎王殿。布鲁衮特公爵心想，这么年轻的人竟然有如此高超的幻术！才一瞬间，就已到自己的背后，动作之快，已超越常人知识所能理解的范围。

布鲁衮特公爵惊骇不已。他不得不承认暗杀教团的实力，于是说了一番老套的外交辞令之后，便立即离开麦西亚得城。

布鲁衮特公爵离去之后，西纳恩责备了阿尔·卡米尔，原因是西纳恩接受尊严王的委托，答应暗杀艾儿希多及维雷利的时候，阿尔·卡米尔的脸上一瞬间有不服的表情。

“我不是不服。我怕我们只是遭法兰克蛮族利用而已。”

阿尔·卡米尔的声音很年轻，可以确定他才约十来岁吧！一大撮黑发从黑布里亮了出来，更显示了他的年轻。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尤斯夫活着吗？”

尤斯夫就是沙拉丁原来的名字。

“这十年来我留他生路并非因为怕他的力量，而是他的声望。因此我把杀他的工作交给法兰克人。菲利浦尊严王所委托的事为杀死公主艾儿希多以及在背后操纵她的维雷利，好削弱尤斯夫军。也就是只要我们杀了艾儿希多以及那个现在被叫做‘阿尔·阿帝尔’的男人，他就会替我们杀了尤斯夫。之后我们再赶走法兰克人，在这块土地上实现我等的理想——让什叶教派统治这世界的伟大理想。”

什叶教派是回教派系之一。回教可粗分为素尼教和什叶教派。素尼的意思是重视“预言者穆罕默德的素尼（言行）”。自阿布·巴尔克以后，武鲁玛一世、乌斯曼等哈里发（代理人）成为穆罕默德的正统继承人。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占了全体回教徒的九成。而什叶教派则为“什叶·阿里”（阿里的党派）的简称，这些人否定前面三个哈里发的正统性。他们主张阿里以及其子孙才是正统的哈里发，因为阿里娶了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阿里是素尼教派第四代的哈里发。由于阿里的儿子和沙珊王朝沛尔锡亚皇帝的女儿结婚，因此什叶教派获得伊朗人的支持，到了二十世纪成为伊朗的国教。

在这个时代里，沙拉丁帝国的艾由布王朝支持素尼教派，而暗杀教团则属于什叶教派。

由于沙拉夫·阿丁恩毁了什叶教派唯一的法蒂玛王朝，并且自行建国，因此暗杀教团会要沙拉丁的命也是理所当然。

“你懂了吗？阿尔·卡米尔。我之所以接受尊严王委托的理由。”

阿尔·卡米尔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吧？去杀了公主艾儿希多以及维雷利，也就是那个叫阿尔·阿帝尔的男人。他们为了养亚克战役的伤，现在正在大马士革。”

“是！”

“但是你要记住，他们的周围有很多不可轻视的强者。像是力大无穷的巨汉裘尼梅、与我们同为一丘之貉的女孩露易西，还有剑法超群绝伦、本领高强的拉斯卡利斯……。千万不可大意。”

阿尔·卡米尔听了西纳恩的话之后只是冷笑。

“比我强的只有唯一的真神阿拉以及西纳恩大人而已。”

“很好。你去吧！‘完全（阿尔·卡米尔）’，我等你的好消息。”

西纳恩说完时，阿尔·卡米尔已经溶入了黑暗之中消失而去。

西元一一九〇年，当时的英格兰王是理查一世，也就是以“狮子心王”闻名后世的勇猛人物。在长久的历史之中他毫无疑问的是个厉害武将。以狮子之心与敌人交战，以狮子之心打败敌人。他在战术上可说是个天才，而其力量在当代也无人能及。

但在战场上英勇无比的理查却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对政治几乎毫不关心。在战术上是个天才，但政治手腕以及战略见识不足这点可说与后世的拿破仑很像。但是理查和拿破仑仍有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他对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执着。拿破仑的野心是让法兰西帝国成为世界的帝国，对他而言，战争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道具之一。但是理查不一样。他可以为了战争的资金而出卖自己的国家。也就是对他而言，只有战争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身为武人的矜持，以及对胜利的执着。他仅为此而战，为此而活。

理查狮子心王就是这样的男人。

正由于他是这样的男人，因此在攻陷亚克之后，他希望立刻出兵圣城耶路撒冷。可是堆积如山的问题把他的脚牢牢的绑在亚克。各种问题使得理查心浮气躁，最令他暴跳如雷的是法兰西菲利浦尊严王。菲利浦对攻下亚克感到满足，说要回法兰西去。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打算在理查外出时对英格兰下手。

现在菲利浦的使者跪在理查的面前。

“你来这里干什么！现在立刻滚回菲利浦那里。告诉他，沙拉丁的下一个就是他了！”

理查对菲利浦已经没有加任何敬称，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使者缩成一团。

“这…臣知道您的愤怒，但是我国尚未如贵国安定……”

“我已经要你走了。你如果再多嘴，我就不保证你的狗命！”

理查的怒声响彻室内，令周围的人不寒而栗。

“但、但是……”

“看来你的身体好像不要脑袋了。”

他的声音有如火山爆发前的震动，剑亦同时出鞘。剑尖已指在使者的喉咙上。

“滚！难道你想在此身首异处？”

血从使者的喉咙处流了出来。此时使者终于知道理查当真，立刻逃之夭夭。

“可恶的菲利浦！我一定要把你的瘦狐狸脑袋从脖子上扭下来！”

理查的余怒不止，部下虽然叫苦连天，却没有人敢加以劝阻。大家都怕自己成为泄愤的对象，当然也没有人劝理查回国。谁都知道他想急着攻陷耶路撒冷，然后火速赶去讨伐菲利浦。

总之，理查必须留在亚克好一阵子，所以沙拉丁得以在此期间思考对策，整顿态势。

※　　※　　※

菲利浦边冷笑着，边听从理查那里逃回来的使者报告。

“哼，你就好好的生气吧！所谓越笨越弱的狗越爱吠就是这个道理。”

菲利浦的表情虽然满足，但是在他身边的布鲁衮特则露出担心的表情。

“怎么了？布鲁衮特公爵。你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刚步入老年的布鲁衮特绝不自己开口，因此由菲利浦发问。菲利浦信赖他的冷静，给这武将五百骑兵及一万步兵，并决定让他留在十字军里。当然，这也是为了讨教宗的欢心。

“那么臣就请教陛下您一件事。”

听了这武人般的古老言词，菲利浦苦笑着令他继续说下去。

“陛下为何要请暗杀教团对付白痴侯以及女恶魔呢？臣以为这反而是陛下要帮助理查王。”

白痴侯和女恶魔自然是维雷利和艾儿希多。

“你问的很好。但是沙拉丁如果有那个白痴侯在，那理查有可能轻易败北。他死了虽好，但要回英格兰就麻烦了。”

“……”

“我的计策是理查和沙拉丁的军力平衡。不杀沙拉丁而杀白痴侯的用意就在此。我将你留在理查麾下并非只是为了讨好教宗而已。你的责任是努力引发理查和沙拉丁之间的战火，知道了吧！”

“臣遵命。”

菲利浦对布鲁衮特公爵的回答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至少需要两年。只要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可以在英格兰引发内乱，然后趁机介入。

菲利浦的愿望如此，他也确信这场战争会拖下去。由于十字军的战力占绝对优势，因此他利用暗杀教团使用计谋，可说只是兴趣而已。不然他何必去利用实力未卜的集团呢？结果战争如菲利浦所预期的继续拖下去。

三天后菲利浦尊严王离开了亚克。之后他为扩大法国领土而努力，甚至被称为“卡贝家的查理曼”。回到法国的他后来甚至要和教宗正面冲突，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总之自此尊严王再也没有回到这块土地上。

尊严王离开后，狮子心王依然留了下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崩溃了一角后似乎减弱，但回教世界的苦难可说是现在才开始。

而沙拉丁与暗杀教团的冲突则是其苦难的序章。

大马士革是个大都市，位于耶路撒冷北北东的两百公里，距离亚克北东的一百公里。同时代又几乎同纬度的都市有正等待着日本幕府时代的来临的平安京城。大马士革周围的乾土则间生着一些权木。

留在大马士革的有不少是旧亚克守备部队的主要人物。在大马士革虽然是休息养前战之伤，但是武将和士兵们得以在此有时间恢复体力，也是因为沙拉丁帝国的领土即战场。

恢复力强的艾儿希多一开始虽然硬说不需要休假，但是现在却乖乖的在自己的宅第里享受一时的和平。

由于维雷利曾是放走俘虏的罪人，因此如果不让他住到大马士革，他就失去了落脚的地方。结果他留在艾儿希多的屋子里当食客。这位足智多谋的人虽然曾与狮子心王和尊严王的联军打成平手，却必须过着稍嫌可怜的生活。

艾儿希多人虽然在休假，但依然必须处理警备等工作。有一天她从无聊的公务地点回来时，发现侍女们正在等她。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的。刚才突然出现了一位法兰克女子……”

“是露易西吗？人在这里吗？”

艾儿希多想起了那个碧绿眼珠的少女。她虽然是个少女，却是个细作之才，真是不可思议。

“不在，她立刻离去了。”

“她有留什么话吗？”

“有的。”

“快点说，我最讨厌浪费时间了。”

艾儿希多讨厌的东西很多，等待也是其中之一。

“那位女子说，有几个可疑的男人来到了大马士革。但是往这个城市的人很多，这话实在颇令人难以相信……”

“不！她会这么说的话应该是真的。我虽然不喜欢她，但是她对这种事的消息却很灵通。明天我会叫警备的人多小心点。对了，那个食客还没有回来吗？”

艾儿希多看看四周，转变话题后开始生气。宛如暴君的她，自然令周围的人头疼不已。

“这几天他一次也没有回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了……”

“这种坏人哪会遇到什么事故啊！一定是去找女人玩疯了！”

“应该不会有那种事吧……”

“住口！你们别待在这里偷懒了！快点工作！”

艾儿希多虽然强词夺理，但是之中却有不可思议的可爱成分。每个见到艾儿希多的人就好像在照顾任性的小孩一样，有股幸福的感觉。

“真是不可饶恕。那个男人下次回来我一定不让他踏进这屋子半步！”

艾儿希多生气的踩着地面。但是当维雷利回到这屋子时，她虽然满口怨言，仍然以欣喜的表情迎接他。

※　　※　　※

性格刚好相反的人很少成为朋友。但是如果成为朋友，几乎都会好得令周围不可思议。

拉斯卡利斯和裘尼梅可说就是如此。拉斯卡利斯的风度翩翩，是个长于实务的认真青年；而裘尼梅的姿态则有如鬼怪，是个拥有一身怪力的莽汉。这两个人共同的地方只有钦佩维雷利的人格，投身回教世界的经验而已。但是两个人却常常一起聊天，徘徊在大马士革里。这一天他们两个也一样在城

里四处晃。

“潜入这里有什么用啊？沙拉丁那老头又不在，可疑的人物想要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吧？”

不愧是莽汉的言词，但是拉斯卡利斯并没有责备他，好像是已经习惯了。

“有维雷利大人啊！”

“袭击那种混混有什么好处？和他等重的肉块还比较有价值。”

“还有艾儿希多公主。”

“那种怪女人，被刀杀了也不会死的。”

这句话似乎是维雷利常挂在口头上的。

“要是这句话被公主听到，你一定会被杀的。那个人一生气可残忍呢！她人虽漂亮，但却可怕得很。”

“喂！这句话我转达给那妞儿如何？”

“……”

两人就继续聊着这样的话，从城市中心走到了人行稀少的路上。裘尼梅突然放低嗓子要拉斯卡利斯注意。

“你也真有名啊！会被刺客看上表示你已经出师啦！”

“你怎么知道是找我的？说不定是你呢！”

“哼，自古以来正义杀手的目标一定是坏人吧？”

“……唉！”

拉斯卡利斯叹了口气。这阵子他越来越像维雷利。

“喂，出来吧！”

裘尼梅这么一说，两个男人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商人。

“你就是拉斯卡利斯吧！”

这句话当然不是确认，只是攻击的暗示罢了。两人同时拔出黑色的弯刀，砍向拉斯卡利斯。拉斯卡利斯往后跳开，躲过两人的攻击后立即拔剑，同时袭向右手边的男人。由于速度太快，那男人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动弹不得。另一个男人则早已被裘尼梅打倒在地。

“快说，是谁命令你们来这里的？”

“你只会问这个呀！”

“不然要问什么呢？怪人。”

拉斯卡利斯虽然问对问题，但并没有帮助。他眼前的暗杀者已经咬舌自尽了。一滩血流了出来，暗杀者的眼睛渐渐褪色。

“哼！真是可怕的狂热信仰。人竟然会为这种无聊的事而死。”

拉斯卡利斯感叹着，调查了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露着白眼躺平在地，看来三天也不会醒。

“你这蛮人，下手不会轻点啊？”

“怎么处置这男人？等他起来吗？”

“别管他了，警备的人自然会来处理。我们还是快点找维雷利大人吧！”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拉斯卡利斯人已先踏出脚步，裘尼梅在他身后问道。

“这些家伙只是送死的吧？现在应该有更厉害的家伙要来袭击艾儿希多公主和维雷利大人。”

“原来如此。公主待在屋子里，所以还比较安全……”

拉斯卡利斯赶着路，似乎没有听到裘尼梅的话。维雷利要是见到他说不定会笑他还是一样的劳碌命。但是这时候拉斯卡利斯猜中了。

※　　※　　※

当时的维雷利并没有察觉周围有异样，正在城市一角的树荫下睡着午觉。不过他真的有无睡着，那就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虽然时刻已到黄昏，但是维雷利仍然没有醒来的样子。

他虽然偶而动手搔搔头，但是就立刻放下动也不动，可说是毫无防备至极。

此时有个裹着黑布的男人从物体的影子里冒出来。如果有人看见，一定会以为是溶化在黑暗里的液体凝固了。但是有没有目击者对这个暗杀者而言都无所谓，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睡在这种地方而且没带剑……。会不会是设下了圈套所以才如此安心呢？”

暗杀者阿尔·卡米尔以缓慢的脚步接近维雷利。看来没有圈套的样子。他已经接近到挥剑可及的地方，但维雷利依然没有发现。

“他到底是个非凡的大人物还是个无药可救的白痴呢……？”

这个问题，阿尔·卡米尔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这对他而言并没有意义，他只要把眼前这个男人杀死就成了。

“世间的谣传和实际总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去死吧，你这蚕食伊斯兰的蛮族。到你的什么神之国度去永远后悔吧！”

阿尔·卡米尔拔出短刀向维雷利踏出了一步，他认为没有必要拔长剑。但是他错了。此是有只箭从稍远的地方射向他，强迫阿尔·卡米尔中断任务，好闪过那只箭。

“你再靠近那个人试试看，那个时候箭会射穿你的喉咙！”

阿尔·卡米尔往声音的方向望去，不得不感到惊讶。我竟然无法感觉这小女孩的气息吗？但由于时已达黄昏，因此他那微妙的表情没有让露易西看到。

“果然有人要袭击维雷利大人。你最好小心点，要是那个人受了什么伤，至少会有几千人要杀你喔！”

露易西拉着弓威胁着暗杀者。但是阿尔·卡米尔却没有听露易西的话。他朝露易西疾奔而去，打算先收拾麻烦的一方。阿尔·卡米尔的速度惊人，露易西连射箭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往后跳开，好避开他的剑。但她在空中回转准备着地的地方已经有阿尔·卡米尔在等着她了。

但是露易西并没有被长刀穿过。这并非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阿尔·卡米尔在一瞬间感觉到杀气，把注意力转到别处的缘故。露易西利用那瞬间跳离了他。

“又有碍手的人吗？”

阿尔·卡米尔如此说的同时，发现维雷利醒了。

“哼，拥有完全之名的我竟然……”

他惊讶着，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因为他发现朝他而来的杀气是拉斯卡利斯及裘尼梅的。这两人应该被他的部下拖住才对啊！在他还没有时间想这个的时候，拉斯卡利斯及裘尼梅的两条剑光已袭向阿尔·卡米尔。

敌人绝对逃不掉！拉斯卡利斯及裘尼梅同时如此感觉，这感觉也没有

错。大小不同的两把剑迅速的向阿尔·卡米尔接近，超过了他所能反应的速度——然后通过了他的身体！

“什么！”

拉斯卡利斯及裘尼梅同时惊呼，因为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暗杀者的身体有反应。原本应该被分为两截的阿尔·卡米尔不但没有喷血丧命，还在他们的面前发出大声狂笑！

“幻术吗？”

连拉斯卡利斯要察觉这件事也须要一会儿的时间。暗杀者阿尔·卡米尔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阿尔·卡米尔的弯刀袭向拉斯卡利斯的背。当拉斯卡利斯感觉到背后的杀气时，瞬间咒骂了自己的疏忽。就在刀刃要取走拉斯卡利斯的性命当儿，阿尔·卡米尔再度被迫撤手，原因是必须躲开射向他的箭。

射箭的人是已经重整旗鼓的露易西。箭虽然没中，但正确冷酷，一点也不像出自于女性手中。

现在应该留神的人反而是阿尔·卡米尔了。

阿尔·卡米尔为了躲箭而有了破绽，裘尼梅便挥出他的大剑拦腰扫过暗杀者。但是他的剑依然只是扫过幻象而已。暗杀者的幻体在裘尼梅的面前如沙漠的海市蜃楼般摇晃着消失。

看起来似乎是阿尔·卡米尔使用幻术在玩弄裘尼梅两人，但是他在内心也惊讶于两人的实力超过他的想像。两人都是以一挡百的勇者，这等人才为何会对那种低能的男人甘拜下风呢？

阿尔·卡米尔决定暂时退身。虽然他仍有办法对付拉斯卡利斯及裘尼梅两人，但是怕事有万一。自己的命虽不在惜，但是上面吩咐的使命一定得完成。为此还是应该在完美的状况里下手才对。

于是阿尔·卡米尔当场消失了。根据露易西后来的说法，就如同“溶化在黑暗里一样”。

这些情况维雷利也都看到了吧？拉斯卡利斯、裘尼梅、露易西三人向他走来时，他厚颜的如此说道：

“这个余兴节目太精彩了，发生什么事啦？”

不必说，在他们回到艾儿希多的屋子前，维雷利被拉斯卡利斯及露易西两人狠狠地刮了一顿。

“下次您外出时，记得一定要带剑喔！还有，要去哪里也一定要告诉别人。知道了吧？”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那种事不说我也知道。我总觉得你好像在骂我。”

“我是在骂你！”

“……”

维雷利往屋子里消失而去，似乎没把斥责声听进去。不久他又会被艾儿希多骂吧？最近他人生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挨骂。

“真是的，躺在那里睡午觉还不带武器……”

露易西声音里的愤怒还没有消失。她的哥哥裘尼梅不知是否害怕妹妹的怒声，人早已经离去。

“不过那个人大概这样子才好吧……”

到刚才还一直和露易西骂着维雷利的拉斯卡利斯突然这么说。

“好什么呀！”

拉斯卡利斯慢慢的抬头望着夜空，好像没有听见露易西的话。

“我想那个人待在那里，可能是为了引诱暗杀者而来。”

“但是他要被杀之前还没有发现吧？”

“可能是等着的时候真的睡着了。”

“那不是跟傻瓜一样！”

“那个人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一直边走边看着遥远的星星，所以常没注意到脚边的小石头而跌倒。但是在他这种不可靠里却有种奇妙的……”

“奇妙的什么？”

“怎么说呢？对了，奇妙的可爱吧！虽然这不应该用来形容一个已经二十六岁的男人……”

拉斯卡利斯的奇妙形容令露易西笑了出来。

“也对！我好像了解你说的话了。”

“像他那样的人就叫度量大吧。但是我觉得那个人却并非如此而已。要是没有我跟着他，他就一塌糊涂……”

拉斯卡利斯找不到适当的话，好像有点困惑。

“你不必再说我也懂。我想大概……”

露易西加快脚步超越了拉斯卡利斯，然后微笑的说：

“大概每个人都这么想吧？”

※　　※　　※

“将军。”

“嗯，那么只剩这里可以逃了……”

“将军。”

被暗杀者袭击的维雷利隔天清晨和艾儿希多公主在屋子的中庭里下着伊斯兰棋。这里不愧是公主的宅第，所以中庭里有喷水池及花盆等装饰，是个绝佳的休息地点。

“现在我的战果是三十五胜０败啦！”

“你的失误太多了。战术虽然不错，但因为注意力不足，所以顾问官（以西洋棋来说就是皇后）老是轻易的就被取走。你那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的凝缩在棋里啊！”

维雷利的人生和棋力一起被否定虽然很不愉快，但由于三十五连败，因此也无话可辩。

他虽然日夜努力，想尽了办法，但就是赢不了她。

“对了，昨天袭击你的那个家伙……”

艾儿希多突然转变了话题。从昨晚就一直为这件事被她骂个不停的维雷利不禁叹息。

“你放心，我不失气。事实上他们好像是暗杀教团的人。”

“……”

维雷利保持沈默，好像在装蒜。

“你好像知道了。”

维雷利的才能虽然连狮子心王也佩服，但是他心里想什么却被艾儿希多轻易的看出。他的智慧在艾儿希多的面前一向派不上用场。

“你是故意去引诱暗杀者的吧？你做事为什么老是要瞒着我，我是那么

不能信任的女人吗？”

“不是的。公主你是一国的重镇，要是发生什么万一，那陛下开创的艾由布王朝支柱将会倾倒。你不必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但杀我也是他们的目的吧？怎么可以说和我没有关系呢！”

艾儿希多话一旦出口就不会罢休。维雷利原本想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解决一切，没想到艾儿希多已经知道了。

维雷利终于让步。

“……没错，你说得对。但是目前交由我来调查，你只要如往常般生活便是。有暗杀者出现在你面前时，我一定会待在你身边的。”

“而当你被袭击的时候我却爱莫能助吗？”

艾儿希多担心的说着。

“你不必想那么多。昨天不是抓到一个男人吗？袭击我的男人也是那种程度罢了，没什么好担心的。”

艾儿希多听了维雷利的话反而更担心。她好像知道袭击维雷利的男人武功非凡，但是她没有说出口。

“好吧！但是以后不允许你专断独行了。”

艾儿希多说完后便挽着黑发离开中庭。

生于黑暗，成长于黑暗的阿尔·卡米尔如今继续在黑暗里蠢动。

“哼，全身破绽，怎么想都不可能是有才能的人。”

阿尔·卡米尔已经潜入艾儿希多的屋子，监视着维雷利。

为什么有人心甘情愿的服从他呢？

阿尔·卡米尔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因此他决定在找到之前先留维雷利活口。这也是阿尔·卡米尔年轻的骄傲，他对无法理解的东西绝对不承认其存在。

阿尔·卡米尔日夜观察维雷利后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和维雷利说话的人全都很高兴。

他观察的对象从只会对属下迁怒的艾儿希多到士兵们、大马士革的一般市民，每个人在维雷利的面前总是快快乐乐的。

“他没有统帅能力，又不勤劳。没有人会跟从懒惰鬼的。”

但是那个叫拉斯卡利斯的男人不是跟随着阿尔·阿帝尔吗？这一点阿尔·卡米尔就是无法理解。

事实上阿尔·卡米尔批评维雷利懒惰实在有点错误。维雷利和大马士革市民说话是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以前他在亚克的时候也几乎都是一个人处理市民的困扰。由于他的判断既适当又迅速，因此他看起来总是很懒惰。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阿尔·卡米尔是被这个所迷惑了。但由于阿尔·卡米尔不认为有人跟从维雷利是因为他的勤劳，所以他就有了疑问。

阿尔·卡米尔不得不想办法解开这疑问。他无法留着不明了的部份而抛弃这个问题。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暴露维雷利的无能。

“好吧，阿帝尔。我就揭开你这伪装有能力的面具。”

阿尔·卡米尔低声自语，像是决定了什么。

“明天开始我就混进你的身边，这样一切就清楚了。”

之后阿尔·卡米尔停止思考，溜出屋子举头望着半夜的天空。但是他的眼睛还没有见到宽广的世界。

以“公正”闻名的不良青年维雷利遭刺客袭击后过了几天，拉斯卡利

斯来到艾儿希多屋子里的客厅。访问的目的似乎没什么重大的事，只是心血来潮而已。这也可以说是维雷利的坏影响之一吧！两个人坐在那里并没做什么，只是闲聊而已。从他们谈话的地点可以见到艾儿希多正在庭院里挥汗练剑。

“真是的，她竟然能够每天那样练。难道她真的是不死之身？”

“您不觉得应该好好学习吗？您今天又没带剑了吧？真想让露易西看看您这个样子。”

“但是我可不敢想像不死之身的殿下，那一定比魔神还可怕。”

“请好好听我说话啊！”

维雷利把他的话当耳边风，拉斯卡利斯忍不住责备他。

“我的信念是只听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的话。”

“请不要抱持这种无聊的信念。”

“是吗？我倒是很喜欢耶！”

维雷利常常漫不在乎的这么说，难怪艾儿希多要叫他坏人。

“她那么小的身体竟然有那么大的力气，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从以前就有这种感觉，那会不会是异常体质呢？”

“您要惹公主生气是您的事，可别拉我当共犯。”

“……你最近越来越会做人了。”

艾儿希多并没有听到这样的对话。但是她好像发现自己成为话题，几天后逼问拉斯卡利斯当时谈些什么。

“没有，我只是向他请教剑术……”

面对艾儿希多的问题，拉斯卡利斯痛苦的回答。

“问那家伙剑法也是没用的。那家伙是异常体质，不然像那种呆瓜的力量怎么可能会足以和我匹敌呢？”

艾儿希多固执的如此主张。但是拉斯卡利斯从那天开始在心里发重誓，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一定要先反省自己。

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两人在下午闲聊时，有个艾儿希多的侍女露着困惑的表情出现在他们面前。

“怎么了吗？”

“是……有人要找阿帝尔大人。”

“谁？我认识吗？”

“这……我想您恐怕认识……”

“恐怕？难道有什么不妙的事吗？”

“嗯，那个人好像还未成年。”

“那又如何呢？”

“那个人说他是阿帝尔大人的儿子……”

这句话令拉斯卡利斯惊讶得眼睛似乎一辈子也不起来，但维雷利只是觉得奇怪而已。

“让他进来吧！”

维雷利对仆人如此说，态度和往常并没什么两样。

等了一会儿之后，自称是维雷利儿子的人终于进到了客厅。艾儿希多也出现，好像听见仆人的话了。她的眼珠喷出愤怒和轻蔑的强烈光芒。何必告诉她呢？维雷利苦涩的自语。

“我叫阿尔·卡米尔，十七岁。”

阿尔·卡米尔以冷静的口吻说着。他的头发颜色虽然不一样，但是脸形有点像维雷利。

由于他的头上没有蒙布，因此看得很清楚。两人的个子也几乎一样。如果说他是维雷利的同父异母兄弟，谁都会相信。而这件事更让阿尔·卡米尔的话增添了信赖性。也就是说，如果阿尔·卡米尔不是维雷利的亲人，那他不会故意说自己是维雷利的儿子而遭人怀疑。说他是维雷利的弟弟就好了，那样谁都会相信。

“无论你承不承认，我都是你儿子，你有义务扶养我。”

“最近的年轻人连话也不会说吗？”

才刚过二十岁的艾儿希多第一次说这种像老人家所说的话。

“你是这男人的儿子？这男人才二十几岁耶！”

阿尔·卡米尔虽然在艾儿希多冷眼的注视下，却几乎毫无害怕的样子。

“谁能证明阿帝尔的年龄？无论你相信哪一边，事实都不会改变。”

阿尔·卡米尔并没有打算说服发怒的公主，他认为在场的其他两人不相信也无所谓。只要这三个人之间发生裂缝便行了。裂缝产生后，再观察他们会如何行动。行动越丑陋，阿帝尔的面具就越挂不住，如此便可暴露出他的无能。

但是维雷利的话却令阿尔·卡米尔以及其他两人非常意外。

“好吧！既然本人这么说，那应该是真的吧。公主，能否让他住在这栋屋子里呢？”

连尊敬、完全信赖维雷利的拉斯卡利斯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而艾儿希多的样子更令人不忍不瞥。

“你……你的意是是你有印象！”

“这个嘛，也不是没有。”

“……随你便吧！”

艾儿希多说完后就离开房间了。

白痴侯这名字果然适合这个男人。竟然会有人自己要周围的人鄙视他。阿尔·卡米尔动了一下薄唇冷笑。

维雷利好像没注意到，叫来了侍女。

“请问有什么事？”

她可能看到了艾儿希多不寻常的样子，露着担心的神色。

“嗯，把这位阿尔·卡米尔带到空房间去。”

“……遵命。”

侍女的回答里带着微妙的鄙夷，但是她仍然默默的带着阿尔·卡米尔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

“维雷利大人，那个男人会不会就是以前袭击您的刺客呢？”

“你发现啦？没错。”

“那么您为何还要养虎为患呢？”

“动物不见得全都会害人吧！”

“喂！我不是在跟您玩文字游戏！我要问的是，您承认那男人是你儿子到底有什么目的！”

拉斯卡利斯的声音很激动。他受不了维雷利遭别人睥睨的样子。

“你不觉得那个叫阿尔·卡米尔的青年很像以前的你吗？”

“……”

拉斯卡利斯一惊后沈默不语。原来和我以前一样，他要把那个暗杀者从魔道里救出来啊！拉斯卡利斯一想到此便无法反驳。

维雷利似乎察觉了拉斯卡利斯的心，于是笑着对他说：

“这件事你可别告诉公主喔！要是她知道阿尔·卡米尔是暗杀教团的一员，一定会杀他的。或许阿尔·卡米尔会危害殿下，但是我会留心公主的周围，你不必担心。”

“我还比较担心您呢！”

拉斯卡利斯望着没有佩剑的维雷利，表情就如同他的话。

“顺其自然吧！”

维雷利挽起遮住眼前的头发，说出这种没责任的话。拉斯卡利斯对他轻轻行礼之后离去。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瞧不起他，我还是尊敬他。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与他为敌我也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拉斯卡利斯边走边如此告诉自己。这并非只是因为单纯的忠诚而已，这是他自己对自己所发的誓约。

※　　※　　※

“喂，你对那个叫阿尔·卡米尔的小鬼有什么看法？”

裘尼梅拿着大剑敲着肩膀问道。常人可能连拿也拿不起那把剑。

“你在说什么？”

“别装蒜了！我在问你那小鬼是否真的是那混混的儿子。”

“这个嘛！那个人可能装傻装太久了。我听说以禁欲为美德的基督教社会里反而会有故意倒行逆施的人。那个阿尔·卡米尔说不定真是大人的儿子呢。”

拉斯卡利斯虽然极力的轻描淡写，但是他的努力却没有半点代价。

“哈，看来真的不是他儿子。我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最好别乱玩危险的事喔！”

“我可没说他一定是冒牌货吧！”

拉斯卡利斯慌忙的反驳。裘尼梅见到拉斯卡利斯的样子不禁大笑。

“不会说谎的人最好不要太多话。但你放心，我的口风紧是天下有名的。”

“……”

拉斯卡利斯默不作声，没有回答裘尼梅的话。然后转变话题向裘尼梅问道。

“对了，露易西人呢？最近都没见到她耶！”

“哦，你也会担心啊？”

“……嗯。”

拉斯卡利斯避开裘尼梅的视线回答。

“维雷利命那家伙潜入亚克了，维雷利一定在意狮子魂的动向吧！”

狮子魂指的就是理查狮子心王。

“什么……！让她独自一人闯入敌阵中心吗？”

“你果然担心罗？”

裘尼梅看到拉斯卡利斯惊慌的样子后愉快的笑着。

“你不知道那家伙的实力才会担心啦！知道的人只有我和维雷利而已。总之无论什么样的敌阵，对那家伙而言只是栽花的庭园而已。”

“……”

“不过我们的休假可能会因为狮子魂的行动而泡汤呢！”

裘尼梅轻松的说着不祥的预言，眼里似乎毫无悲观的部份。拉斯卡利斯虽然羡慕他，但是并不希望自己也变成那样。

占有埃及与叙利亚的艾由布王朝国王沙拉夫·阿丁恩伤透了脑筋。原因是决定今后方针的会议上，各大臣的意见纷歧，毫无结论的样子。造成这结果的人是谁呢？是阿尔·阿帝尔，也就是维雷利。

“菲利浦尊严王人虽已走，但敌人的兵力仍然超过三十万。老臣觉得没有阿帝尔的力量这将会是场苦战。”

发言的人是沙拉丁的心腹兼顾问巴哈武丁。能够在沙拉丁面前如此毫无顾忌说话的也只有他，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只像个慈祥的老人。

“我们不能启用毫无功劳的人吧？何况他还是个罪人。”

黑人将军雷瓦尼卡向巴哈武丁反驳。

“呵呵，你知道我国能动员的兵力界限有多少呢？”

雷瓦尼卡答不出话。就算把领土内的所有男人找来，艾由布王朝现在也凑不到十万以上的兵力。但是他无法因此就扰乱了一国的秩序。

“这件事和阿帝尔应该没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如果没有他，我们大概赢不了狮子心王吧！”

“但是，我们不能启用对我国毫无贡献的男人……”

结果从早到晚不停的继续着这样的争论。沙拉丁知道两者的意见皆属正确，因此迟迟无没作出决定。

“阿帝尔在亚克不是立下大功吗？你的意思是那样还不够？”

“那是场败仗。”

“就算打败了，也成功的救出了三千守备队吧？”

“那是艾儿希多公主的功劳，和阿帝尔没有关系。”

巴哈武丁对着冷静的雷瓦尼卡叹了口气。

“唉，你真是认真啊！”

“承蒙过奖……”

“我这不是在夸赞你。好吧，由我来让那男人立下谁下没有怨言的大功劳。陛下，老臣现在想到大马士革去，求陛下恩准。”

沙拉丁没有阻止他。他虽然不知道巴哈武丁在想什么，但是只要能够再度召回维雷利就行了。

时候的维雷利每天都在艾儿希多的愤怒和轻蔑中过着丢脸的日子。

“老巴哈武丁来了？”

维雷利露出难得的惊讶表情回答了艾儿希多。

“他在客厅等你，你去见他吧！”

艾儿希多的态度爱理不理的。仔细一瞧，可以发现艾儿希多的黑发气得竖了起来。但是她没继续说什么，就此离去。人要是真到了气头上反而很沈默。

“……那个讨厌的老头来做什么呢？我最怕那家伙了……”

维雷利在嘴里念念有词的走到了客厅。

“好久不见啦，阿帝尔。你和艾儿希多不一样，精神饱满，真是太好了。”

“您到这里是特地来给我诊断健康的吗？”

“呵呵！在那里监视我们的男人是谁啊？”

阿尔·卡米尔发现巴哈武丁正指着他的方向，于是立刻躲了起来。

“那是我的儿子。”

“哦，那就是公主所说的阿尔·卡米尔啊！”

“您不必放在心上。”

维雷利故意要避开话题，但巴哈武丁并不是会为此在意的老人。

“奇怪，你怎么会连暗杀者和自己的孩子也搞不清楚呢？”

“……我不懂您所说的意思。”

“你装蒜也罢，我看过的人比你多千百倍，你也很清楚陛下攻击过暗杀教团吧？像他那种全身都是杀气的人，我一看就知道啦！”

“……”

“也好，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你讨伐暗杀教团。对方既然已经出动，那么你也比较好办事吧！”

“为何要我做那种事呢……？”

“为了让你再度回到陛下的身边啊！”

维雷利正确的听出了巴哈武丁这话的意义。原来如此，只要我能够消灭暗杀教团，那么说不定补我以前的过错还有余。但是……。维雷利心里想着。暗杀教团还未伤害到我周围的人，虽然那是以暗杀为业的危险集团，但我可以就此将之毁灭吗？

维雷利将心里所想的全告诉巴哈武丁，并拒绝了他的请托。

“你真是的，连这种无聊的地方都和陛下一样啊！一直拘泥于形式，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无论您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心意。”

“好吧！看来你要对那个叫阿尔·卡米尔的男人费心了。明天到我的房间来，我帮你一点忙吧！”

“……您不会又要硬推些麻烦的事给我吧？”

“如果你不想来，那就得接受暗杀教团的事。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攻下那座麦西亚得城塞的啊！”

“……”

维雷利的意志并没有因为巴哈武丁的话而产生变化，巴哈武丁受不了似的叹了口气。他和维雷利闲聊了一会儿之后，便离开艾儿希多的屋子。

隔天下午维雷利到巴哈武丁的屋子去时，屋子的主人已经在等他了。

“这么晚才来，怎能让老人等这么久呢？”

听到他久等了这句话，维雷利有股很不好的预感。

“今天叫你来的目的是想，你也该成家了吧？”

“……”

维雷利什么都没回答，打算就此离去。巴哈武丁叫住了他。

“你别误会，我可不是要你结婚。事实上我有一个朋友病死了，他留下了个孙女，我想你收她为养女。”

“那还不是一样。”

“难道你对失去唯一亲人的可怜少女，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

面对维雷利冷淡的回答，巴哈武丁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何必一定要推给我呢？今天您找我来，不是要谈阿尔·卡米尔的事吗？”

“像那种少年，让年龄相仿的女孩对付是最好的了。我虽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演变，但一定会很有趣吧？”

“……”

“由此可见你不知道我国的法律。二十五岁以上的男人有义务扶养孤儿。”

“这一定是您刚刚制定的法律吧？”

“不愧是阿帝尔，一眼就看穿了。”

“……您饶了我吧！”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理由，但维雷利真的希望别管这档事。阿尔·卡米尔的情况特殊，而巴哈武丁所说的收养女可就得真的当父亲了。

但结果在巴哈武丁的强迫之下，维雷利还是同意收养那女孩。

“她叫夏拉扎多，是个才十岁的少女。”

我已经二十六岁，所以有这样年纪的女儿也不奇怪吧？维雷利这么一想也就释怀了。虽然实际上年纪大一点的比较好带，但维雷利绝对不会为了那种功利的想法而犹豫。

“明天我会要她到公主的屋子去，你就期待吧！”

巴哈武丁说完后，张开满口白胡子的嘴呵呵大笑。

“维雷利大人，有位女孩找您。”

侍女的声音如例行事务般，依然带着浓厚的不屑。当初维雷利并不了解为何只冒出个孩子就会被如此讨厌，等巴哈武丁告诉他原因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回教世界里男性有守护女性的严格义务，抛弃生子的女性于不顾会被看成畜生不如。而艾儿希多也是在男女规律严苛的世界里长大的。

但维雷利并不介意他人的轻视，并不是他认为侍女的白眼无所谓，而是他已经习惯了。

他已经在别人睥睨的眼光下活了十几年，换作一般人，一样也不会在意那种眼光了吧？

就在维雷利胡思乱想的时候，客厅里已经出现了一位少女。

“我叫夏拉扎多。以后要给阿尔·阿帝尔大人您添麻烦了，请多关照。”

维雷利见到了那位少女之后，掩不住惊讶的神色。原来那少女怎么看都十几来岁，说不定还比艾儿希多年长。虽然她的脸和身上的纱布使她看来更成熟点，但光是这样并无法说明。她已经不是丫头，而是姑娘了。看起来颇年轻的维雷利，年纪似乎和她没差多少。

“夏拉扎多，你今年几岁？”

“十六岁……怎么了吗？”

那只老狐狸！维雷利差点吐出这句狠毒的话，但是在女性面前终于忍了下来。他在见我之前一定早就计算好，要说多少年纪我才会答应。对了，那个老头说过她和阿尔·卡米尔年龄相仿啊……我太大意了……。

“好吧！”

维雷利后悔了一下子，第二下子就已经忘了那件事。由他这种健忘的能力可以看出艾儿希多的影响。

“请问……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不，没什么。”

“那么今后我就叫阿帝尔大人您为父亲罗？”

夏拉扎多说完后微微一笑。

“……称呼我这种青年为父亲，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维雷利还特地强调了“青年”的部份。

“不，不会呀！”

“……是吗？那就好。”

维雷利失望的喃喃自语。“ 都快三十的人了，还常常在留恋些什么啊？ !” 艾儿希多心情好的时候一定会笑着如此说吧？

总而言之，维雷利因为巴哈武丁的阴谋，收养了看起来像是妹妹的夏拉扎多。

夏拉扎多的勤劳惊人。她在房间里不戴面纱，整天四处忙着洗衣打扫。后来甚至连侍女们都害怕自己无事可做，她的勤劳由此可想而知。

裘尼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 :“ 父亲有多荒唐，女儿就有多能干 ”。

这一天夏拉扎多也是和侍女们一起做完早餐后便热心的工作。

“父亲，您会妨碍我打扫的，请外出散散步吧 !”

维雷利一没地方去就常会在庭院里晃，结果老是这么被赶出去。

“……打扫不必每天做啊，你总不会为此而乐吧？ ”

维雷利虽然抱怨着，但夏拉扎多的表情依然不变。

“看到脏的地迫变乾净我很高兴呀 !”

“真搞不懂你。”

对习惯在肮脏里打滚的维雷利而言，这种崇高的精神他一辈子也不会了解。

维雷利原本还在口中念念有词的，好像在发心中的不平，但最后还是起身离开了屋子。

“请等一下，您要那样外出吗？ ”

“不行吗？ ”

“傍晚的时候会冷，得穿外套才行。您等一下，昨天我已经缝好了。”

小跑而去的夏拉扎多很快的就拿了件宽松的上衣来。

“天这么热，我想不需要吧…… ”

“热的时候脱下来就好了呀！等您着凉，后悔也来不及了喔 !”

“……对了，卡米尔到哪里去了？ ”

维雷利被夏拉扎多强迫穿上外套后，好像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他刚才外出了。对了，我刚要他穿外套时，他也和您一样的讨厌。不过哥哥比您沈默，所以并没说什么话。”

维雷利打了个哈欠，然后蹒跚的离开了屋子。

夏拉扎多送走了维雷利之后依然勤奋的工作，但是原本应该已经外出的阿尔 · 卡米尔却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阿尔 · 卡米尔虽然宛如从眼前的空气里突然冒出来，但是夏拉扎多并不惊慌，依然露着她平时的笑容。

“你觉得阿帝尔那个人如何？ ”

夏拉扎多比他还晚和维雷利见面，但是却愉快的和维雷利谈笑。阿尔 ·卡米尔无法理解这一点。

“如何？您这话什么意思？ ”

“你当那种愚蠢男人的女儿为什么会满足？ ”

面对阿尔 · 卡米尔的问题，夏拉扎多稍微侧头想了一下。

“我不觉得父亲愚蠢啊！就算他是也一样吧？我依然想当父亲的女儿。”

这句话给了阿尔 · 卡米尔很大的冲击。就算他愚蠢也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觉得我人在这里很自然，我待在父亲的身边也能够放心。这个和父亲的才能没有关系吧？ ”

夏拉扎多完全没有动摇的表情，说不定她的度量比维雷利还要大得多。

“哼，我不明白。”

“您胡说。”

夏拉扎多明确的反驳了他。

“您明白的，您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阿尔·卡米尔觉得夏拉扎多就像是母亲或是姊姊一样的在开导他，因此不禁发怒。但是他见到夏拉扎多的眼睛后，不知为什么无法表现出来。

“哥哥，别说这个了。天就要凉了，去把外套穿起来吧！”

“我不是你哥哥！我和阿帝尔毫无瓜葛！”

面对不慌不忙的夏拉扎多，阿尔·卡米尔不禁说出了真话。

“哦？但您还是别忘了穿外套喔！”

夏拉扎多的回答听起来似乎瞧不起人，但这时候阿尔·卡米尔也知道了，夏拉扎多不是会愚弄人的女孩。

阿尔·卡米尔混乱、疲倦似的摇了摇头。之后他一语不发，离开了屋子。

※　　※　　※

阿尔·卡米尔很轻易的就发现了漫无目的四处的维雷利。他为什么要找维雷利呢？这个问题阿尔·卡米尔自己也回答不上来。总之，阿尔·卡米尔出现在维雷利的面前，与他对峙。

“你想再度暗杀我了吗？完全！”

维雷利的话虽然严厉，但表情如同往常的稳重。

“……你知道那个刺客就是我吗？”

维雷利默认。含着热气的风吹过了两人之间，扬起了一点沙尘。

此时，阿尔·卡米尔知道他低估了这个男人。面对曾经袭击自己的暗杀者而面不改色，光是这一点就非常人所能为。

“既然你知道，又为何承认我是你儿子呢？”

“这个嘛，日常生活总要有些变化才有趣啊！”

维雷利如此回答，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阿尔·卡米尔发现维雷利和以前他袭击的时候一样，没有带剑。

我不懂。他那么有自信吗？

想到这一点，阿尔·卡米尔就无法动身。他第一次对眼前这男人有种近于畏惧的感情。

当我拔剑的时候，毙命的会不会反而是我呢？显然的他很害怕。

害怕？我是连死也不在乎的暗杀者，我在怕什么呢？我不懂。

维雷利呆呆的继续站在阿尔·卡米尔的面前。对阿尔·卡米尔而言，那是他充满自信的表现。虽然维雷利实际上什么也没想，但是阿尔·卡米尔觉得他的心理已经被摸透了。

维雷利把头转向手里握着剑，动也不动的阿尔·卡米尔。光连这一点，在阿尔·卡米尔的眼中也是他游刃有余的表现。

正确的说，阿尔·卡米尔并非怕维雷利这个人，而是怕他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就好像常人怕灵魂等东西一样。但是阿尔·卡米尔却没有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为什么你手里无剑，却仍然能够这么轻松？你看不起我吗？”

“我不带剑只是觉得剑很重、很麻烦而已，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喔！”

维雷利并非自傲，也并没有说假话。每次当他被拉斯卡利斯和露易西骂了之后，就会愉快的带剑外出。他并没有什么高傲的自信或主义。

维雷利的话还没有说完时，阿尔·卡米尔终于拔剑袭击维雷利。维雷利轻轻往旁边一跳，躲过了从胸而来的一剑。

“你果然厉害……为什么要隐瞒……”

阿尔·卡米尔低沈的说着，又把身体转向维雷利。

“别再闹了！为了不见得正确的理想而死，不是什么快乐的事吧？”

“住口！你岂能了解西纳恩大人的思虑。为了达成西纳恩大人的目的，没有人会在惜自己的性命。我也一样，我不会怕死的！”

阿尔·卡米尔强烈的说着，似乎要掩饰自己的不安。他将剑握在手中摆好架式，随时可以出招。

这时候维雷利的眼中第一次出现愤怒。

虽然寂静，但却是激怒。

他那沈寂的魄力压倒了阿尔·卡米尔。

“你杀得了夏拉扎多吗？”

维雷利的眼里充满了愤怒，说出了爱女的名字。

“你杀得了自己的妹妹吗？你杀得了一样给你这暗杀者爱情的少女吗？杀死家人的痛苦可不是你所能够想像的。”

“说得你好像有经验似的……”

“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才能够给你忠告。”

我知道杀死家人的痛苦，维雷利这么说道。这句话的意思，阿尔·卡米尔在很久之后才从艾儿希多那里知道，但是当时没有其他人（含艾儿希多）知道。

“住口！”

阿尔·卡米尔没有隐藏自己精神上的混乱，叫了一声之后再度袭击维雷利。他使出幻影，挥剑从左右包夹维雷利。这世上无人能够看出这两个阿尔·卡米尔的剑吧？阿尔·卡米尔那连月光也自叹不如的冷酷剑气逼向维雷利，朝他的身体砍下。

但是接下来剑那端却没有反应，阿尔·卡米尔一惊，他眼前的维雷利如海市蜃楼般摇晃——然后消失！

“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吧！虽然还没有办法像你做得那么好。”

阿尔·卡米尔愕然回头一看，衣服被劈碎的维雷利立于当地。

怎么可能！你只不过见过两、三次而已！不可能有这种事！

阿尔·卡米尔害怕了。他第一次遇到比自己更强的敌人，身体不禁颤抖不已。

接下来他逃了。逃得无影无踪。恐惧、害怕、苦恼。被养育成暗杀机器的他开始有了人类的感情。是谁造成的呢？是维雷利。

阿尔·卡米尔奔跑离去后，维雷利才将视线转到自己身上。

“他比我想像的还厉害，要是他和公主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话就好了……”

他的右胸到手臂上方被砍了一条直线，而且内部也被他的血划成一道红线。维雷利看着自己的伤口，他在暗杀者面前虽然眉毛皱也不皱，但是现在却显露了丝微的恐惧。那恐惧并非针对自己，而是对阿尔·卡米尔和艾儿

希多之间，如果发生战斗的想像。

在无生命的风中所耸立的麦西亚得城和以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城内那含着金属臭味的空气也和以前一样凝滞。

离开维雷利身边的阿尔·卡米尔几天后到达了这个城塞。这风景应该依然不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阿尔·卡米尔却不由得感到有点寂寞。他并没有发觉这是因为他自己的改变而消失在城塞里。

“西纳恩大人叫你，立刻前去晋见。”

一名暗杀教团如此命令阿尔·卡米尔。阿尔·卡米尔虽然厉害，但地位并没有多高。不知为什么，阿尔·卡米尔这时候对那毫无感情的声音非常在意。如果是阿帝尔，一定不会这样说话……。

“我知道了。”

阿尔·卡米尔简单的回答，赶走了那男人。他照着自己的话，立刻走向西纳恩所在的房间。他虽然想稍微休息一下好消除疲劳，但是这里不允许那种随意的行动。对！这里不允许，和在维雷利的身边不一样。阿尔·卡米尔在自己也没有注意的时候，想起了维雷利那温和的脸庞。

阿尔·卡米尔穿过暗灰色的通路，踏入了房间。西纳恩和以前一样，站在那里轻视的望着他。

“你回来做什么？已经有数人为我教团的崇高理想殉身，你尚未完成使命，竟敢入城来。你忘了羞耻吗？”

阿尔·卡米尔回答不出话来。他自己连为何回到这里来也弄不清楚，如果要计划杀死维雷利，根本不必回到这里来。

阿尔·卡米尔终于知道自己回到这里来是为了求救，而同时他也知道，这里没有人会救他。

“现在立刻离开，把艾儿希多和阿尔·阿帝尔的首级提来见我！”

阿尔·卡米尔听了西纳恩的话之后全身僵硬。

“我不容许你抗辩，你只有遵行使命的义务。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话，就立刻消失在我的面前！”

西纳恩的话不留半分余地。阿尔·卡米尔默默的离开房间后叹了气。

“可恶的阿尔·卡米尔，竟敢对我有贰心。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西纳恩喃喃说完后，集合了几名部下。

“刚刚我见到了阿尔·卡米尔，我确信他对我开始有怀疑之心。不！他可能已经打算要背叛我了。你们给我杀了他。”

“是。”

房间里的三个男人如同没有感情的机械同时回答。

“但是要让他死在大马士革，我要让阿尔·阿帝尔看到他的死。”

“阿尔·阿帝尔是谁呢？”

“他的本名好像叫维雷利，现在大家都如此称呼他。阿尔·卡米尔会变心也是他干的，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能够让那个阿尔·卡米尔变心的人……”

之前感觉不到丝毫感情的暗杀者们，此时稍微露出了动摇的神色。西纳恩看到之后眼睛展露凶暴之光。

“听好，你们的灵魂可别被他勾去了，别忘了义务比血还重。”

“是。”

“那么去吧！去展示我教团的力量。”

西纳恩的表情有点急，这是稀有的现象，暗杀者们不得不感觉到他们的目的地上有片阴暗之云。

在含着乾沙之风的吹拂下，阿尔·卡米尔终于到达大马士革。但是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好，他已经完全失去目的地。

阿尔·卡米尔继续走着，如同没有灵魂的傀儡。

他虽然发呆，却没有舍弃自己的使命逃走。不！应该说是别人不允许他逃走。

阿尔·卡米尔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向艾儿希多的房间。

在艾儿希多的屋子里，总是可以看到维雷利被夏拉扎多拿着扫把赶出来、掉到喷水池里被艾儿希多臭骂，以及他和拉斯卡利斯聊天的情景。阿尔·卡米尔总是有机会跳出来对维雷利下手，但是他每次都让时机逃过，没有出手。特别是有夏拉扎多在时，他总是会对行动踌躇。

“我一定要杀了他……。杀他是我的使命……”

阿尔·卡米尔低声自语了好几次，下定了决心。他终于从阴影里跳到维雷利的背后。维雷利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杀气，回头一望。在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到准备拔出短剑的阿尔·卡米尔。

不知道是事情太突然，还是维雷利避开不了。

阿尔·卡米尔惊讶过度，发不出声，因为他相信维雷利能够闪得过他的剑。但是他的确信却落空了。他的短剑轻易的插进维雷利的身体。

“你在做什么！”

艾儿希多听到声音后出现，朝暗杀者叫了一声。但是阿尔·卡米尔已经听不到这声音了。维雷利露着悲伤的眼神看着他，使得阿尔·卡米尔一时动弹不得。他完成了使命，应该感到欣喜，但是他却无法高兴。

由于阿尔·卡米尔的脸以黑布裹着，因此没有被艾儿希多认出来。

阿尔·卡米尔像逃命似的跑开。在这同时，无法忍受激烈疼痛和出血的维雷利则单脚跪到了地上。艾儿希多连忙赶到他身边，这里已成一片血海。

艾儿希多认为自己是很果断的人，她相信自已拥有迅速的行动能力。但是她现在却抖着嘴唇，如同幼儿一般无助，什么也不会做。眼前维雷利的意识已经渐渐的离开了他的身体，但她却不知所措。

“……公主……你不要惊慌……还有其他的暗杀者……不要管别人……”

“不要……我不要再看到别人死了……”

艾儿希多已经失去控制。维雷利为了让她安心而对她微笑，但是接下来则发出了锐利的警告声。

“公主！注意你的后面！”

维雷利发现了艾儿希多的背后有其他的暗杀者，但是艾儿希多的全心全意已经放到了维雷利身上，没有听见他的话。而维雷利由于全身是血，所以无法动弹。

暗杀者高举着短刀，然后露着残酷的笑容，毫不留情的将短刀挥向艾儿希多。短刀由艾儿希多的右手插入，然后贯穿骨头，深深的划到她的右胸。冷酷的暗杀者得手后立刻拔起短刀，切过艾儿希多的喉咙。

艾儿希多撒着鲜血倒地，但是暗杀者仍然打算给她最后一刀。此时濒临死亡的维雷利挥剑阻止了他。

暗杀者虽然一瞬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是接着立刻转为冷笑。维雷

利一剑挥完之后终于力尽倒地。

但是暗杀者的冷笑并没有多长，因为有人将他的胸膛一刀两断。剑术有如神技，正拿着血刀站立在维雷利面前的人，就是那个老巴哈武丁。

但是维雷利没有时间向他道谢了，他立刻转身抱起艾儿希多，艾儿希多冒出的鲜血渐渐转弱。

“这下没救了……”

维雷利对在这种状况下仍能冷静判断的自己不禁感到生气。

“你在做什么啊……不快点包扎的话，你会死的喔……”

艾儿希多乾涩的说着。

“喂……我会死吗……？我还想多了解你的心……没办法了……”

艾儿希多的声音越来越轻。

维雷利发着呆，用昏花的眼睛望着自己的血染红了艾儿希多的衣服。他害怕知道总是健康有活力的艾儿希多并非不死之身……。

事件发生后五天。完成使命，原本应该被称赞的阿尔·卡米尔却发现有几个男人在追杀他。

“谁？艾儿希多的手下吗？”

阿尔·卡米尔的推测错误了，从暗地里出现的是暗杀教团的人。

“什么事？艾儿希多和维雷利已经收拾掉了，你们应该没有理由留在这里。”

“没错，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针对那两人。”

在他左后方的男人低声回答了他的疑问。

“这是怎么回事？”

“你没有质问的权利了，我们奉了西纳恩大人的命令要杀你。你现在只有死的义务而已。”

阿尔·卡米尔并没有吃惊。他心想“果然如此”，并且坦然的接受了。

三个男人同时扑向他，而阿尔·卡米尔也立刻拔剑应战。这一瞬间他浮现了沈稳的表情，就好像他从过去的束缚解放了一般。

“你认命了吗？阿尔·卡米尔！”

三把黑色的弯刀袭向阿尔·卡米尔，欲将他碎万断。但是阿尔·卡米尔的反射能力却超过了三把刀的速度。

他一避开暗杀者的刀，立刻朝其中一人挺进。但是敌人有三个，他虽然勇猛，但这负担未免太沈重。只要他想杀其中的一人，其他两人就会趁机袭击他。而每个暗杀者的实力又都可以与他匹敌，他渐渐的被压制下去。

其中一人终于伤了阿尔·卡米尔，阿尔·卡米尔的左腕上方被刀划了一条鲜血的直线。

这虽然不是救命伤，但是对继续战斗却是个深刻的痛。阿尔·卡米尔的防御出现了破绽之后，三个男人更加紧挥刀。黑色的光芒在风中伤他无数，渐渐的取走了他的生命力。

阿尔·卡米尔虽然尚能保住一命，但死也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就在阿尔·卡米尔要接受决定性的一击时，其中的一人突然从背后喷出鲜血倒地。

“背后这么容易就被砍到，实在没资格当暗杀者耶！”

原来砍到暗杀者的人是拉斯卡利斯。

不知道是没时间说卑鄙，还是也没有意思说，两个暗杀者分头各砍向拉斯卡利斯以及阿尔·卡米尔。

但是以一对一，暗杀者哪是拉斯卡利斯和阿尔·卡米尔的对手。一瞬间暗杀者即倒在自己的血泊里。

“这样你知道西纳恩和维雷利大人的差别了吧！”

阿尔·卡米尔低头答不出话来。

“你的妹妹很担心你，快点回去吧！”

“我杀了她的父亲，我不想见夏拉扎多。”

拉斯卡利斯浮起了笑容。

“哈，可惜维雷利大人不是那样就会死的善人。”

阿尔·卡米尔听完拉斯卡利斯的话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也难怪，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维雷利和艾儿希多的遗体被埋到了屋子旁边。

“哦，那个啊！那是假人。由于暗杀者太过难缠，因此我建议那么做。”

拉斯卡利斯还满足的说，之后暗杀者的行动就此消声匿迹。

“如果没地方去的话，就待在维雷利大人的身边吧！你也知道他的宽容吧？你不怀念他那老是被人出气的样子吗？”

“但是……我曾经杀过他……”

“我也一样打算过要杀他。如果我有像你这样的实力，说不定也会伤了他。”

拉斯卡利斯想起了几年前的自己，对着眼前的少年说道：

“与其伤脑筋思考，不如依照感情行动看看。”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拉斯卡利斯点了点头。

“我差点杀了阿帝尔，难道你不恨我？”

“当然恨。我只能保护维雷利大人，但是你的力量在我之上，就这样。”

阿尔·卡米尔不得不惊讶。这个男人竟然不忌妒我的力量，只是纯粹希望阿帝尔安全而已，而且他完全没有要求报酬的心。这点暗杀者集团虽然也一样，但却是由西纳恩大人自己亲手制造。而像他这样男人则是自然的待在阿帝尔的身边。在阿帝尔不知不觉之间，这样的人便来到了他的身旁。

就算他愚蠢也一样。此时阿尔·卡米尔似乎稍微了解夏拉扎多所说的话了。

常是大马士革里骚动中心的公主艾儿希多的屋子里住着两位年轻的女性。一个是屋子的主人，另一个则是客人。第一次见到这两个人的人可能会把前后者弄错。此时这两个人正在屋子里快乐的聊着天，原来活泼的艾儿希多虽然受了伤，但是忍不住整日躺在床上，因此叫来了看似比她年纪大的夏拉扎多。

新陈代谢能力举世无双的艾儿希多，此时伤已近乎痊愈。她受了那么重的伤还没有丧命，全赖那老巴哈武丁的功劳。

“我原来就是个医生，最近为了饭碗不被抢走，只好展露一下医术了。”

当时巴哈武丁如此说着，瞬间止住了艾儿希多的出血。以迈摩尼得斯为代表的伊斯兰医学，当时是也界最高的水准，而巴哈武丁则完全吸收了这些知识。那时候他刚好来访，可说是艾儿希多的运气。

“你每天净做些同样的事，竟然不会厌倦。这个我实在学不来。”

艾儿希多对着正在打扫自己寝室的夏拉扎多受不了似的说道：

“你当那男人的女儿太可惜了。”

艾儿希多难得称赞别人，但是夏拉扎多却只露出如慈母般的微笑而已。

“如果当女儿可惜，那么就当他的妻子吧！”

夏拉扎多这话当然不是认真的。可是艾儿希多的脸色转眼一变，嘴唇僵硬有如涂了淡粉色的金属。

“我不能答应那种事。”

“哦，为什么呢？”

“……因为父女变成夫妇违反道德。”

对艾儿希多痛苦的反驳，夏拉扎多则笑咪咪的望着她，那样子就好像在看待小孩子一样。

艾儿希多焦躁了。原因则是她对自己的容貌有个烦恼，她看起来太过年轻了。当时的艾儿希多已经二十岁，早该是个亭亭玉立的大人，但是她的脸和身材却没有变成成熟的女性。

她以前为了看起来大人样些，曾经戴过纱、化过妆。但却被维雷利说成“好像少女要学大人样，徒劳无功”，受了很大的打击。平时她虽然不怎么介意，但是待在年纪轻却成熟的夏拉扎多身边时，她的烦恼就会变成焦虑往外爆发。

“我得去缝补父亲和哥哥的衣服了。”

夏拉扎多说完后便离开了公主的寝室。

“缝补吗？……”

看着夏拉扎多那么勤快的缝补衣服，充满好奇心的艾儿希多曾经要她教过。可是无论她做几次都做不好，最后终于厌倦放弃。当时艾儿希多生下来第一次感觉到厌恶自己。

战斗间的和平只时一时的。

阿尔·卡米尔之后便回到了这栋屋子。他在走廊步行时，夏拉扎多正好迎面而来。

“你终于回来啦，下次不要出门太久喔！”

“嗯。”

“你看你，还受伤了。父亲也是一样，男人实在让人伤脑筋。”

阿尔·卡米尔看着一如往常的夏拉扎多，心里不禁有股奇妙的放心感觉。夏拉扎多虽然有点生气，但是他却感到高兴。

“阿帝尔人呢？”

“父亲刚才在庭院里散步。”

这句话也给阿尔·卡米尔一股奇妙的怀念。

但是阿尔·卡米尔却没有露出这样的神色，他只是低头沈默着离去而已。夏拉扎多则以温柔的微笑送走了他。

阿尔·卡米尔来到中庭，果然见到维雷利正在休息。

“你终于回来啦！对夏拉扎多道过歉了吗？”

伤势尚未痊愈的维雷利脸色仍然苍白，但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对着阿尔·卡米尔微笑。

“……”

“没有的话最好快一点喔！因为她每天都惦记着你。那种女孩一生起气来，比艾儿希多可怕多了呢！”

维雷利说完之后笑着。阿尔·卡米尔看到这里，似乎觉得看到了故乡。可以成为所有人故乡的男人，现在正在他眼前。

“我话先说在前头，说不定有天我会改变心意再度杀你，那样也无妨

吗？”

“不，可能的话我不想死耶！”

圣人君子大概不会吐出这种世俗的话吧？但是从这句话，阿尔·卡米尔却感受到他的亲切以及宏大，他曾经持剑杀他的恐惧感已经消失。

阿尔·卡米尔终于露出珍贵的笑容，离开了中庭。

※　　※　　※

过了几天，艾儿希多也已经完全康复到恢复以往的生活。她在房间晃来晃去时，当然会遇见阿尔·卡米尔。艾儿希多每次见到阿尔·卡米尔时，总会露出不高兴的脸。维雷利虽然曾经劝过她好几次，但她却是个感情比理性优先的人。

有一天，艾儿希多的积郁终于爆发。原因的开端则是前几天又有暗杀者袭击她。好久没外出的她雀跃不已，却突然被几个男人包围。而且那些暗杀者张着贪婪的眼睛瞄着艾儿希多的身体，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袭击她。由于当时维雷利也在场，并且笑得和往常一样，因此事情就变复杂了。至于那几个轻视公主的暗杀者，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

“昨天袭击我的人是你吧？阿尔·卡米尔！我和维雷利不一样，眼睛可不是玻璃做的！”

“……喂喂，昨天的凶手不是捉到了吗？”

眼睛被说成玻璃的维雷利慌忙的反驳。内容当然不是自己的眼睛，而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当时的阿尔·卡米尔一点变化也没有。

“那些家伙逃走了啦！哼，真是的。”

艾儿希多提高了嗓子，以愤怒的乌黑眼珠望向阿尔·卡米尔。

“我一想到昨天的男人，那身高和声音，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你竟然还有脸待在这里，蛮不在乎得很啊！”

“哼！被人看上眼，连对方的脸也记不得，你也真是纯真啊！”

阿尔·卡米尔这毒辣的讽刺使得艾儿希多气得拔出了剑，她立刻以飞快的速度向阿尔·卡米尔出手。

但是艾儿希多所挥的剑并没有能够致阿尔·卡米尔于死命。阿尔·卡米尔巧妙的穿过艾儿希多的剑隙，离开了她。艾儿希多咆哮一如野兽般，再度袭向阿尔·卡米尔。

“老是我被砍，偶而换换他也好吧！”

阿尔·卡米尔听到了维雷利的这句话。哼！真是不负责任的父亲。阿尔·卡米尔虽然想抱怨，但却没那个时间。艾儿希多的剑比想像的还快，有好几次都快看不见了。

由于他一直想着和面前交手无关的事，因此一瞬间终于看漏了艾儿希多急速的一剑。他无法躲掉这一剑，终于拔出自己的剑来抵挡。但是阿尔·卡米尔并不知道艾儿希多有超人的臂力。接下来的瞬间，阿尔·卡米尔的身体被剑的力道弹到空中。不！或许是阿尔·卡米尔怕剑被砍断，所以自己跳开的。不过至少在别人的眼光里，阿尔·卡米尔是被艾儿希多那惊人的力道弹出去的。

在阿尔·卡米尔忍着手上的麻，准备站起来之前，艾儿希多已经看准了这点攻到了他的身边。维雷利慌忙的介入两人之间。

“你敢阻止就纳命来！”

艾儿希多喊着，将剑朝维雷利劈下。激动的她行动已经失去控制，乱

七八糟。

维雷利闪过了第一击，但须臾间，艾儿希多再度出剑往他的身体扫去。维雷利不想和阿尔·卡米尔一样被弹走，于是使出他刚学会的幻术，躲过这一剑。但艾儿希多并非是会被这种小把戏迷惑的人。她正确的看出了维雷利的所在，踢出如风车般的一腿。

维雷利正面接住艾儿希多这优美的一脚，身体如同刚才的阿尔·卡米尔一样，腾空而去，然后落至地上。

“受不了你！这根本插不了手啊……”

面对有如野猪般攻击他的艾儿希多，维雷利的台词就好像饲养小象的人。当艾儿希多立刻要欺至他身边时，维雷利算准时间，扫了一记妙腿。扑通一声，艾儿希多跌倒在地。她全身结结实实的跌在地上，一时就滚在地上呻吟。

“你……你没有想过要对女性客气点吗？”

艾儿希多揉着手肘，毫不犹豫的说着。

“……这种任性的话你也说得出来啊！”

维雷利虽然受不了她脾气，但艾儿希多并没把话听进去。

“哼，今天就这么算了！有一天我一定会真心和你打的！”

艾儿希多说着老台词，收起剑之后用力踏步而去。

“受不了，美丽的暴君可也令人头疼啊！”

维雷利悠哉的说着。

不必说，第二天早上艾儿希多又在屋子里笑嘻嘻的，完全忘记她曾经把阿尔·卡米尔当作凶手的事。

由于大马士革比耶路撒冷还内陆，因此白天热晚上冷。不过白天虽然热，由于空气乾燥，因此并不是那么燠热难耐，到了九月下旬，甚至可说是舒服。

市场里戴着面纱的女性和商人们乱成一团。由于价格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后决定的，因此这喧闹声更是厉害。不过维雷利喜欢这热闹、充满生活感的地方。

呼吸着市场的空气漫步行一阵，人行渐渐稀少。维雷利眼睛往旁边一瞄，看到了黝黑的药商老板正坐着。店里没有半个客人，乾燥的大马士革没什么病，客人当然也就少了。

“唉，生意真是烂透了。”

老板虽然叹着气，但却以满面的笑容望着维雷利。自己没赚钱，证明这城里的病人少，大家都健康幸福。他笑容里的涵意在此。那是爱好自己的职业，并引以为傲的微笑。维雷利打从心里羡慕他。

“阿帝尔大人哪里不舒服吗？”

店里的老板似乎认识阿帝尔。由于大马士革里没什么法兰克人，因此也可说是理所当然。老板一定常常听别人论及维雷利的相貌吧！

“不，病是没有，倒是最近晚上常常睡不着，就是所谓的失眠啦。您这儿有安眠药吗？”

“有是有，但是我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哦，有那种东西啊！”

“简单，那就是不要睡午觉。”

看来维雷利在午睡里被袭击的事，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话题。

“可是我很少睡午觉的耶！”

维雷利似乎很介意，小声的抗议着。

维雷利说的虽然是实话，但由于他懒惰的时候看起来比劳动的时间多出几千倍，因此他的话并没有说服力。

维雷利只好露着苦笑离去。

城外的田里，有个女性挥着汗在树荫底休息。由于下田工作戴面纱很麻烦，因此农家的女性多不避忌讳。

田里的农夫似乎是那女性的丈夫，正专心的拔着杂草。偶而会朝着那女性微微一笑，那微笑和药商老板的一样。

好国家，好人民。维雷利心里这么想。和这相比，我如何呢？为了一己的我，像白蚁一样的蚕食着这些人所拼命建设的社会。不！白蚁的话还很清楚被害的状况和原因吧？

维雷利以苦恼的表情摇了摇头。他在地面轻轻一踢后，慢慢的转了身，离开了那里。

他走了一阵子之后，终于到达当初的目的地，一到河边，维雷利就呆呆的把没有饵的钓钩沈到水里。由于他忘了装饵，当然钓不到鱼。不过维雷利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害怕自己。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正在想攻陷麦西亚得城的方法。

暗杀教团吗……？

维雷利突然想起数次主张攻击暗杀教团的艾儿希多。

“要毁掉那种罪恶的教团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应该给他们的只有地狱的烈火，而不是慈悲的圣水。把整座城全烧光就行了。”

在如此强烈主张的艾儿希多面前，维雷利曾经有过恐惧的念头，那是因为艾儿希多对罪恶有异常的憎恶以及破坏念头。

公主以自己的价值判断认定为恶者，就要赶尽杀绝，毫不听对方的辩解吧？

维雷利不得不想起艾儿希多小时候家人被惨杀的心理伤痛。是这深刻的伤口蒙蔽了她的眼睛，使她无法观察污秽的事物吧？是十几年前的悲惨记忆变成了自动的甲胄在她的身体上，使她无法接近丑恶的东西吧？

这疑念也是他对攻击暗杀教团犹豫的理由之一。

但是曾经将艾儿希多推临死亡深渊的暗杀教团，实际上也曾经激怒了维雷利，他曾经为感情和理性而矛盾。

那时候维雷利突然感觉到人的气息，于是将视线从钓竿转到左后方。

那里站着一位很像基督徒的少女。年纪大约十三、四岁，少女以紫色的眼睛一直望着维雷利。

“难得这种地方会有法兰克女孩，难道你有流浪的嗜好？”

维雷利若无其事的把视线转回钓竿后问道。

她没有回答。维雷利再度往后一看时，那个少女已经消失。维雷利轻轻的侧着头思考，然后又把视线转回钓竿。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少女竟然已经坐在维雷利的右边了。

“如果你是魔道士，脸长得未免太可爱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维雷利问着她，没有任何惊慌的样子。此时少女首度开口：

“你为什么不讨伐暗杀教团呢？”

维雷利不可思议的望着那位少女。

这个少女和暗杀教团有什么仇恨吧？例如像公主一样家人被杀害等。

“这个嘛，大概是将来的罪恶不能成为现在惩罚的理由吧！”

“你害怕的是，如果因为对方为异端就加以攻击，那你的精神构造就和十字军的狂热教徒一样了吧？”

少女不拐弯抹角，一下子就冲到事情的核心。维雷利露着惊讶的脸色望向紫色眼珠的少女。

这时候如果有人撞见这两个人，一定会有奇怪的印象吧？原因是外表上维雷利的确比她年长近十岁，但是不知为什么，会觉得那个少女的年纪比他大。

“但是暗杀教团打算杀的人，可说就是你家人哟！”

“……”

“为了重要的人们而战，这么想不就得了吗？由于你还年轻，所以勇往直前的行动也很重要哟！后悔和反省等年纪大了多的是时间。如果你还是想继续待在这里发呆的话，那就悉听尊便了。”

维雷利沈默不语。当然，那少女可能只是单纯的说出心中的话，因此他才会被打动。但是他对那少女的声音却有股奇妙的怀念感觉，他迷惑了。

“男人常常会拘泥于无意识的仁德道义，你父亲也是那样吧？”

少女接下来的这句话，对维雷利的记忆给了决定性的一击。

“……对啊！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因为已经快二十年了呀！”

少女微笑着回答。

“是吗？已经过了那么久啊！”

维雷利陷入往昔的回忆。他很少如此做，由此可知他精神上的动摇。但是没有人可以从外表上看得出来吧？他的外表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

“你还是听我的话吧！”

“这是你的请求吗？”

维雷利开玩笑的问她。

“重要的不是我的希望，而是你的意志。”

“嗯，我知道。”

少女微笑着站了起来，好像满足维雷利的话。

“但是在战斗之前，别忘了治好艾儿希多公主的深创哟！”

“这个可难了。”

维雷利望着水面，纹风不动。钓鱼线上下摇摆着，表示有傻鱼儿正在对钓钩有兴趣，但是维雷利的样子没有变化。

“我感谢你杀了我，请不要介意我的事情哟……”

维雷利回头往少女的方向看去，他看到少女的人影在夕阳下渐渐的失去颜色。

“再见，维雷利乌斯·安地阿斯。不，你现在是阿尔·阿帝尔。希望下次见到你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希望神会祝福你的人生……”

“维雷利乌斯·安地阿斯吗……？”

他舍弃那名字的后半已经快十九年了。维雷利这像是女性的名字是当时他假装软弱无能，周围的人瞧不起，给他取的绰号。过了近十五年，时光风化了他原来的名字，使这名字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但是维雷利现在一点也没有恢复原名、重当贵族的念头。

维雷利深深的叹了口气，慢慢的起身离去，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想知道拉稀德·阿丁·西纳恩这个人的性格。”

维雷利在艾儿希多的屋子中庭里问着阿尔·卡米尔。维雷利坐在喷水池旁边，阿尔·卡米尔则站在他的面前。

“问这个做什么？”

“虽然对不起你，但是我决定要讨伐暗杀教团。”

“那种事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吧！”

“我如果自己决定我自身的行动，会有什么障碍呢？”

难道这个男人想独自潜入暗杀教团吗？阿尔·卡米尔怀疑了一下。但是阿尔·卡米尔已经知道，维雷利不是会牺牲自己以虚饰外表的人。而这和从刚才就一直在偷看这里的艾儿希多有什么关系吗？阿尔·卡米尔虽然才十七岁，但他那敏锐的洞察力立刻就判断出结果，但他却只是默默不语。

如他料想的，维雷利话一说完，艾儿希多人就出现了。

“讨伐暗杀教团是我从以前就决定的，我可不记得给过你独自潜入的权利。”

艾儿希多踏着充满活力感的脚步接近，然后质问维雷利。

“……你不应该参加暗杀教团的这场战役。”

“为什么？”

艾儿希多的声音里含着愤怒。旁边的阿尔·卡米尔则一直在比较他们两人的神色。

“你认为暗杀教团是罪恶的组织吗？”

“当然！光想到那种恶魔集团和我踩在同样的大地上，我就会发毛。”

艾儿希多扯着嗓子，维雷利看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这点微妙的动作，阿尔·卡米尔没有看漏掉，但是他依然保持沈默。

“要消灭恶魔，自己就必须是恶魔。如果要以神的人降伏恶魔，那就会产生残酷的骄傲……”

“……！”

“而丑恶的东西，无论是加以处分还是加以改造美丽，都必须先用自己的手捉住才行。”

维雷利故意以抽象的话继续说着。艾儿希多无法反驳，僵立在当场。

“对无法容许丝毫污点，一直过着美丽人生的公主而言，任一方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不适合这次的战役。”

阿尔·卡米尔觉得维雷利的声音有股冷澈的回响，但是他无法了解那是为了什么目的。

艾儿希多在一阵沈默之后，好像决定什么似的再度转向维雷利，然后把包在自己肩膀上的布取下来，露出她手臂上的伤痕。

“我身上已经有这样的伤痕……，我再也说不上美丽了。而且我还杀过无数的无辜者，还有……”

艾儿希多硬挤出微笑继续说下去：

“在此不久前，我还过着每天和好几个男人交合的丑陋生活，连堕胎也有过好几次经验。我一直过着美丽的生活，那只是你的错觉而已。”

艾儿希多的手微微的颤抖。她和阿帝尔不一样，不习惯自己眨损自己吧？不过，这世上也很少有人习惯如维雷利的。阿尔·卡米尔看了艾儿希多的样子之后确信不疑。

“所以，不能说我不适合讨伐暗杀教团。明天起开始编成军队，五天后出兵。知道了吧！”

“……嗯，我知道了。”

艾儿希多看着答应的维雷利，那乌黑的眼珠有点后悔的神色。但是维雷利一直坐在喷水池旁，好像没有注意到。艾儿希多最后的期待落空，咬着那微微血红的嘴唇。然后她什么也没说，离开了维雷利面前。

“你在想什么啊？你应该看得穿那种小女孩的谎话吧？”

阿尔·卡米尔竟然对比他大四岁的女性称呼为小女孩。

“……殿下是纯洁的人。对，对我们而言，就等于是纯洁的神。虽然她也是我身边的粗暴女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她拥有观察魔性的眼睛。”

“哦……。”

阿尔·卡米尔发出了解的声音。

“但是女性在结婚前必须保持贞节的回教世界美感，艾儿希多怎么也会根深适固呢？她又不是回教徒，真是不可思议啊！”

阿尔·卡米尔说着他的感想，想起了自己也曾受过暗杀者教育的洗脑。

“没错！教育真是可怕的双锋剑。陛下在内政中最重视教育，其原因并非因为陛下本身喜好学问的关系吧？”

维雷利这话有如能够看到对方的心，阿尔·卡米尔一瞬间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他转变了话题。

“但是如果艾儿希多遵从回教世界的常识，那么为何过了二十岁还没有谈及婚嫁的事呢？”

“听说她以前有结婚对象，你听过塔基·阿丁这个人吗？”

“……好像是沙拉丁的外甥……”

“没错！他原本应该是公主的丈夫，听说已经死去近十年了。”

“……”

“听说他和陛下很像，也是兼备宽容和才能的英雄，而且一点也不骄傲，深获众人的景仰。要是他现在还在的话，陛下也不会为继承者而烦恼了……”

维雷利说的没错。沙拉丁虽然有超过十个以上的孩子，但全都是平庸而且愚蠢的人，根本无法支撑动乱中的艾由布王朝。他现在虽然有意让长子阿尔·阿夫达尔继任，但他一样毫无统治能力。

但是维雷利，也就是后来的阿帝尔一世，这个时候作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继承沙拉丁之后吧？

“听说他去世的时候公主悲伤不已，令人连看了都不忍心。你认为公主只是个不知世事的深闺女吧？事实上并非如此喔！她经历过的试验比我们还多呢！”

“……所以，你和其他无数的人才会跟从那个少女吗？”

“没错。”

维雷利满足的微笑，再也没提及有关艾儿希多的话。然后照他的预定，专心向阿尔·卡米尔询问有关西纳恩和麦西亚得城的情报。

※　　※　　※

离开维雷利回到自己寝室的艾儿希多好像在沈思些什么。人趴在床上，样子看起来很忧郁。无论如何，很少会看到她有这样的姿态。

但是艾儿希多并没有她外表上的消沈。冷静思考后，她不认为维雷利会相信她的话。难道那个男人以让我痛苦为乐吗？

“不可能，他没有坏到那种程度……”

艾儿希多轻轻的叹了口气。那个男人说，只有恶魔才能讨伐恶魔。正确的说，应该是必须知道自己就是恶魔吧？我以往战斗的时候有一直记着这一点吗？我曾经如他所说的，想要拿过丑陋的东西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从来没有救过陷入泥沼的人，我只会火上加油，赶尽杀绝。但是，这样又和残杀我家人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艾儿希多不禁发抖。她发现自己在沙拉丁以及维雷利的庇护下不断的成长。

“那个男人看穿了吗……？连我自己也没有发现的病……”

艾儿希多抬起了头，好像在望着远方。

维雷利和我差六岁。过了六年我有办法和他对抗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起来不像是个妹妹或女孩呢？

艾儿希多觉得这六年的差距竟然宽如大河。

“不！没有哪一条河没有对岸。我艾儿希多一定会渡过的。就算那真的是无限宽广的河。”

艾儿希多在心里发着誓，躺到了床上，眼睛再度恢复她应有的光芒。

过了不久，她闭上她那美丽的眼睛，像幼儿般安详的睡着了。

如果维雷利能够同时看见她的样子以及心中的决定，一定会这么说吧！

“你已经到达河的对岸了。”

但是艾儿希多并不知情，只是轻轻的呼吸着，继续沈睡。

按照预定，讨伐暗杀教团的部队在五天后出发了。兵力大约三千人，其中多数是曾经在亚克和艾儿希多共战过的士兵们。

在行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袭击，由此可以想知暗杀教团对麦西亚得城的信赖。他们相信这信赖有其事实，而且今后也会永远胜利。

出发三日后，艾儿希多等人才到达麦西亚得城。以她而言，这算不上是迅速的用兵，但是她知道没有急的必要。

“无论怎么急也是没用，大马士革里的间谍应该已经得到情报，城内应该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了。”

她遵照阿尔·卡米尔的话，保持不让士兵被急的速度行军。

现在大家正聚集在艾儿希多的营帐里开军事会议。由于这营帐也是军队的大本营，因此相当宽敞。

“阿尔·阿吉姆和裘尼梅负责粮秣的警备，拉斯卡利斯负责投石机的攻击，其他人则在冲入城内的时候听我指挥。”

艾儿希多很快的分配完，并询问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那么多的投石机会不会反而碍手呢？”

有个部下问道。

“那是为了不让敌人睡觉用的。如果敌人忍不住冲出城来最好，我们可以趁机踏平这座城，咱们的兵力比他们的强太多了。”

这句话是前几天维雷利说的，艾儿希多只是照昼葫芦，翻译成她的话而已。

“要是敌人不出来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分昼夜的炮击和政击，让他们困到眼里冒出血来。”

艾儿希多用强硬的语句说服部下，然后宣告会议结束。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以及部下们陆续走出大本营，回到自己的营帐。

维雷利在路上想着前几天他和艾儿希多商量的时候。

“哦，难得你会想出这么平凡的计策。怪人如果不想点怪招，你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艾儿希多虽然用这种刻薄的话来批评维雷利的作战，但结果还是采用了他的平凡计策。

事实上，维雷利想过爬上断崖从敌人的背后攻击，以及利用敌人的俘虏等各种计策。他之所以选择最平凡的方法，是因为想要交给艾儿希多去做的关系。他曾经担心艾儿希多会不会对他的话感到烦恼，结果相反，艾儿希多一点也没有苦恼的样子。多么坚强的人啊！公主真是可敬可爱。她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伤口展现给别人看，维雷利喜欢她这个样子。

“你就悠哉的看戏吧！像麦西亚得这种城堡我一个人就可轻易攻下了。”

“……真有男子气概，你有这种想法真是太好了。”

艾儿希多起先还以为维雷利在称赞她。不过在她会意之前，维雷利已经逃之夭夭了。

维雷利在路上想着这件事，拉斯卡利斯则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

“拜托你不要刺激殿下啊！”

前几天维雷利逃走之后，艾儿希多气得满脸通红，血管浮张，而拉斯卡利斯则拼命的安慰她。

“别说这个了，你认为会顺利吗？”

维雷利当然是在说进攻城堡的事。

“如果敌人的确在千人以下，那么我俩都有赢的把握吧？只要您不偷懒，一定没问题的。”

就在他们这无益的聊天不久之后，攻击麦西亚得城的行动终于开始。

开始攻击麦西亚得城后的第五天夜晚，艾儿希多再度于营帐中召开军事会议。虽然是会议，但样子几乎是闲聊会。里头也可以看到以医师身份从军的巴哈武丁、当顾问的阿尔·卡米尔。拉斯卡利斯并不在场，因为他直接指挥夜间的炮击。劳碌命的拉斯卡利斯曾经对裘尼梅说过“打到最厉害的时候，还能睡得着的人神经实在有毛病。因为我是凡人，所以一想到像你这种不知道何时会跑出漏子的猪，就不得不担心。”……。

“不过你为什么穿这么厚？晚上虽然冷，不过才十月而已吧！”

裘尼梅看到艾儿希多的服装后似乎颇受不了。

“抱歉，我身上可没有像你那种横肉和长毛包着，怕冷得很呢！”

艾儿希多虽然反击，但由于冷得全身缩起来，因此并没有什么威严。

“现在就这么怕冷，两、三个月后可有好戏看了。公主穿着满身衣服，说不定也很有趣呢！”

“哼，就算我胖成羊，美女还是美女。”

面对维雷利的调侃，艾儿希多也开玩笑的回答。她边说就边抱起膝盖缩成像猪一般的圆，看来她真的很怕冷。可能是这里的昼夜温差比大马士革还厉害的缘故，如果是地中海沿岸的亚克，就不会这么冷了……。

“美女吗……？”

不只这个时候，艾儿希多常常说自己是美女。但是根据维雷利的看法，证明她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容姿。她虽然会用宝石装饰头发和衣着，也会在嘴唇上涂淡淡的口红，但要强调她那天生的美丽仍然不是很够。要是公主有那个意思，可以用她的美丽诱惑敌人，并且将之成为令敌人害怕的武器。

维雷利虽然会胡思乱想，但实际上他很少会说别人。他女儿夏拉扎多每天都会对他说：“难得您有美男子的气质，所以请多多注意打扮吧！”

“对了，我想那个西纳恩应该不会默默的看着他自己慢慢的毁灭吧？”

巴哈武丁那稳重的声音把话题拉了回来。

“嗯，没错。今晚或是明天大概就可以让裘尼梅好好尽他劳动的义务了。”

“哼，最轻松的人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

裘尼梅虽然顶了回来，但是没有人热心的听他说话。

“你的意思是，西纳恩就要用什么计谋了吗？”

“没错。我想应该是裘尼梅所看管的粮秣，或是公主的性命，再者就是双方！”

维雷利简单的回答了艾儿希多的问题。

“喂喂，要是西纳恩亲自出动的话，别说我了，连艾儿希多也会有危险！”

“这个你不必担心。”

阿尔·卡米尔首度开口。

“西纳恩和阿帝尔不一样，绝对不会自己出手。他有部下当他的工具，只要他还有工具，就不会让自己去冒险。”

阿尔·卡米尔看了维雷利一眼之后如此断言。

“呵呵！不必担心，只要你们的头不被砍下来，我都能立刻治好。”

只有裘尼梅一半高的巴哈武丁说着不负责任的话。谁能想像这个像枯木般的老人，竟然拥有无类可寻的武术和知识呢？

“不过白天里艾儿希多公主的用兵可也精彩。敌人因炮击而混乱的地方，立刻正确的用钩梯攻击，使敌人无法做有组织的反抗，然后像风一般的快速撤退。对艾儿希多公主来说虽然平凡，但却不是凡将能做得好的。”

维雷利心想，这话的确没错。公主所率领的士兵的确厉害，加上公主本身的武勇，可说是地面最强的部队。如果在战场上和她正面冲突的话，包含我在内，没有人赢得了她吧！

维雷利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也边打了个哈欠，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艾儿希多。

“……今天到此解散吧！大家各自回自己的营帐和岗位。”

艾儿希多如鹤鸣般一声令下后，在场的人便陆续离开她的帐蓬。艾儿希多看着大家走掉后，好像被维雷利传染一样，也张着口准备打哈欠。她露着疲惫的睡脸，对寒冷抱怨几句后，直接走到自己的寝室。

※　　※　　※

“山之长老”拉稀德·阿丁·西纳恩坐立不安。因为在敌人优势的兵力以及断续的攻击下，他终于知道城里的士兵不怎么管用。难道现在和当初被尤斯夫的大军包围一样，必须由我亲自冒险才行吗？不！现在和那个时候不同。敌人中厉害的角色太多。阿尔·卡米尔、驯服他的阿尔·阿帝尔，还有被法兰克人称为女恶魔的艾儿希多，我单独行动的话太危险了。

要是我有什么万一，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在到达界限之前，我还是应该使用部下才对……。

“阿米恩！马夫穆德！”

西纳恩以低沈响亮的声音叫来两名部下。

“随侍在身。”

突然出现的两人以尖锐的声音回应。

“我赐予你们足以左右这场战役的重要任务，感谢我吧！”

“是。”

“阿米恩，你去烧敌人的粮秣，方法随你选。为了提高你的成功率，马夫穆德，由你袭击艾儿希多公主，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如果这个时候有神或者恶魔以看不见的线在操纵人类的话，一定会惊愕于地上有个男人手口的线比他的还要强韧。西纳恩的这个命令和刚才在军事会议里维雷利预见的几乎一致。

维雷利的妙算真是可怕，他的敌人没有不被他玩弄在掌上之间，而且本人到最后都还无法察觉。

这个时候的西纳恩作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维雷利的盘算之中，已经命令两名部下执行他的命令。

※　　※　　※

“为什么跟着我，我一个人你担心吗？”

裘尼梅对着旁边的维雷利说道。维雷利的表情比平常还困，悠哉的走着。

“你有可能一抓到俘虏就把他杀了，要是你杀了俘虏，那就会失去了攻城的好机会。”

“哦，你要利用敌人啊！你的点子还是那么坏。”

这还算是裘尼海的称赞话，他的嘴巴和艾儿希多不分上下。

但是维雷利好像没有注意到，只是想着事继续走着。

“……不！还是那边先吗……？”

维雷利所想的是，敌人会先对艾儿希多出手，还是先放火烧粮秣？维雷利与阿尔·卡米尔商谈后所下的推论是，西纳恩应该会采取这两样行动，但是无法知道哪一边先。

西纳恩会认为哪边诱敌的成功机会比较高呢？

结果维雷利选择了暗杀艾儿希多那边。但是他自己也无法否定，在思考的过程里，他的感情优于理性。

维雷利转了个方向，打算回到艾儿希多的营帐。裘尼梅开口对他说道：

“喂，你要去那里做什么啊？”

“……这个嘛，我想去对公主求爱。”

维雷利给裘尼梅的回答虽然不像样，但是他仍然走向艾儿希多的营帐。

“哼！如果公主会是个轻易就被刺客暗杀掉的柔弱女子，敌人也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裘尼梅望着维雷利的背影喃喃说着，走回自己的岗位。

如果有刺客入侵，应该是这附近吧……？维雷利选择了一处可疑的地方了望着。他料想的没错，果然有个可疑的小个儿男人出现，这个男人就是西纳恩称为马夫穆德的人。

“我虽然不想把陌生人全都当成敌人，但是看不出你有什么友好的举动耶！”

维雷利在黑暗中对马夫穆德如此说着。驼着背的小个儿男人惊讶的看着维雷利，圆圆的眼睛好像开了个洞。

“我躲过了那么多的警备兵，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被你发现……”

“我发现你可不简单呐！”

维雷利话一说完，那小个儿的剑光就笼罩在他身上，维雷利也拔剑抵

挡。在两把剑的残影交错瞬间，发强烈的金属声，飞散的火花胜过了银色的月亮。

“哼！”

全身奋力的一击被轻易的挡了下来，小个儿男人吃了一惊后跳了开去，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那个时候，小个儿男人的背后突然出现了黑影。对暗杀者而言，这毫无疑问的非常不妙，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发现。

黑影中冒出了一条修长的腿，以惊人的速度和威力踢中小个儿男人的侧腹。

“……一定很痛吧……？”

黑夜之中依然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只小腿深陷那暗杀者的侧腹。下一瞬间，那可怜的小个儿身体像支毽子一般，往维雷利眼中的右方飞去。

“卑、卑鄙……”

“哼！趁人在睡梦之中偷袭的男人还有脸说这种话啊？”

踢飞暗杀者的小腿主人是艾儿希多。她在熟睡之中被吵起来，很生气的样子。那优美的眉毛间形成很不悦的形状。

“你在干什么？还不快点把那男人绑起来！”

艾儿希多以粗暴的声音命令一旁的维雷利。在维雷利动手之前，听到她声音的警备兵已先赶来把暗杀者绑住了。

“哼！这么冷的时候才冒出来，一点常识也没有！既然要来，为什么不在白天来呢？”

艾儿希多边说什么常不常识的话责备着，边抚摸微乱的头发。

“哈，捉住我也是没用的。我们的目的在于他处，你们绝对想不到的……”

小个儿男人的口齿不清，声音有些漏风。他的声音虽然表达了确信自己的胜利，但是艾儿希多一点也没有兴趣。艾儿希多的眼中几乎没有那个被捕的男人，她愤怒的对象是维雷利。

“听好，下次如果我的营帐周围再发生骚动，你就没命了！就算敌人攻进来，也不可以妨碍我的睡眠。知道了吧！”

艾儿希多说完之后重重的踩着脚步，然后消失在营帐里。维雷利拿她没办法，沈默不语。

“你们是傻瓜啊！你们没听见我所说的话吗？”

“哦，你要说的是放火烧我们粮秣的事吧？”

“那种事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喔！”

维雷利对着警备兵手中的小个儿男人轻松的笑着。

“……我原本想利用你早点攻下城堡……还是算了吧！利用你这种单纯的人，总会觉得自己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维雷利虽然不经意的主张自己是善良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发现结果那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你在说什么，你就是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你以前都没有自觉吗？”

艾儿希多一定会冷淡的这么说吧？

“不过你每天一直都待在我这种美丽的善人身边，会看起来像坏人也是理所当然啦！”

她或许会这么说，然后开怀大笑。不！她应该会突然发怒，然后四处挥剑吧？由于她的行动常常超乎想像，因此谁也无法预料。

结果维雷利决定想想其他办法，然后立刻思索下一个计策。

“……对了，那么做吧……那样可能比较好也说不定。”

他喃喃自语着，准备进入艾儿希多的营帐。但是，突然又好像想起什么，于是停了脚步。

“不，还是别把公主吵起来吧！弄醒她的话，我的命搞不好会有危险。沈睡的老虎还是别靠近的好啊！”

维雷利说着一堆莫名其妙的话，然后离开了那里，好像是在闪避猛兽的牢宠一样。周围虽然还是夜幕低垂，但是清晨的味道已经开始飘散。

“如何，抓到放火烧粮秣的不自量力之辈了吗？”

维雷利向裘尼梅问道。

“抓是抓到了……”

“抓到了……然后呢？”

“俘虏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自个儿拿短剑刺脖子死了。”

裘尼梅露出难得的消沈表情。他并非为死了一名暗杀教团的人而悲伤，而是因当初的目的没有达成而悔恨。

“是吗……？暗杀教团的性格果然如此。”

维雷利简单的说了感想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对了，我刚想到一件事。留下两天份左右的粮秣，其余的全都烧掉。尽量烧得热闹点。”

裘尼梅惊讶得睁大了眼睛，有一会儿出不了声……。

维雷利当初从艾儿希多的营帐离开去散步，将这件事情告诉拉斯卡利斯时，拉斯卡利斯并没有特别惊奇。

“您要将粮秣烧掉，好让敌人以为我们陷入混乱，然后守株待兔吧？”

也就是反利用敌人要烧粮秣这一点。

“要是敌人不出来那不就糟了？那时候怎么办呢？”

“逃跑。”

“……我想您自有办法，我就听您的吧！不过这件事您告诉公主了吗？”

而对拉斯卡利斯的问题，维雷利一瞬间露出难得的犹豫表情。

“不！还没有……”

“那可不好，你说不定会被杀喔！”

拉斯卡利斯的这点忠告，维雷利在此之前已经想过好几千次。

“反正有没有把她吵起来，我都会被杀啊！”

维雷利抱怨了两、三句后，就来找裘尼梅了。

总之，在艾儿希多卷着毯子安安稳稳的睡觉时，大部分的粮秣已经被烧光了。

※　　※　　※

西纳恩看见敌人的火焰后，知道自己作战成功。确信他必然胜利的惨绝笑容浮现在没有血色的脸上。事实上这只是维雷利使计谋令他信以为真罢了，不过这点岂是西纳恩所能料到的！

“看到了吗？阿尔·阿帝尔喔！我的神机妙算，还有我部下的干练！像你们这种乌合之众，哪会是我等的对手！”

“要趁着敌人混乱之际出击吗？”

“不妥。那个叫阿尔·阿帝尔的男人毕竟是打败过狮子心王以及尊严王的人物，一定会在混乱之中等待我等的攻击。与期待必胜的敌人冲突太愚蠢

了，等他退回大马士革，疏于戒备的时候再予以暗杀才是最上之策吧！”

西纳恩不知何时变得如此饶舌。他那灰色的眼睛里露着恍惚的色彩。而西纳恩陷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也是维雷利一手造成的。

天亮时，艾儿希多军井然有序的开始撤退。实际指挥撤退的人是拉斯卡利斯，他做得可说是完美无缺，使人没有半点可趁之机。无论是对敌人的戒备还是迅速的行动，除了他自己之外，可说无人能加以抱怨。这也是维雷利重用拉斯卡利斯的结果。

当艾儿希多知道粮秣泰半被焚，而且还是维雷利瞒着她指示的时候，哑然说不出话来，接着则爆发了超越常人的愤怒。但是应该安慰她的维雷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结果可怜的士兵们成为艾儿希多迁怒的对象。不过半个钟头之后艾儿希多就又笑咪咪的，似乎连自己曾经生过气的事也忘了。当然，在此之前士兵们必然有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努力。维雷利等到火山爆发平息后才厚着脸皮跑出来，他曾经令周围伤透脑筋的事也就不必说了。

眼见艾儿希多军撤退的暗杀教团士兵们却没有露出欢呼的叫声。原因是这几天的战斗疲劳至极，连欢喜的力气也没有了。拉斯卡利斯不分昼夜的精确炮击，以及艾儿希多的断续攻击，几乎令所有的人都不眠不休，因此谁也无法加以责备。连西纳恩自己也是在敌人撤退后就同时迈向寝室，厉害的西纳恩都如此，城内的士兵就更不必说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当场累倒，放松了自己的紧张。

而维雷利的目的就是这松弛的精神。他并没有夸示什么奇术，指出只是利用优势的兵力与敌人的心理而已。烧掉自己的粮秣也是如此的过程之一而已。

“现在开始总攻击！敌人已经疲惫至极，看到我们伪装的撤军之后，一定放松戒备。现在一定可以轻易获胜！”

三千士兵以欢呼的声音回应艾儿希多。事实上士兵们早已听过她如此说了，但是艾儿希多的声音和容姿依然大幅提高了士气。在艾儿希多的指挥下，士兵们成为人马的怒涛，以迅速的行动再度向麦西亚得城进击。

“快点爬上城墙！喂，那个男人别偷懒啊！”

被艾儿希多骂的人是维雷利。不过在艾儿希多发现那是维雷利之前，她已经赶在士兵们的前头，用钩梯爬上城墙了。

一束箭从城墙上朝艾儿希多飞去，但根本无法接近宛如战神的她。想要添第二只箭的弓箭手，一个个被到达城顶的艾儿希多砍死。

“好，跟我来！”

艾儿希多看见士兵们终于可以追上她时，俐落的从城墙上跳到城内。

“真是个悍将。行动虽然鲁莽，但行事却很有条理。”

和其他士兵一样攀着绳索下来的维雷利感叹的说着。

当艾儿希多往城门跑去，准备由内侧打开时，拉斯卡利斯的部队终于攻破城门，冲了进来。

“要逃的、要投降的，就饶他们一命！但抵抗的人格杀勿论！”

拉斯卡利斯边喊着，同时以惊人的剑速砍死了两名敌人。他和维雷利一起投入回教世界后，本领的确增强了。

“喂，没看到维雷利和阿尔·卡米尔耶！”

裘尼梅对拉斯卡利斯说着。他也和拉斯卡利斯一样，已经让好几名敌人爬在地上。不一样的是，他的剑不是用来砍，而是用来砸倒敌人。

“别担心，他们可能去找那个据说很厉害的西纳恩了吧！”

“哼，谁担心啦！”

两个人大声交谈着，暗杀教团的士兵则流了更多的血。站在拉斯卡利斯面前的人在还没有发觉时，人头就已落地；想和裘尼梅过剑的人则被他的豪剑粉身碎骨，跌入血泊之中。暗杀教团的士兵们虽然见到如此凄惨的光景，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更奋勇抵抗。

暗杀教团的士兵们在面对死亡倒地的瞬间表情没有恐惧，只有恍惚。拉斯卡利斯看到这里不禁颤抖。

“利月狂热的信仰支配部下的男人……。这是多么可怕啊！他竟然能把人类当成用完即丢的道具，要他们自杀。”

面对行走肉般的暗杀教团，拉斯卡利斯不禁对西纳恩这个男人感到狂怒，像西纳恩这样的人绝对不可饶恕。拉斯卡利斯在心里这么想着。

离拉斯卡利斯和裘尼梅稍远的艾儿希多也有如此的感觉。死于她剑下的人早已超过拉卡利斯所杀的，但暗杀教团的士兵们却完全没有投降的样子。艾儿希多那像流水般美丽以及威力无比的剑不得不继续杀人，直到令暗杀教团的士兵们恶心为止。

“那个男人会如何做呢？如果面对这种情况，那个男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艾儿希多一瞬间闭上眼睛甩了头，似乎要去除杂念。长发飘逸，一丝女性特有的芳香溢在血臭之间。

我是怎么回事啊！最近我太常依照维雷利的行动当标准了。那样不行，如果只是跟着他所开创的路途走，那永远也无法追上他。我的信念应该是以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如果我抛弃这信念，就一辈子也站不到维雷利的身边。

可能会有人说，这不像女性的想法。但是艾儿希多认为那样也无所谓，我就用我的方法走吧！

艾儿希多的眼睛露出开朗的神色后，以铃声般的怒声对部下斥责。

※　　※　　※

到刚才为止还夸耀易守难攻的麦西亚得城终于攻陷了，暗杀教团的统领拉稀德·阿丁·西纳恩除了逃命之外别无他法。他命所剩的兵力全去抵挡艾儿希多军，自己则带着两名部下在城寨内的通路拼命跑着，那里有通往断崖洞穴的出口。

雾和如石铁混合般的臭。狭窄的通道里，西纳恩和两名部下默默的继续跑着。但是他们终于不得不停下脚步，有个如影子般伫立的男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逼他们停止逃跑。

“我就猜你会来这里，没想到你竟然会在此强迫所有的部下牺牲……”

从黑暗中浮现的人是阿尔·卡米尔。他在到达此处之前似乎已经杀敌无数，红黑色的血厚厚的涂在他手上的剑。敌人中或许有他的旧友，但是阿尔·卡米尔此时，还有以后，再也未曾提起。

“纳命来吧！我要毙了你之后才会停止杀人。”

“住口，乳臭未乾的小子！”

西纳恩身边的两人同时砍向阿尔·卡米尔。由于通道狭窄，因此产生了稍微的时间差。

阿尔·卡米尔当然不会慈悲到放过这个机会。

第一个人脖子中剑倒地，在他身体的鲜血喷到阿尔·卡米尔之前，第二个男人的胸膛已经开花。常人的眼里，只能够看见一阵黑风扫过而已。

“阿尔·卡米尔，你这个背叛者！你为什么不把那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呢？阿尔·阿帝尔是尤斯夫的手下，而尤斯夫则毁灭了我什叶教派唯一的法蒂玛王朝，你忘了他是可恨的敌人吗？”

“哼，那种事现在和我无关。”

西纳恩的脸变成了红黑色。对他而言，什叶教派支配世界是最高的理想，是不可侵犯的圣域。

“愚蠢！有什叶教派的统治，世上才有保障永远和平的乐园，你不懂吗？”

“可惜我不懂，不！正确的说是忘了吧……”

阿尔·卡米尔以自嘲的语气回答。他想到了以前，当他还无法了解人类比宗教派系还重要的时候。

阿尔·卡米尔虽然想反讥西纳恩的说法，好确定自己的改变，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善辩的人。他令全身的思考与神经集中在杀死西纳恩上。

西纳恩拔剑，阿尔·卡米尔全身紧张。他摆好架势，眼睛极度留意着对手的行动。

“是我一手培养你的，你没有赢我的道理。”

西纳恩话一说完，阿尔·卡米尔便即出手。速度和威力均为上乘的一剑横扫西纳恩的身体。但是阿尔·卡米尔那全力的一击却被西纳恩以单手轻易的挡住了，臂力大得令人难以想像他会是个老人。阿尔·卡米尔在还没思考至此之时，就已被西纳恩打飞出去。阿尔·卡米尔腾空落地，站定后再度摆好姿势。

但是下一瞬间，阿尔·卡米尔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不见了？怎么可能……”

西纳恩应该在的地方人却消失了，原来西纳恩在一瞬间绕到了阿尔·卡米尔的背后。

阿尔·卡米尔察知背后有剑气，双手出剑挡住了西纳恩的剑。

“……哦？发现得好！”

西纳恩声音沙哑的说着，同时踢飞了阿尔·卡米尔。

阿尔·卡米尔身子往前滚，西纳恩再度出剑袭击。接下来两人以高超的剑术交手，银光不停的在黑暗中闪耀，火花四溅。两人的剑法虽然都高超绝伦，但是经验却有此微的差距，而这些微的差距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交手到最后，阿尔·卡米尔终于在西纳恩的右手上深砍一剑。但是他的攻击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在阿尔·卡米尔剑被弹开的同时，西纳恩从他的肩膀到胸口深深的划了一道伤口。鲜血像瀑布一样，从阿尔·卡米尔的身体飞溅而出。出血虽重，阿尔·卡米尔却没有倒地。

“哦，伤口这么深，竟然还能撑得住。你的精神当敌人太可惜了！如果你不想进地狱的话，就再当我的部下吧！我有宽大慈悲的心，可以给你机会……”

阿尔·卡米尔没有应声。他以再度举剑代替言语的回答。西纳恩的灰色眼珠闪耀着近乎疯狂的颜色。

“那么就去死吧！”

西纳恩叫着，举起了剑，但是剑却没有向阿尔·卡米尔砍下。有人介入了两人之间。

“唉，没想到我这身老骨头会用来救你这种年轻人喔！”

挡住西纳恩的人是巴哈武丁。维雷利也来到阿尔·卡米尔身边了。

“巴哈武丁先生，拜托你治疗阿尔·卡米尔，那个男人就由我来对付吧！”

维雷利说着，逼退了西纳恩。和巴哈武丁斗剑的西纳恩为了躲开，只好离开巴哈武丁。

“请把阿尔·卡米尔带到安全的地方。”

阿尔·阿帝尔对着巴哈武丁说着，但是阿尔·卡米尔拒绝了。

“我一定要亲眼见到西纳恩死……还有我以前的束缚毁灭……”

因为剧痛而跪倒的阿尔·卡米尔以沙哑的声音对巴哈武丁说道。

“唉，认真的男人可也真让人头疼啊！你死了我可不负责喔！”

巴哈武丁抱怨着，立刻给阿尔·卡米尔急救。

“…你就是阿尔·阿帝尔吗？你数次妨碍我的理想，我绝对饶不了你，你休想活着离开这个城市！”

“想急着离开这里的人并不是我吧？”

西纳恩的恐吓无法动摇维雷利。

“你为何要阻碍我？难道你有什么胜过我的至高理想？”

“我没有那种东西。只是有你这种危险的人在，我就无法悠哉的下棋啊！”

西纳恩的眼睛里发出怒火。竟然只是为了这种无聊的事！在西纳恩的眼里，维雷利是个绝对不可饶恕的大罪人。

“能够安心享受那种无聊事的世界就叫和平，而只有沙拉夫·阿丁恩陛下才有办法实现。”

西纳恩并没有把维雷利的话听进去。他只是以怀着敌意的眼光瞪着维雷利，老朽的人格里充满了痛恨。是谁踏平了他长年灌溉的美丽圣域呢？是维雷利！看来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阿尔·卡米尔比较了对峙的两人，和刚才我和西纳恩交手的时候相反……。阿尔·卡米尔相信维雷利一定会胜利。

西纳恩终于抢先出手。他人虽老，剑却快速的朝维雷利的身体砍去，欲将之一刀两断。

一把剑化为银光向目标接近。

但是当维雷利和西纳恩的影子交错瞬间，阿尔·卡米尔却看到了难以至信的光景，西纳恩的身体喷着血倒地了。

阿尔·卡米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他看到时，西纳恩已经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他最后能猜到的只有维雷利在与西纳恩错过的瞬间杀了他。

“你……都是你害的……！”

西纳恩的嘴唇因痛苦与冲击化为死灰，发出了这样的呻吟。而维雷利则冷酷的看着他。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我的肉体虽死，我的诅咒也一定会消灭你……。烈火与血流之间，你在死亡之前会永远的在地狱之路徘徊……”

西纳恩吐着一块块黑血，露出悲惨的笑容。灰色的眼珠渐失去颜色，身体流出的血也开始减少。“山之长老”拉稀德·阿丁·西纳恩的身体终于静止不动。

在西纳恩临终之前的瞬间，维雷利以怜悯的眼神望着他。阿尔·卡米尔没有看漏这点。

阿尔·卡米尔此时终于发现。这个样子不是阿帝尔原本应有的姿态，

反而是呆呆的让夏拉扎多他们照顾的样子比较适合他。这个因尺并没有隐藏他的才能，那种东西对原本的他根本不必要，有没有都一样。

阿尔·卡米尔一时忘了自己身体上的剧痛。他的心情充满舒畅，就好像穿过了长长的洞窟一样。

“喂喂，你真的不要紧吗？”

维雷利担心的问着，阿尔·卡米尔则以他难得的笑容回答。他在巴哈武丁的搀扶下，缓缓的站了起来，然后开始步行。之间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一如往常的寡默，但是眼睛里却充满着年轻的光辉。

※　　※　　※

暗杀教团的根据地麦西亚得城陷落了。暗杀教团因此受到严重的打击，无法再危害沙拉丁。有关此事在历史上的善恶，只是后世的人类，也就是用神的观点来看的人所自行决定的；对活在当时的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当时的人全都知道战争是项罪恶。

战争结束后，维雷利站在河边，那里是奇异的少女指点他迷津的地方。包围维雷利的风景和那天一样，但是他的眼神里却看不到追忆过去的样子，他眼里的强烈光芒所望的是世界和未来。

“你派去侦查狮子心王的露易西回来了，那女孩说狮子心王终于开始行动了。”

不知何时出现的艾儿希多对维雷利开口，维雷利点了点头，只是回答他已经知道而已。

“假日结束了。”

“……嗯，没错。”

“明天开始就是地狱之路吗？”

巴哈武丁好像将西纳恩最后所说的话告诉了艾儿希多。被知道世无伤大雅，因此维雷利装做没反应。

“不过要走那种路的人不只有你一个吧？我和陛下也是一样。我无法像夏拉扎多一样给你甘霖拯救，也不那么打算，看你痛着的话我倒是办得到。”

艾儿希多恶作剧般的笑了笑，维雷利在她的面前则露着头疼的表情。维雷利一直用这个表情听艾儿希多说话，这两个人的对话常常如此进行。维雷利很清楚舌战他是绝对赢不了的，而为了守护自身的安全，维雷利也在心里发誓要节制点。

“做甚么都行，你就是要烧粮草，而且还是在我睡着的时候……”

维雷利不经意的听着她的说教，并没有摆在脑袋里。实际上，如果沙拉丁帝国艾由布王朝不是个富裕的国家，维雷利也绝对不会用那样的计策吧？艾由布王朝占有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物产丰饶，税率也低。但事实上维雷利在烧粮秣之前还是有些犹豫。

不过维雷利不停的被责备，罪恶感也减低了。说不定这正是艾儿希多的目的。

预料中的长篇大结束后，艾儿希多终于歇了口气。但是她立刻再度开口：

“对了，你的本名叫维雷利乌斯·安地阿斯吗？阿尔·阿帝尔（公正）。”

看来维雷利和那位少女谈话的镜头刚好被她看到。

“……你会读唇术吧？你全都看到了吗？”

“不！当时你背对着我，而且我几乎听不懂你的母语。”

艾儿希多又附加一句，最后少女转身时说的那句话她终于看出来了。

“那个像伟人般的名字不适合你，连公正这个名字都嫌太浪费啦！”

“……那些又不是我自己取的。”

维雷利的回答艾儿希多并没有听进去，看来她真正想问的另有他事，艾儿希多停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开了口。

“……那个女孩是谁呢？我觉得她有点像你……”

假装平静的艾儿希多如此问着。那少女比她年轻约五、六岁，她不想被认为是在为此介意吧？但是由于维雷利的回答太过意外，使她的努力化为流水。

“……像是当然了，因为她是我姊姊啊！”

维雷利和往常一样，说着不可能会被接受的真话。在艾儿希多气得叫出“少盖了！”之前，他已经连忙逃走。

圣战

作者：定金伸治　　译者：Rover

距今约八百年前的当时，耶稣基督的不肖子孙们渐渐的失去当初的理念，腐败之毒开始亵渎他们的良心。

教宗追求世俗权利，圣职者拼命排斥异端，国王化身为这些人的傀儡，骑士则高喊着杀光异教徒，每个人各怀鬼胎。而北义大利的热利亚、维尼吉亚等自治都市的贪心商人，则因为丑恶的利害关系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带给了回教世界无比的麻烦。最具体化的东西就是被后世称为十字军的集团。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的占领了耶路撒冷，士兵们则高喊着“直到脚跟浸入血海”，将手无寸铁的回教徒尸体堆积成山，破坏殆尽。死去的母亲仍然抱着哭号幼儿的光景，一点也无法动摇他们的感情。化为地狱的寺庙被他们从周围放火，将尸臭连根烧光。

狂热的信仰不禁令人战栗，但是当时基督徒年代记作家的描述更可怕。士兵们在破坏了一切之后，跪在圣墓之前“因喜悦之泪哽咽”。从他们的笔调看来，能够感觉到丝毫的罪恶感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年代记里能看到的只有用过剩的修饰词所描写的赞美与礼赞的言词而已。

他们原本都应该是有善心的人，会为母亲的死而落泪，会为孩子的出生而欢喜。没有比相信自己站在正义这一方更令人感到恐惧的事了。历史以最残酷的影象告诉我们这件事实。

面对毁灭的回教世界，在得到了一位英雄之后终于展露了重建的曙光，那就是圣将沙拉夫·阿丁恩的登场。由于他的威望以及不断的努力，渐渐的使得耶路撒冷周围的基督徒开始软化态度，并对回教徒打开心扉。可惜他要成为主流仍然须要一点时间。当时的托兰斯约旦领主鲁诺·多·夏地雍等人常常无视休战条约而抢夺麦加商队。由于他的暴行甚至及于沙拉夫．阿丁恩的妹妹，因此沙拉夫。阿丁恩最后终于决定夺回耶路撒冷。“我为何要做这

样的差事……”

历史文化古国拜占庭帝国的骑士拉斯卡利斯不经意似的吐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早已经是他的口头禅了。我的才能并非为了这种事才存在的。他一直拼命的忍住叫出这样的话，无奈的奉行上级所交代的任务。他的任务是照顾他国的流亡者--事实上就是监视--所以是极不名誉的工作。

“哼，我虽然想说那种男人的死活干我何事，但要是他真的翘辫子，我也会有麻烦。那个人渣究竟跑到哪里去啦！”

他在心里以及嘴巴上一边咒骂，一边四处寻找，等到他终于发现那个男人坐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周围已经开始天黑了。

被轻视、绰号“白痴侯”的这个男人，就是束缚他才能的家伙。

“很抱歉，没有许可，您不能够外出。请立刻回去……维雷利大人！”

在拉斯卡利斯说完了一会儿之后，被称为维雷利的男人终于慢慢的转过头来。半开的眼以及半闭的嘴更增添了拉斯卡利斯的厌恶感。拉斯卡利斯不知道在心里想过多少次要用剑刺这张脸。

“……唉，今天一条也没有钓到，真是可惜啊。……今天只好认命了吧！”

可恶的家伙！拉斯卡利斯一边拼命的压仰自己对他出手的欲望，一边跟在脚步蹒跚的维雷利后面。

过了一会，满天暮霭，落日也西下的时候，维雷利突然开口：

“对了，异教徒之王是沙拉丁吧。听说他的妹妹被抓到这里来，是真的吗？”

沙拉丁就是人们所说的沙拉夫．阿丁恩。他是伊斯兰的最高将领，他的妹妹被抓自然是重大的消息，也难怪会有所传闻。

“嗯，听说皇帝陛下要亲自传授真神的事呢！”

“哦！沙拉丁的妹妹是个美人吗？”

“……天知道……”

拉斯卡利斯露出厌烦的表情回答，但是维雷利却好像没有注意到。

“原来如此。传教吗……？原来如此。”

维雷利的眼中一瞬间露出了愤怒的锐利眼光，不过拉斯卡利斯也没有注意到。

一群危险的士兵在黄昏里朝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前进。小集团约百来人，在周围居民所厌恶这些人中，却不搭调的夹杂着一位女姓。她的眼睛有如星空般乌黑清澈，令人想起深闺里的美女，但是她的外表却却无法展露她那高贵的气质。这位看似会为路边的小花枯萎而落泪的少女，就是圣将沙拉丁的妹妹艾儿希多。她也是沙拉丁麾下最强的武将，被基督徒恨之如恶鬼。

艾儿希多现在一悦至极。双手被缚在后虽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她被鲁诺．多．夏地雍的手下袭击，计划毁于一旦。她的计划并非逃跑，而是利用当时的状况侦查耶路撒冷。基督徒的恶行既然已经波及到自己，那么夺回圣城的脚步自然会加快吧！她心想如此，便不再加以抵抗，只是她从旁人的态度，知道自己将成为拜占庭皇帝的色欲以及好奇的对象，因此不禁怒火中烧。

“我竟然在为那种俗人的下流念头烦恼……。想气也气不来了！”

艾儿希多的表情虽然凶恶，但是脑筋却往建设性的方向转去。

“即使想逃，现在也办不到吧……而且也必须大开杀戒。”

艾儿希多不停的想着各种危险的方法，最后决定趁深夜逃走。

众所皆知，思考能使人忘记时间。一直烦恼的艾儿希多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了行动。

“动手吧！没想到只有三个守卫，真是看扁了我。”

艾儿希多喃喃的说着，低喝了一声之后，扯断了令她怨恨的绳子，然后在野营用的帐蓬里站了起来。正常人在这一瞬间恐怕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吧！不幸的是，看守艾儿希多的三个人都很正常。他们在来不及相信自己的眼睛之前，就已经被打到梦里沈睡了。

“等你们醒过来，那牢笼的主人大概就会变成你们吧！”

艾儿希多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偷了把剑以及绑在旁边的马匹后开始逃走。

“现在……。必须在巡逻的人发现之前跑远一点！”

马上的艾儿希多嘴里虽然这么说着，但这话几乎已经是多余的了。这世上没有比她更强的骑手，即使被追到，大概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艾儿希多虽然这么认为，但是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的判断错误。君士坦丁堡旧名拜占地欧。西元四世纪时，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首度承认基督教。不过再伟大的君主，毕竟脱离不了帝王等人的陋习。在他将罗马帝国的重心迁移至此时，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在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之后，统治其领土东半部的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其典故即为拜占地欧这地名。

在这古老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里，有两个男人正剑拔弩张地对峙，气氛紧张。

“这么晚了，您打算到哪里去啊？”

拉斯卡利斯把嘴一撇。他看着紧靠屋门的白痴侯，怀疑他打算离开。

“我记得我对您说过不能外出吧！”

维雷利踌躇了一下子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说：

“我想去见沙拉丁。”

“什么……？”

拉斯卡利斯有一阵子说不出话，然后不自主的露出会心的笑容。

要解决掉这个瘟神，这是多么好的藉口啊！我终于有出头的一天了……。

维雷利正确的洞察了拉斯卡利斯那微笑的意义。他现在的眼眸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往常的愚蠢神色则早已消失。

如果我逃走的话，他大概会为了自己而追杀我吧？如果动手，我或许就得被迫杀他。维雷利想了之后，采取第三种方法。

“拉斯卡利斯，你对耶路撒冷王国的看法如何？那个违背条约、袭击对手国公主的国家。不！并非只有耶路撒冷王国而已。你对那些强迫别人相信自己的正义，不服从便杀之不眨眼的基督徒有什么看法？”

这是维雷利的赌注。如果眼前这个男人是个不动大脑就袭击他的人，那他也不会去说服他了。但是拉斯卡利斯却露出困惑的表情。这不只是因为他发现，眼前的家伙和以前的白痴侯大不相同，连他的话也不一样。维雷利继续说道：

“你绝对不是低能的人。人类应该展望外面的世界，尊敬其他的宗教和思想，认识别人的文化和历史。基督徒不可能连这点事也无法理解吧？”

“那、那么您为何要去投靠沙拉丁呢……？”

“耶路撒冷周围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关系，渐渐的打开了心胸。可以的话，我想帮助他。”

“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走向正确的信仰之路，共同建立和平的世界。难道您无法理解这崇高的理想吗？”

拉斯卡利斯痛苦的喊叫着。

“只有部份人士才能理解的理想无论多么崇高，也只不过是用来镇压别人的道具，或者是自我陶醉用的镜子而已。那种东西你也不可能会相信。既然自己不相信，那又要如何让别人相信呢？”

“……”

“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打算从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实行这件事，结果周围的人离开他，教宗驱逐他，他也失去了诸侯的地位和自己的性命。之后十六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法。我想的结果就是这个。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是我现在想不到。”

维雷利所说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可不想当悲剧的主角，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悲壮的努力。

十六年前这个人不是才七岁吗？比年轻的维雷利还年轻五岁，尚未养成偏见固执这坏习惯的拉斯卡利斯只是一味的对眼前这男人的话感到惊叹。

“那么您以前的白痴懦弱是……”

维雷利没有回答。他以充满智慧的眼神一直望着拉斯卡利斯。

“……”

“你对名誉太在意，所以你的眼光才会黯淡。在你的眼睛完全失明之前，是不是应该将你那开始僵化的眼光转往别的方向呢？你的才能如果只是为了飞黄腾达，那未免太可惜了……”

说完这些话，维雷利有点后悔。我是不是太紧迫盯人了呢？要是他放我逃走，那就断送了他的前途。我虽然惋惜他的才能，但是却威胁到他……。

“不过……我还是不能放您逃走。”

拉斯卡利斯拔出了剑，脸上的困惑尚未消失。维雷利看到了之后虽然失望，却也松了一口气。

“您必须死在此地。”

拉斯卡利斯在说完的同时，以迅雷不及的速度砍向维雷利。维雷利从七岁开始就几乎不曾握剑，而且拉斯卡利斯又是剑术高手，胜负几乎可以说立即分晓。但是令拉斯卡利斯无法相信的事却发生了。维雷利拔出的剑比拉斯卡利斯的还要快几倍，架开了他的攻击。拉斯卡利斯吓了一跳打算离身时，心窝却被维雷利的手肘打中，当场跌倒。

拉斯卡利斯痛苦抚胸的瞬间，维雷利以担心的眼神望了他一眼，之后立刻上马朝东方逃走。

说了那么多大道理，但是连一个人也说服不了。维雷利想到这点便深深的怨恨自己。不过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拉斯卡利斯望着他的身影，在心中反覆的思考他的话……。

维雷利的旅途一开始就出了漏子。他原本计划拯救艾儿希多，然后投靠沙拉丁，但是当他在途中发现了喧闹的士兵时，他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节外生枝了。

“真是的。听说她很勇猛，没想到连等人救她的耐性也没有。”

说这话是自私了点，维雷利除了苦笑之外别无他法。不过，不知道是

这士兵团的指挥官慎谋远虑，还是他害怕遭到报复，说不定他才刚发现艾儿希多逃走的牢笼。无论如何，追兵尚未出动，这对维雷利是非常幸运的。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追得上，但是只有一试了。”

维雷利说完之后立刻开始行动。

隔天，维雷利发现了一位女性以惊人的速度朝东南方驰马而去，不消说，那是艾儿希多公主。

“如果说能追到算是偶然，那么能发现就是奇迹了吧？不过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风声也不见得多准吧……”

月光朦胧，维雷利观看一会儿之后不禁怀疑，但是会在这种地方骑马的女性除了艾儿希多之外不可能有别人。虽然说人的实力不能以外表来判断，但是……。

艾儿希多发现有马蹄声从后面接近，不禁大吃一惊，回头一看。

“那个文弱的家伙是谁啊？”

艾儿希多立刻冒出了直接的感想，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事。要是维雷利听到这句话，恐怕也只能够苦笑吧？的确，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厉害。如果他正经八百，那么看起来也顶多像个贵公子，吸引周围女性的视线，在艾儿希多眼里那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艾儿希多觉得没有注意的必要，赶路而去。

“请等一下！”

维雷利喊完之后，人已追到艾儿希多的后方。

“请等……”

“哼，罗嗦！”

艾儿希多打算让对方下马，以迅雷掩耳不及的速度朝维雷利砍去。维雷利虽然在这一瞬间拔剑阻挡，但是艾儿希多的臂力却远超过他的想象。维雷利的剑差点脱手，好不容易才挡住那强烈的冲击。接着，艾儿希多的第二剑往他的身体画了个半圆，维雷利以绝妙的角度出剑封住，并离开到艾儿希多剑锋所不及之处。

“好强的力道。个子这么小，力量竟然如此大……。难道是我太虚弱了吗？”

在维雷利怀疑自己实力的当时，艾儿希多也在心里吃了一惊，因为至今尚没有一个人能挡住她的剑。她以前的自信竟然被眼前这位像学者般的年轻人一扫而空。

艾儿希多虽然吃惊，但是精神上并没有太大的动摇。由于她认定维雷利就是追兵，因此只是闷声不响，朝维雷利砍出更强的一剑。

“请、请等一下！”

维雷利仍然说一样的话。

“我想投效沙拉夫·阿丁恩陛下，请收剑。”

维雷利说完后收剑入鞘，表示他没有抵抗的意思，但是艾儿希多的眼神里却丝毫没有消除警戒。

“我想投效沙拉夫·阿丁恩陛下。”

维雷利重复了同样的话。

“要是公主您能够替我美言几句，那是再好不过了……”

“哦？”艾儿希多这次则是以清澈的眼睛，有趣的问道：

“你为何要背叛祖国？”

“我没有那个意思。”

“什么？”

“我并没有背叛祖国的意思。”

“哦，所以呢？”

艾儿希多露出优雅的笑容看着维雷利。显然她对这情况很感兴趣。

“我只是想让邪教徒、蛮族这种名词从世界上消失而已。我想这才是拯救目前基督徒的唯一方法，这也是沙拉夫．阿丁恩陛下的目标。”

我也真会说好听话啊！维雷利在内心里还冒着冷汗。

“我很了解你所说的话，可惜我们的目的是将你们这些基徒从这世上一扫而空。只要基督徒死光了，那么邪教徒、蛮族应该就会消失吧！”

艾儿希多浅浅一笑，似乎在轻视维雷利。

“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如果您是说真的，那么我可能早已曝沙漠了吧。”

“哦！你的意思是你的剑术比不上我罗？”

“武勇并非我擅长之处。”

“什么？”

艾儿希多皱了皱眉说：

“如果你对武功没有自信，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效忠陛下？我可不能够推荐没有实力的人给我哥哥。”

“在武功上，只要有公主就够了吧？我想以才智、机智为陛下尽力。”

维雷利虽然不善于宣传自己，但这毕竟是少有的机会，不得不说大话。

“哦……”

“在个人的水准上，并不需要智略，但是人越多，其必要性就会越增加。我个人的才智虽然远不及陛下及公主，但是我有自信能够帮上一点忙。”

“你的意思是，陛下并不需要像我这种只有蛮力的人罗？”

“我没有那个意思……”

“哼，算了！我看你说的并不像假话，我就替你进言吧！你是否有贡献陛下的价值，到时自然分晓。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维雷利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艾儿希多以沈重的脸色思索着，没多久就想起和这名字相连的恶劣评语。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有名的白痴侯啊！有才智贡献别人的人为何会被说成愚蠢和懦弱的家伙呢？”

艾儿希多像天真的稚子在询问父母一般，维雷利只有撇嘴苦笑，没有回答。

“……你真是无聊。既然你是诸侯，那么地位就和我不样，不心说那些多礼的周到话，我可受不了。”

艾儿希多说完后，以优美的动作调了马头。

这个时候维雷利二十三岁，艾儿希多十七岁。两个人的年龄要追忆过去、沈浸在往事里还嫌太早。“ 你的意思是战争已经开始了吗？”

两个人在回沙拉丁那里的途中聊着。不过，不如说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艾儿希多正在和她旗鼓相当的维雷利玩斗智的游戏。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这么悠闲吧？”

“现在急也没用。我们到达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目前说不定正在决战……”

维雷利的声音很沈着。他的表情和演白痴侯的时候又不一样，看的人并无法感觉到他的才能。

“那么，你认为哪一边会赢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又不会拿你的猜测来当行动的方针，你不要想太多，有话直说吧！”

艾儿希多绝对不是无视相关情报，而倚靠感觉的愚昧者。不过她似乎颇喜欢听听那种直觉和想象。喜欢历史的人，明知对历史思考“如果”是无益的事，却会忍不住那种诱惑。这一点维雷利也很清楚，所以他并没有拒绝回答。

“现在是夏天，所以控制水的一方比较有利。如果耶路撒冷王国军仍然固执的认为占领高处比较有利，在山丘上布阵的话，只要包围他们，截断他们的水源；在这炎热的气候里，他们就得啃热沙了。”

维雷利眯着眼抬起头望向刺眼的太阳。他虽然不怕热，但是他暗紫色的眼睛似乎有点敌不过这烈日。艾儿希多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

“但是法兰克军也并非全是无用之才吧？”

法兰克是回教徒对基督徒的称呼。

“没错。那么还是向唯一的真神祈祷吧！”

如果艾儿希多是充满信心的人，那可能会因此不悦，但是她却没有留意维雷利的话。艾儿希多以乌黑的眼睛望着维雷利，维雷利则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向艾儿希多问道：

“我记得回教的戒律里，女性必须把脸和肌肤隐藏起来吧？”

他虽然没有看到艾儿希多的肌肤，但是艾儿希多并没有隐藏她那开朗的笑容。

“你可真清楚，没错。”

“那么公主是男性吗？”

“……喂，你的头脑是不是不正常啊？我并不是回教徒，不！事实上我也不相信神的存在。我觉得当初想出神这种概念，并把希望散播给每个人的人颇值得尊敬，但是我讨厌神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以及我自己要走的路的这种想法。”

原来这个人是勇者啊！一瞬间，维雷利心里掌管感情的部份闪过了一丝寂寞。这个人也许了解弱者的心，不过她一定很少有实际的感觉。身为强者一直是这个人的坚强精神支柱之一，这和善恶并没有什么关系。

维雷利虽然这么想，但是他毕竟不会读心术或者是千里眼，不可能正确的看出初次会面之人的心理。他们要互相了解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维雷利知道自己力量的界限，从来不曾自负。他没有把心思放在没有根据的想象。在下一瞬间，他就忘掉了自己的感伤，不再回顾。

“嗯……？那是……？”

艾儿希多不经意的回头往远方看去，而维雷利也往她视线所在望去，地平线上有沙尘冒起。那显然非自然所形成，再怎么乐观的瞧，也看不出远离的迹象。

“那些是要把我抓到君士坦丁堡的家伙。这里已经是回教徒的势力范围了，真是一群烦人的东西。”

“他们是鲁诺的手下吧？听说他手下的人没什么慈悲心，当然不会放过公主厚颜的回去。”

“原来如此。既然要死，不如选择有活命希望的一方。可惜我可没给他们抓走的道理，我们赶路吧！”

艾儿希多厌烦似地转过了头，摇曳的黑发似乎传出了神秘的芳香。

“反正就是要逃罗？”

维雷利笑了一下，跟在艾儿希多的后头。但是事情却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追兵在稍早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维雷利和艾儿希多，并且兵分两路，从西北和东南包夹两人，因此两个人很快的就被五十来人的骑兵包围。一边自信即使被追到也能突围，另一边则知道追不上就得送命，因此双方的差距自然越来越短。

“这下麻烦了。”

维雷利虽然这么说，脸上的表情却不一样。而艾儿希多也是张着小嘴打着呵欠，一点也没有紧张的感觉。

两个人的态度一定令末路穷途的追兵更感到脸上无光，一个像是集团领导的大个儿张着满脸胡子的嘴吼道：

“喂！那个小白脸！我有事要找你旁边的女人，你就先死一步吧！”

“等一下，如果有冒犯之处，我愿意谢罪，你放了我们两个吧？”

维雷利的交涉好像没有被接受。

“你是在浪费时间，这些家伙不可能会听你的话的。”

“说不定有什么万一啊！”

“你认为他们会突然大发慈悲吗？”

“你们两个在罗嗦什么！”

那男人知道自己被愚弄，吼了出来。

“你看，结果谈判还是破裂了吧？”

在维雷利要叹气的时候，大个儿手一把大剑袭击，欲将他四分五裂。维雷利的个子并不矮，但是对方的剑竟也几乎和他等长。维雷利人虽好，可不会慈悲到把命送给想要的人。对方的力道似乎连岩石也能轻易击碎，但是维雷利却从正面挡住了他的一剑。

“……？”

大国儿惊惧不已。这也难怪，除了精神超越常人，以及愚蠢至极者，没有人不吃惊的。

事实上，那个人的手下也都以惊愕的表情望着维雷利。

不过维雷利对付这大个儿可也不轻松。从体格看来，便不难猜想他的臂力，而他挥长剑的速度连艾儿希多也不禁发出感叹之声。他的力量虽然足以和维雷利匹敌，但是技术却远不及维雷利。不过三招，维雷利的白刃就以难以至信的速度令大个儿的长剑脱手而出。

“够了吧？”

维雷利露出疲惫似的眼神，收起了剑。胜负虽然已分，但是大个儿却仍然瞪着他，充满敌意。维雷利从这眼神知道，他已经令对方下不了台，这句话他不可能会听从。维雷利心想，这男人原本只会坦率地佩服比自己强的人吧？无大将之风的人是无法身为领导者的。

“罗嗦！喔啊--！”

这次大个儿拿了部下的剑，挥向艾儿希多。他明知不可杀她。但是却已失去正常的判断力。他露出极端愤怒的表情，以自认为最快的剑速劈向那令他蒙羞的女人，准备将之一分为二。但是下一瞬间，除了两个人之外，在场的人全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只有一招。大个儿只出一招，剑就被弹至远方，力道还把他震下马。

“……”

大个儿好像从噩梦中突然醒来，无法理解自己发生何事，只是呆呆的望着四周。后来他终于知道技不如人，便绝望的说：

“我输了，随你处置吧！要杀便杀。”

“哦，你倒也了不起，不打算以多欺少……”

艾儿希多浅浅一笑，似乎在佩服他。

“我可不想杀你这大胡子。如果你愿意让路，我就放你一马吧！”

“不过，若是你们放了我们两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吧？”

维雷利的声音并不沈痛，但稍欠往常的稳重也是事实。

“没错！但是至少我知道光这么些人，就算打也赢不了你们的。想想这些家伙，我宁愿选择让他们有活命机会的方法。”

大个儿露着宽大的背垂着头。维雷利知道自己猜对了，他可能就此退隐……一股情感涌入维雷利的心里。

“没有其他办法吗……？”

“你不必担心这个。”

维雷利难得露出认真的表情沈思时，有个年轻男子靠近他说。

“你是……”

维雷利看着他，也微微的吃了一惊，显现难得一见的表情。在维雷利和艾儿希多会面的前后，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件事。事情虽小，但对当事人却非当深刻。不消说，这人就是拉斯卡利斯。由于他让维雷利逃走，因此被叫到直属上司的面前。

“……这么说，你虽然发现白痴侯逃走，却眼睁睁的放过了他吗？”

“小的斗胆，那个人并非白痴。至少他在剑法上远胜于我。”

“别说了！”

“但是……”

“如果你这话属实，那你只是个胜不了那懦弱者的饭桶。如果你说假话，那就是故意放走白痴侯。怎么说我都饶不了你。”

拉斯卡利斯早就明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他仍然无法舍弃一切。这样我就得死吗……？想到这里，不自主的冒冷汗，涌出一阵阵口水。生理上虽然无可奈何，奇怪的是心理上却有股舒畅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你的才能不仅于此，如果你能抓回白痴侯，并且杀十个异教徒，那我就饶你一命。”

这个人是在开恩吗？拉斯卡利斯好不容易才忍住要爆发的怒气。

他的看法是--一滴基督徒的血相当于多数异教徒的命。这个人对基督徒虽然公正，但是心底却仍然有这种想法，那个人的话果然没错……。

“我知道了。”

拉斯卡利斯终于在心里决定，以轻松的表情回答：

“那么我立即出发！”

“好吧！还有一件事尚不知真假，听说沙拉丁的妹妹逃走了。如果那是真的，而你又能把她抓来的话弥补你的过失还绰绰有余。”

一定是那个人干的。拉斯卡利斯有个毛病，那就是会高估他所尊敬的人。现在他所高估的人就是那天他轻视的对象。讨厌拉斯卡利斯的人说他‘固执己见”，但是万万也不会想到对象竟然会变成维雷利！

据说后来被问及拉斯卡利斯的维雷利这么回答：

“他的个性说好听是善良，说难听就是单纯。这种性格在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利的。”

在他身边的艾儿希多则露出天真的微笑，说出她最拿手的讽刺话。

“哦，至少你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喜类啊！”

不必说，维雷利除了苦笑之外别无他法……。

※　　※　　※

“原来如此，不过你有什么好点子可以救这些人吗？有的话我很乐意知道。”

维雷利接受了前去投奔的拉斯卡利斯，没有丝毫不悦。长于才智之人，或者是自信甚深之人，常会以为自己的想法最为正确。因此很少会欣然接受他人意见，但这样的缺点维雷利却似乎丝毫也没有。拉斯卡利斯知道自己以前的判断错误，心想自为为何不早点去了解这个人。

“不，事情倒不是如此。我要来这里之前得到了一宗很可靠的情报。前两天，沙拉丁军控制了耶路撒冷北方的加力拉亚湖，湖边的哈丁山腰也已被陛下包围，大热天里断失水源的耶路撒冷王国军，除了国王集伊．多．琉西量之外，全都投降被捕。鲁诺恐怕也在其中吧！”

拉斯卡利斯的声音带着一点复杂的感情。到昨天为止还是同伴的一边大败，自己当然无法拍手叫好。

“嗯。这消息对他们虽然不是坏消息，但也说不上是好消息。他们虽然不必担心回去被杀，但是也无家可归了。他们既然让公主逃走，自然无法再委身拜占庭帝国。”

维雷利望着马头，思考了一会。拉斯卡利斯则问了一件虽单纯但却重要的事。

“沙拉夫．阿丁恩今后会如何行动呢？他会趁胜一举攻进耶路撒冷吗？”

“不，我想不会。虽然他可以一举冲进圣城，但是耶路撒冷易守难攻。如果攻击耶路撒冷，那可能会被其他都市的援军包夹。但是只要陆续攻陷其他都市，孤立耶路撒冷，城里的居民一动摇，要得手就不难了。”

“那么这些人……”

拉斯卡利斯看了看周围的男人。每张脸都浮视稍微的感谢，以及夹杂多数绝望的沈郁表情。他们明知会死，也无法舍弃家人及爱人逃走。

此时维雷利似乎想到了什么，打开眉结，向艾儿希多问道：

“公主说过，沙拉夫．阿丁恩陛下没有意思驱逐基督徒离开这地方吧？”

“我不记得说过这种话。”

艾儿希多有点意外，但是仍以沈稳的笑容回答，维雷利继续说：

“你们就暂时留在的黎波里吧！那里应该……不，绝对不会有战火波及。”

“你怎么知道？”

大个儿以惊讶的表情望着维雷利。

“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陛下不打算杀光基督徒，另一个是的黎波里伯爵的为人。他从来没有违背与陛下的约定吧？因此沙拉夫．阿丁恩陛下应该不会攻击的黎波里伯爵。”

拉斯卡利斯以景仰的眼光望向如此断言的维雷利。他觉得他似乎找到了平生第一个值得敬爱的人物。

“我懂了。”

大个儿当场缓缓的站起来。从他的动作可以感觉到他心里的想法--反

正原本就没有希望。

“我就照你所说的试试看吧！如果我们还能够活下去，那个时候再向你道谢吧。我叫裘尼梅，你呢？”

“维雷利。叫我白痴侯可能比较易懂也说不定。”

裘尼梅听了他的话之后虽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但是却好像了解了一切，什么都没说，率领部下而去。

“一群麻烦的家伙。”

“公主，拉斯卡利斯的事我也想一并拜托。”

“一个变两个也不怎么打紧。对了，你的预言倒还真准，吓我一跳喔！”

在艾儿希多的声音里，含着难得的称赞语气。但是维雷利并没有特别高兴。

“这只是偶然。无限的歧路里，我只是说出最有可能的情况而已，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意思和力量。”

维雷利虽然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其他的两人当看作是客套话。艾儿希多报以微笑，拉斯卡利斯则以佩服的眼光看他。维雷利发现之后，也觉得虽然不是他的本意，但也没有辩解的必要。

“如果哈丁山腰已经开战，那么我们离陛下的军队就没有多远了。你们两个最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哥哥可是世上少有的英雄。”

艾儿希多说完后以流利的动作收剑入鞘，转马向南。

※　　※　　※

艾儿希多料的没错，不久就看到沙拉丁的军队。拉斯卡利斯紧张不已，而维雷利则仍然是那付温和的表情。两个人静静的跟在艾儿希多的后面。

“啊，那是……”

看守的士兵原本以可疑的眼光看着三人，突然表情一变，惊叫出来。

“是公主！公主回来罗！”

“什么！”

一瞬间周围陷入欢喜的浪潮。

“干什么？还不快点禀报陛下！”

“太好了，公主您平安无事……”

有不少人感动得哭了。由于太过吵杂，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完全被忽略了。

“嗯，是这两个人救我出来的。对了，我哥哥在哪里？我想请他见这两人。”

“是这样子啊！真是失礼了。陛下现在正在巡视阵营，请到本营稍待。”

※　　※　　※

等到艾儿希多、维雷利、拉斯卡利斯进入沙拉丁的帷幕时，他已等在那里了。

“喔喔！艾儿希多，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维雷利、拉斯卡利斯，我替我这不知礼数的妹妹向你们道谢。”

由于实际上是艾儿希多自力逃出，因此维雷利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但是后来又觉得没有必要否定她的善意，因此接受了沙拉丁的感谢。重要的是，第一次见到的沙拉丁，和他的各种想象都不同。沙拉丁被称为圣将，是极少露面的英雄。维雷利当然不会认为他是个由这称呼可想见的眼光锐利，足以慑服对手，威风八面，令手下畏惧的人。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当初的想象

并不正确。

眼睛很慈祥。此时沙拉丁四十九岁，所以具备了这年龄所应有的稳重，但是令维雷利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慈祥的眼睛，以及眼神里那即使衰老也不会降低的热情。

“高大深奥，绝非我所能及……”

维雷利打从心里佩服。

艾儿希多看着跪在沙拉丁面前的维雷利，好像了解什么似的点了点头。

两个人好像。

如果问她说那里像，或许她也答不上来，但她就是觉得很像。她曾经奇怪，自己为何没有怀疑过维雷利，但是这时候她终于解开疑问了。

艾儿希多觉得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沙拉丁对维雷利的印象也一致。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沙拉丁虽然想无条件的接受他，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自己对多数人的责任，他有义务知道维雷利的才能和见识。

“前几天，我在加力拉亚湖周边攻破耶路撒冷王国军，当时抓到了许多俘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国王集伊以及托兰斯约旦领主鲁诺。维雷利，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置这两人呢？”

“鲁诺的罪孽深重，难逃一死。不过，重要的是应由陛下亲自斩首。如果陛下不在场，而交由属下行刑的话，那么陛下就没有资格当王了。”

这句话虽重，但是维雷利的表情却很坦然。连大胆的艾儿希多都不禁要替他捏一把冷汗，拉斯卡利斯则心不在焉似的望着他现在最信任的人的脸庞。沙拉丁令他身边的侍卫安静，命令他继续说。

“无论陛下的理想如何，都干涉了他国的历史。这对居上位的人说不定是无法避免之罪，但是陛下必须亲自为这行为负责。陛下今后仍将杀人无数，使其丧失喜怒哀乐，并造成更大的不幸。没有自觉的人就不必说了，无法忍受这责任感的人也没有资格称王。”

维雷利知道，沙拉丁早已了解这种痛苦的事。但是为让他了解自己的心，除了坦率的说出他的看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我的人格深度还没有办法达到什么都不说，就令对方了解的地步。此外，在各种人所聚集之处，也常常须要形式。

维雷利非常明确的传达了他的意思。后来沙拉丁自行处斩鲁诺，又说“没有国王制裁国王之法”而释放了集伊。

“你所说的话，我平常一直铭记在心。我虽对于做一个君王统治众人仍未有十分的自信，但我知道不能就此逃避。维雷利，如果有你这样的人帮助我，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你认为我犯了过错，直说不必客气，我一定会倾听你的话的。”

沙拉丁接受了他的大胆建言，毫不怀疑，这度量令维雷利非常佩服。维雷利在心里想着，连续等了十六年，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挥我力量的所在。

“维雷利，我想请你当艾儿希多的辅佐。艾儿希多虽然是我的妹妹，但做事却总是拼命往前冲。跟着她会很辛苦，你愿意答应吗？我妹妹一定会高兴的。”

艾儿希多扭过头去，但似乎非她本意。维雷利的表情不知是玩笑还是认真。

“我懂了。虽然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任务，不过我接受。”

于是维雷利开始协助这地表最勇猛的将军。

“陛下，至于拉斯卡利斯……”

“嗯。”

拉斯卡利斯恐惧的缩在维雷利的斜后方，沙拉丁则以温柔的眼睛看着他，嘴角浮现理解的微笑。

“拉斯卡利斯就配属在艾儿希多的麾下吧！”

三个人的组合在这瞬间诞生，每个人的才能都无他人可替代。

沙拉丁军之后的行动大致如维雷利的预测。军队如野火般地席卷了亚克、贝鲁特等都市，哈丁山腰之战后约两个月就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而每个人也都无法否定，这神速的行动大多仰仗维雷利的智谋。各将领也认可他的才智，称呼他为“公正（阿尔．阿帝尔）”，信任他的人格和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何处总会存在的妒忌小人却没有出现。维雷利能够令各种人信服的原因，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谦卑态度，以及他那丝毫看不出是当代智略高的温和表情。而维雷利与拉斯卡利斯也知道，这都是沙拉丁让他们慢慢亲近人心，就像是道德观念般渗透的缘故。事实上，没有人曾这两个基督徒另眼看待。

※　　※　　※

“这么坚固的城墙，就算是你的骗术也派不上用场吧！”

对维雷利讽刺的美女，不必说也知道是谁。

“如何？投降了吗？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吧？如果一星期内无法攻陷，那你就要当我的对手。”

从两人的话看来，他们似乎利用进攻耶路撒冷的机会在下赌注。正经的拉斯卡利斯虽然愁眉深锁，但这件事却成为士兵间的话题，大家都在赌哪方会赢。由于一般士兵都很喜欢他们两个，因此双方各有一半的支持者。

“可惜我赢定了。这样赌注就太不公平了。要是我赢了，可以得到什么？”

“如果你赢，我就当你练习的对手吧，别忘了感谢我。”

“……总之，向陛下献策去吧！”

维雷利面露困惑的表情慢慢起身走向沙拉丁的帷幕，但是意外的看到某人，停了脚步。

“陛下……”

维雷利看到的就是沙拉丁。

“何必劳您亲自驾临，我去见您就行了啊……”

“不，到处散步也是我的兴趣。你好像有必胜的方法，我很想听听。”

“……您听见啦！”

“嗯。不过‘阿尔．阿帝尔’，你可不要做出攸关性命的危险赌注喔！”

艾儿希多鼓着脸颊，似乎在抱怨什么，沙拉丁看了她之后愉快的笑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维雷利，如果你有什么主意，直说不必忌惮。”

“是的。但是我的计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陛下要放了耶路撒冷里的所有基督徒。”

“我原本就没有加害他们的打算。”

“但是现在耶路撒冷里的人们却不知道。大家害怕被占领后全都难逃一死，因此城墙才会更形坚固。所以只要把陛下的想法传达给城内的人……”

“让城门由内侧打开吗？”

艾儿希多插了嘴，似乎不赞同。

“事情会那么顺利吗？说不定对方反而会认为这是陷阱而更加警戒。”

“嗯。为了有现实的味道，所以得要求每个人缴交几枚金币。”

“赎金？那不是只有富有的人可以获救吗？”

艾儿希多以愤慨的表情责难着。沙拉丁一直望着维雷利，什么都没有说。

“不！令人汗颜的是，耶路撒冷枢机主教等在高位的圣职者们都堆积了巨大的财富。由于他们平日都向民众传播神爱，因此应该会用这些钱让贫穷者支付赎金。就算他们瞒着众人自行逃出，他们也会留下堆积如山的金钱吧？到时再拿那个当贫穷者的赎金就行了。”

“原来如此，我懂了。就采用你的计策吧！”

但是当时在场的三个人却没有发现维雷利的计策里有项重大的缺陷。说缺陷可能太过残酷，毕竟像他们这样的人，无法了解人心的丑陋。

※　　※　　※

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打开了。

但那却不是经由民众的手。

陆续出现在城门的是推着一车车金银财宝，露出丑恶笑容的高位圣职者。

“这个时候还是钱最好用啊！哇哈哈哈。”

“就是啊，为了预防万一，应该先积存金钱，而非力量。这可说是我们智谋的胜利吧！”

维雷利一瞬间木然，接下来涌起了快令他昏到的强烈愤怒。这些人没有羞耻心吗？在陛下的宽容面前，他们没有丝毫谦卑的感情吗？

高位圣职者夸耀着从沙拉丁的军队间离去，他们看到维雷利愤怒的眼睛后并没有害怕，而是报以丑陋的嘲笑。

剩下来的只是被吸光财富，以恐惧的眼神望着伊斯兰士兵的无数贫民。

我错了。那是我的愚蠢造成这么多不幸。维雷利的愤怒袭向自己，腐蚀了他的理性。

维雷利顺手拔剑，想追杀离去的圣职者们。阻止他的人是从刚才就一直担心地望着他的拉斯卡利斯。

“您不能去。如果您违背约定杀了他们，那只会给陛下添麻烦。请恕我直言，您必须对这些留下的人负责，别介意那些人的事了。”

“但是……”

“拉斯卡利斯说的没错。”

在维雷利背后以忧虑的眼光看着他的，就是美丽的讽刺王。

“你要自毁前程我管不着，但是我不允许你污染了陛下的圣名。”

艾儿希多的话没有半分留情。但是这反而让维雷利的愤怒平息下来。

“……对不起。我太拘泥于自己的愚昧想法，连今后应该做的事也忘了。”

维雷利喃喃的说着，似乎只是说给自己听而已。他的表情虽然恢复往常的稳重，但是眼睛里却留下了谁也看得出来的疲惫。

※　　※　　※

隔天，沙拉丁和其麾下的诸将领集聚在不怎么宽阔的房间里，商讨今后的对策。但是身为客臣的维雷利却没有出席。

“我们没有办法养那么多的俘虏，应该立刻释放他们。”

抢先在诸将领之前开口的，是从黑人奴隶一直爬升到将军地位，名叫

雷瓦尼卡的男人。

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第一次见到他时也吃了一惊，但是没多久就消除了疑虑，因为他的勇猛和冷静的判断力远非其他将军所能及。

“但是既然已经宣布赦免交出赎金的人，如果平白放了大家，那么各国可能会轻视我们连俘虏也照顾不了，对我们这伊斯兰盟主的信赖也会消失吧？”

之后议论百出，结果还是没有结论。

对这不知何时终止的会议划下休止符的，却是过程里几乎没有发言的公主。

“陛下，我有一计，是否能将俘虏全交给我处置呢？”

沙拉丁望着他年轻的妹妹，有点吃惊。她现在和平时的艾儿希多不一样，美丽的容貌里似乎没有任何感情。

但是沙拉丁却好像想到了什么，接受了他妹妹的建议，令诸将领解散。

诸将领离去之后，独自留下的雷瓦尼卡察觉了一切。

“我懂了。我懂了……”

他似乎看到沙拉丁的言词充满苦涩，然后淌出鲜血。

※　　※　　※

月光由窗户洒入走廊。艾儿希多伫立望着窗外，似乎因长时间的会议而感到疲倦。她现在看起来像是清冷月光的雕像，那似初夏太阳般的活跃感已经消失。或许这才是她原本的面目。维雷利虽然发现艾儿希多和往常不一样而暂时在旁观看，后来还是走到她身边说道：

“会议的事我听说了。虽然有好顶罪，国家的颜面也不可能丝毫无损。”

艾儿希多并没有问他为何要如此说。这两个人之间并不需要礼貌性的问话。

“我才不是为了那种无聊的东西。我话先说在前头，我可不是为了袒护你，只是……”

艾儿希多以优美的动作指向窗外。

“那些人和我们以及圣职者的想法一点也没有关系。”

那是哈丁山腰之战所产生的一群孤儿，前几天艾儿希多在入城之际发现了这群孤儿。她明知自己无能为力，心里那股想要尽力的感情还是让她靠近了那群孤儿。但是艾儿希多所面对的却是充满敌意与害怕的阴暗眼神。她叹着气打算离开时，却被孩子们猛扔石头，这一切维雷利都看在眼里……。

“而且我不是陛下的亲妹妹。”

艾儿希多若无其事的说出了她的秘密。

“我小时候住的城市非常平静，那城市的名字就叫和平。但是和平一样逃不过战火的蔓延。在我五岁生日的夜晚，一群粗暴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我看到妈妈和哥哥烧死在火里，我觉得我的力量实在太小了……”

艾儿希多绝对不是会乞求别人怜悯的人。事实上，最重要的事她却略去没说，原来她是先帝努尔丁的女儿。努尔丁死后，打倒努尔丁之子阿尔．沙力夫（也就是艾儿希多的哥哥）自行即位的人就是沙拉丁。此时维雷利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实，但是他知道艾儿希多心里的痛苦，也令他想起了以前的感伤。

“在残酷的暴风过去之后，军队首领，也就是现在的陛下进了城。陛下虽然严禁烧杀掳掠，但是仍有部份的士兵违抗。我虽然听说陛下亲手杀了他

们，但是对当时五岁的我而言，那样一点安慰的效果也没有。

我恨他，拿起了掉在地下的短剑要杀他。不用说，当然是失手被擒，让他身边的士兵绑了起来。我至今还忘不了陛下那悲伤的眼神……。陛下对待俘虏虽然公平，但仍然不忍心看着年幼的少女被斩首，不久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当了公主。”

艾儿希多寂寞的看了维雷利一眼便离去，维雷利则木然立于当场。

“她虽然不是陛下的亲妹妹，但仍然是公主，身为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的地位也仍然不变。但如果是新加入的我……”

在月光洒入的走廊里，维雷利望着窗外，下定了决心。

※　　※　　※

“事情果然如此吗……？”

沙拉丁聚集了心腹商议，脸上掩不住苦恼的神色。曾经是他得力助手的男人，擅自解放了集中一处的俘虏集团。

“我军信赏必罚，有罪一定得处分。就算是新来的维雷利也没有例外。”

“但是，你不觉得他的才能太可惜了吗？”

雷瓦尼卡以痛苦的语调，替在场所有的人说出了心中的话。

此时沙拉丁沈重的开了口。

“罚维雷利永不得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从沙拉丁的话里，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有如处斩儿女的父母。

“同时任命艾儿希多为亚克的守备队长。”

原来如此。被耶路撒冷放逐的人，仍然拥有身为他处驻地将军的自由。雷瓦尼卡对沙拉丁的决定虽然吃了一惊，但他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大将仍是事实。

“听说你又被国家驱逐了。被讨厌到这种地步，你也真是厉害啊！”

艾儿希多的表情里已经又见到阳光了。她的内心深处总是积极的。

“真没想到，陛下并非只讨厌我一个人。你不是也被赶到这里来了吗？”

从前几天开始，维雷利对艾儿希多说话就不把自己地位降低。事实上他们的身份原本就一样。对这件事感到高兴的似乎还是艾儿希多。

“我有重大的任务，和你可不一样，这就跟你我的年龄差得一样远哟！”

“……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年龄有差得那么远啊！”

“哼，你可是快到中年的人了，怎么会差不多呢？”

“……中年吗？”

维雷利口中念着，这句话似乎给了他一点打击。艾儿希多看了不禁莞尔。

“在亚克我会好好的使唤你，你可要有所觉悟。不过最近拉斯卡利斯比较派得上用场吧？”

“……”

冠绝当代的智者维雷利，这时候却对艾儿希多的讽刺毫无招架之力，立刻认输。不过维雷利非但不以为苦，甚至可以说刚好相反。

“老实说，亚克的守备很麻烦。耶路撒冷王国的余党瞄准的目标可能就是这里。如有万一，还可以从海上逃走。麻烦就交给拉斯卡利斯，我还是享乐吧！”

维雷利虽然不经意地想拒绝任务，但是他仍然不得不想起将来的困难。耶路撒冷被占领后，第三次的十字军一定会再度组成。而且英格兰有理查狮

子心王，法兰西有菲利涌尊严王等盖世英雄。我能够敌得过这两个人吗？光一个就不知是否能赢，这次却是对付两人。别说赢，要不输都很难了。

但是维雷利看着眼前开朗的笑容，心里的阴霾也似乎消散了。

“有那么困难吗？只不过是些余党，要维持攻势并不难。”

“你说的没错，但是光维持攻势并不够。如果不在狮子心王和尊严王到达前把他们击破，那事情就会很麻烦。所以说，必须在短期间内清除余党。”

维雷利这番话的目的在提高艾儿希多的危机感，但是却被她一眼看穿了。事实上要打赢当地的法兰克军并不难，犯不着全由亚克守备队在应付。因此艾儿希多也几乎完全无视维雷利的话，继续发问：

“我听过狮子心王和尊严王的风声，但是风声和实际并非总是一致，说不定他们很昏庸呢！”

“这么大的风声不太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他们至少有足够的才能才可以成为传闻。”

“哈哈，又有一个愚昧的家伙被政治的宣传骗了。”

“……不必你管。”

两个人继续这种无害无益的争论，离开了耶路撒冷。维雷利的预料没对也没错。由于哈丁山腰之战法兰克军受创甚重，因此数年内还无法组织军队。之间亚克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件之外，非常和平。而这一连串的小事件有一半以上是和爱闹事的将军以及懒惰的副将有关，这也是拉斯卡利斯最头痛的地方。

在哈丁山腰之战后的第三个夏天，亚克还是一样和平。和三年前不一样的是，城外被法兰克军所包围。但是城内仍然没有紧张的气氛，这是因为实际上被包围的不是亚克，而是法兰克军。法兰克军虽然包围了亚克，但沙拉丁的军队却反过来包围了法兰克军。亚克可以从海上补给，发生万一的话还可以从此逃脱。在长久的包围之后法兰克军已经被惫至极，溃败而去只是时间的问题。

“时间也差不多了。”

正从窗户垂着钓竿到地上的维雷利，张开闭着的眼睛低声自语。当初艾儿希多对这奇怪的样子抱怨不断，但是当她知道这个样子竟然拥有能够让士兵安心的莫大力量之后，再也不说二话。根据拉斯卡利斯的说法，这也是维雷利的计算之一，但是从她的眼睛看来，怎么袒护他也只能够说他懒惰。她的说法是，“ 那是十六年来的毛病还没有根除的证据 ”。但是维雷利显然并没有懈怠。士兵们之所以没有大的骚动，军心也没有动摇，几乎都是他的功劳。

只不过是他发呆的样子留给艾儿希多的印象比较深刻罢了。

“包围的军队这几天就会崩溃吧！”

根据陛下军队的消息，理查狮子心王、菲利浦尊严王所率领的十字军终于到达拜占庭帝国了。目前的法兰克军虽然有点焦急，但意外地撑到了援军的来临。

“维雷利大人，您偶而也该练练剑吧？ ”

不怕死的维雷利这三年来未曾握过剑，拉斯卡利斯实在看不过去，所以劝他动动身体。

“但是我没有对手啊！你总是忙着训练士兵，处理杂物等…… ”

让拉斯卡利斯这么忙的也是维雷利，他说这话实在很厚脸皮。

“不是有公主在吗？您竟敢说连公主也不是您练剑的对象？”

“……你想杀我啊？我为了安全，每天都小心着别惹她生气挥剑砍我呢！”

“如果那是真的，我也不会这么辛苦了。惹公主生气的不都是您吗？她的气话中没有一次不出现您的名字喔！”

“那个人醒着的时候不是生气就是笑，怎么能说是我的错呢？”

被他们用来当谈笑对象的美丽公主此时突然出现在维雷利的房间里。两个人同时闭口不语，房间里充满着奇怪的沈默。

“喂，事情不好了！”

艾儿希多的眼里没有玩笑的神色，两个人立刻打起精神。

“海上突然出现了狮子心王和尊严王的舰队。”

“白痴侯，让我亲自试试你的智谋是否如传说中的厉害吧！”

传闻总是容易被加油添醋。传到狮子心王耳中的维雷利是个使用残虐不道伎俩的恶魔。

理查当然不是相信这种传闻的傻瓜。他虽然是年仅三十来岁的国王，但是眼光炯炯有神，才能弥补了他的经验不足。

“首战是我的胜利，你能够扭转这不利的情势吗？白痴侯！”

理查指的是他得到情报后，一举切断敌人补给路线的战略胜利。而且他知道，战略胜利是得到完全胜利的最短途径。

“为何不早点冲进亚克呢？快点杀光那些夺去我一切的邪教徒！”

以尖锐的声调责问理查的人是耶路撒冷枢机主教。在他逃离耶路撒冷后，被维雷利所放走的俘虏袭击，差点就丢了老命。他把责任归咎于十字军，为了报一己私怨，便投靠理查。

“时机尚未成熟，枢机主教大人。除了沙拉丁军的关系外，须调整补给。”

“你在说什甚？有真神保护的勇者们在战斗时怎么会知道肚子饿呢？你竟然敢亵渎唯一的真神！”

理查并非敦厚的人。在他的生涯里几乎都是战争，而且他也好战，与其说他是国王不如说是一介武夫。他之所以不敢杀这个宗教狂，原因是恐惧教宗的存在。要是教宗接受谗言，驱逐他的话，那可不是他自己一人毁灭就可以了事的。

“总之我们还须要一点时间。士兵们不停地赶路已经有点累了，而且这出好戏延后些，不是会更精彩吗？”

理查对自己这番丑恶的话不禁皱眉。

“原来如此，你说的对。但是一定要把那个可恨的白痴侯活捉到我的面前来，我要用这个世上最残酷的方法杀了他。是用热铁棒从脚尖慢慢的烫死他好呢？还是把他推落到一大群蛇里好呢？或者用……”

耶路撒冷枢机主教的话和舔嘴声交嘴，不禁令人恶心。蜗蝓如果会出声，一定跟这声音一样。

无论如何，理查依照他事先与菲利浦淡妥的计划迅速行动。菲利浦尊严王摆阵于土伦山丘，遮断了亚克东门的道路。土伦曾经是当地法兰克军的基地，现在法兰克军改守亚克之北。理查自己则防备东南不远的沙拉丁军，好不让他冲入亚克解围。此外在西南方的海上则以舰队切断了补给路线，可说是完美的包围军。

※　　※　　※

可说是乐观主义化身的艾儿希多一旦认真起来，效果可非他人所能比拟。连豪情万丈的维雷利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在寂静了一会儿之后，拉斯卡利斯首先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怎么可能！他们哪来的舰队……？”

“船就在眼前，还怀疑什么呢？总之事情麻烦，不得不借助那位食客了。”

艾儿希多的豪情更胜维雷利，但她却看着她最信赖的副将，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被骗了。战舰可能是他们从维尼吉亚那里借来的。”

维雷利的表情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过去的事无所谓了啦！我想问的是今后怎么办呀？”

“现在的状况可不是极易能解决的，不过我也不是没有胜算。”

“哦，‘阿尔．阿帝尔’，说说你的胜算吧！”

“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维雷利的话虽然抽象，但是艾儿希多依然了解。不过在旁的拉斯卡利斯露出有点讶异的青情，所以艾儿希多半说明半问道：

“狮子心王和尊严王是潜在的敌人，只不过是在教宗的面前假装合作而已，所以说不定有缝可钻。问题是，两个人之间的缝隙是否宽到三千守备军能够通过？”

“我现在要想方法扩大这条缝。”

不知为什么，拉斯卡利斯很佩服维雷利所说的这番话。只要听到维雷利那柔和的语调，他就觉得好像再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不过维雷利要是听到自己这么说，不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吧？拉斯卡利斯一想到此，便在嘴角浮现笑容。

在狮子心王和尊严王完成包围阵线的几天后，维雷利还是老样子，坐在窗前垂着钓竿。

在他想不出决定性的方法时，天已经黑了。他伸腰起身，打算去看看军队时，有个士兵出现在他房间。

“维雷利大人，刚刚我们抓到了一名可疑的入侵者，请问要如何处置？”

“既然是入侵者，总是可疑。但这种事我交给拉斯卡利斯，你去问他吧！”

“人已经带到拉斯卡利斯大人那里了，但是那人除了让我见维雷利大人之外，什么都不肯说。”

“……好吧，带那人来我这里。”

维雷利一想到拉斯卡利斯那劳碌命的脸，就忍不住想笑。

“那个入侵者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您亲眼看最快。”

那位士兵慌慌张张的离去。

维雷利看着那神情奇异的士兵，虽然觉得奇怪，但等到不久后几个士兵带着那入侵者前来的时候，便一切了然于胸。维雷利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小个子的少年，但后来立刻发现她是女扮男装。她虽然说不上是绝世的美女，但是看到的人无不为之精神一振，这也难怪士兵们不知如何处理了。

“让我见一个叫维雷利的人！我才不想见这种文弱的家伙！”

维雷利除了苦笑之外别无他法。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吃这些顽皮姑娘的苦头。他看着那女孩的碧绿眼珠，心想要是艾儿希多听到这句话，一定会眉飞色舞。

“我就是维雷利。你为何冒着危险来见我呢？我以前没有见过你吧？”

那少女露出明显的怀疑眼神看着维雷利。这也难怪，传说中的维雷利已经被夸大扭曲，早就和现实脱节了。

“我听说维雷利是个手可及云的巨汉。叫他本人出来！如果你还想说本人就是你，那就拿出证据来！”

她比想像中还要泼辣。光是这点，就足够和公主一较高下吧？维雷利想到这一点不禁又苦笑，不过这次笑的意思和刚才有点不同。

“如果维雷利是传说中的巨汉，就不可能选我这种人当替身了。我虽然只是替身，但是你所说的话，我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告诉那个维雷利，所以你告诉我也是一样的。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的名字还是一样。”

“我说的话你一定会传达给维雷利吗？”

“……一定。”

维雷利觉得再辩也是无用，因此死心似地轻叹一声。

“那么我就说吧！”

绿眼珠少女所说的话成功的吓到了维雷利，也打开了他这几天的愁眉不展。

“两天后的夜晚，我会禀告维雷利大人，要他去找你的。”

维雷利很满足的开着玩笑。在送走了那少女之后，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

“大致上虽然已经拟定了……但是执行阶段还是必须和那家伙商量。”

维雷利这么说着，离开间准备去找拉斯卡利斯时，他却自己出现了。

“维雷利大人，那个女的是谁啊？听说您放她走了。”

拉斯卡利斯可能在听到他释放了那入侵者之后立刻赶来，因此呼吸有点乱。

“你可真是劳碌命啊！我刚好有事要和你谈谈。”

“……这样如何呢？如果你认为着手会产生破绽，或未免太不符合实际，直说不必客气。”

维雷利对拉斯卡利斯处理事务的能力抱着极大的信心。两个天才彼此虽然有距离，也常常激烈争论，但他们的才能却能配合得天衣无缝，可说是缺一不可。

“……不！或许时间上会有点麻烦，但应该有办法吧！”

我的任务就是调整他大纲计划的细部。这时候的拉斯卡利斯可说是深信不疑，欣喜的接受了这项任务。

“不过半夜里偷偷的会晤女性，要是被公主知道，那就糟了。”

“她一定会大发雷霆吧？”

维雷利高兴的笑着。拉斯卡利斯觉得这笑容如艾儿希多开维雷利的玩笑时一模一样。原来这两个人这么相似啊！拉斯卡利斯突然想到了这点，不知为什么，有种幸福的感觉。

※　　※　　※

两天后的深夜，两个人影偷偷的从亚克城门溜出去。不必说，那是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

“之后我仔细思考了一番，您不认为这可能是个陷阱吗？”

“不，应该不会。”

维雷利的声音带着自信。

“能向您请教，您的自信是从何而来的吗？”

“那是我的感觉。”

“……被称为智者的人似乎不会说这种话才对。”

拉斯卡利斯虽然说出了一般的看法，但由于他内心也否定了陷阱的可能，因此也就不再提起。他的想法是维雷利不可能连一个少女的虚实都看不出来。

“对了，结果您还是没有对公主说这件事吗？”

“昨天我说了。她气得责问我是不是她的情夫，还说她也要来。我百般解释，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她现在一定大为光火吧！往后的事就交给你了。”

“这，惹公主生气的是您啊！别把烂摊子交给我来收。”

拉斯卡利斯真的打从心里害怕，因为他最清楚艾儿希多为维雷利发怒时的恐怖。他知道愤怒的公主曾经空手折断过好几把剑……。

两个人谈论间，来到了只有两百人的集团旁。法兰克军此时守北方，而这小队人马离法兰克本营还有点距离。如果那少女的话不假，那这小队的队长是……。

“嗨，好久不见，我终于可以还你的人情债了。”

满脸大胡子、豪爽的声音，原来他就是三年前袭击维雷利和艾儿希多的大个子。

“我和我的手下两百人，全部愿意为你效命。露易西，别在那及呆，出来打声招呼啊！”

在裘尼梅旁发果的少女，就是两天前出现在维雷利那里的人。说来虽然让人难以相信，但这两人竟然是兄妹。

“哥哥你真坏。你说维雷利就和传说中的一样，一见到他就会知道的呀！”

名叫露易西的少女慌忙的对她的哥哥问罪，当她发现维雷利看着她时，不禁面红耳赤，连忙说道：

“上、上次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就是维雷利大人……对不起！”

少女那低头狼狈的样子实在令维雷利好笑，使得他不禁想开开她的玩笑。

“我不是对好说过好几遍，我叫维雷利了吗？”

“……对不起！”

“哈，开玩笑罢了，你不必介意。言归正传吧！拉斯卡利斯，拜托你了。”

“遵命。”

拉斯卡利斯回答后，开始替维雷利向裘尼梅等人说明。

“首先要请你们帮忙的是散播假情报。两个星期后的夜晚，你们就说亚克里的基督徒俘虏脱逃并在城里放了火。但由于亚克里没有俘虏，所以要由你们的人扮演。我会令城内极度混乱，使你们有机会脱逃，好使对方相信。还有，对驻守东方的菲利浦尊严王也传播一样的情报，只不过我要令这方怀疑情报。北方的军队是乌合之众，要让他们相信假情报很容易，但要欺骗尊严王就很难了。”

“那么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裘尼梅以困惑的表情问道。

“当北军为这情报雀跃而攻城之时，维雷利大大将用计令对方陷入混乱，所以你不必担心。至于东方的尊严王一定会看出这是虚假的情报，害怕这是个陷阱而不敢袭击东门。当他知道北门败北，怕我们趁机脱逃，一定会赶来

北门。于是我们从尊严王的后东门突围，他即使留下来，数量也必然不多。”

“原来如此，我了解了。我们只要散播谣言说城内就要大乱便行了吧？”

这男人恐怕一点也不了解吧？维雷利于是再度叮咛他。

“没错，但是你们最要注意的是，谎不可以撒得太虚假，好让尊严王看出来。传到北、东军的假情报必须要同样可信。我要利用他们两者的智力差别。要是你们故意让尊严王怀疑，那反而会令他起疑的。”

“我说过我了解了。”

“那就好……。露易西，这男人就拜托你看着罗！”

“咦！啊，是的！”

维雷利知道他妹妹的理解力比她哥哥还好，因此把这件事交给了她。不过露易西似乎比他想像的还高兴。维雷利看了之后放心不少，便笑着离去。

“真是奇怪的家伙。没想到他竟然毫不怀疑的相信我们的话，半夜里跑了来。那家伙事实上会不会是个傻瓜啊？真是个怪人。”

裘尼梅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很喜欢维雷利这个人。像他这种粗野的男人称赞别人，就会说成这样。他的妹妹露易西虽然不是不了解，但仍然正经的对她的哥哥生气说：

“他很了不起，别说他的壤话啊！”

露易西的态度令裘尼梅的大个子缩了缩。裘尼梅心想，只不过几天，维雷利就感化了他的妹妹，他的魅力真是不可思议啊！

令裘尼梅这种莽汉佩服的人终于回到亚克。当他到达城门时，守城门的士兵却没有半个人影，当维雷利和拉斯卡利斯正觉惊讶时，一阵怒吼声突然从天而降。

“你这奸夫！你还有什么脸回来！”

维雷利和拉斯卡利对望了一眼，叹息了一声后，逃命而去。

※　　※　　※

除了些微的麻烦外，时间就在顺利中过去，作战当晚终于来临。拉斯卡利斯虽然故意挑在新月之日，但天空非常阴暗，他的努力结果并没有意义。不过这天仍然是大好的行动之日。

“好，按照计划在各处点火，然后从内侧打开北门！”

艾儿希多那美丽的声音令人想起了竖琴演奏的旋律。易冷易热的她早已忘掉了过去的愤怒。实际上维雷利在城里四处逃的日子也只不过一天而已，所以这性格对她本人或者是对别人而言倒也乾脆。

“不过事情会照你想像的那么顺利吗？我虽然不太清楚尊严王，但他的才能不可能会输给你吧！”

艾儿希多小声的向维雷利问道，不想让士兵们听到。

“这是利用我的能力不及尊严王的计策啊！这一切都以尊严王能够看出我们散播的情报为前提。而且……”

“而且什么？”

“自从我服侍陛下以来，已经有两次失策，总不能够再给他添麻烦了吧！”

维雷利一露出难得的认真表情，艾儿希多就避开他的视线往北门看去。这样的表情她总会避开，因为有种不是悲伤也不是同情的感觉会扰乱她心里的平静。

此时北边的呼喊声达到极点，终于从城门外涌入大量的士兵和军马，宛如一群没有约束的军队。城门虽然打开，但是却没有半个勤劳的士兵登城

墙。一切果然如维雷利所预料的，在城门附近一片杂乱。

“你的诈术有时也很珍贵嘛！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可以获得胜利。”

穿过城门的一片人海为了寻找破坏的对象，开始在门内乱成一团，但是艾儿希多和维雷利的表情仍然沈着不惊。

在怒号和呼喊声中，无数的士兵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是四处奔逃的人们，也不是堆积着金银财宝的宫殿。对他们而言，应该说是空无一物吧？从后头陆续涌入的士兵看到的只有火把下一片阴暗的“墙壁”而已。比较机伶的士兵恐怕也发现了左右有墙壁的存在。

“奇怪，难道是陷阱……”

在一大群士兵开始怀疑时，有个士兵叫了出来。

“是油啊！地面上答答的不是水，是油啊！快点灭了火把！”

在那惨声叫令士兵们陷入恐慌的瞬间，艾儿希多一声令下，墙壁上突然出现一队持弓的士兵，对这些入侵者射出箭雨。

“是陷阱！快点撤退！”

从各处传来的怒吼一点意义也没有。城门后陆续还有士兵冲入，与想要撤退的人马乱成一片，自相残杀的悲惨光景层出不穷。

“用火箭的话效果会更好，你也实在太好心了！”

“我们既然要弃守亚克，就不必做无谓的杀戮，只要令他们无法再战便行了。现在要紧的是往东移动，我很担心尊严王的动向。”

艾儿希多对他笑了一下后，如维雷利所说的集结人马朝东方开始移动。

之后不久，维雷利和艾儿希多驱马赶路时，一位女性突然出现在路中央，原来那是露易西。虽然不知她从何处冒出来，但这种时候她似乎特别有才能。她所带来的情报重要至极。

“维雷利大人，事情不好了！”

“事情不好，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冷静点，慢慢说。”

在旁的艾儿希多虽然以不太友善的眼色望着露易西，但是维雷利仍然命她继续说下去。

“狮子心王朝这里来了！”

“什么……”

一向沈着的两人也突然说不出话来。

“难道陛下那边出漏子了……”

“卑鄙的家伙，竟然利用陛下的宽宏大量。”

两个人立刻从一时的惊愕里醒来。两人虽然发觉了同样的事，但是感想却不一样。无论如何，这是维雷利第三次的失策。

※　　※　　※

维雷利和艾儿希多推测狮子心王来袭的理由为下：

在亚克之战两日前，一个脸色苍白身材削瘦的年轻人来找狮子心王。此时狮子心王正单独防守沙拉丁的突袭。这人和维雷利不同的是，每个见到他的人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有胜过他的才能。只要有些微识人能力者，就不得不注意到他那非比寻常的锐利眼光。原来他就是法兰西国王菲利浦尊严王。

“什么风把你吹来这里的啊？听说亚克还没有陷落吧？”

理查的声音丝毫没有善意。实际上他个人对菲利浦厌恶至极，因为菲利浦和他可说是完全相反。

“这么说太见外了吧？我听说你正与沙拉丁苦战，特地赶来给你忠告啊！”

“可惜你的忠告应该没什么用吧！哪有什么计策能赢得了号称沙漠无敌手的沙拉丁呢？”

“这不是赢沙拉丁的计策，而是可以不必和他打的法子。”

尊严王的眼里射出冷酷的眼光。那异样的视线似乎可以把人在一瞬间里冻结。而理查的眼睛则是能把对手燃烧殆尽，两个人可说是刚好相反。

“哦……”

理查虽然也重视战略上的胜利，但是他认为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是最高的荣誉，也难怪他会讨厌喜欢阴谋策略的菲利浦。依理查的逻辑看来，维雷利可能也是个使用卑鄙策略的胆小鬼。维雷利与菲利浦两者在不好战这一点虽然一致，但是两个人的作法却有很大的差异……。

“好吧！既然是尊严王的忠告，我就洗耳恭听！”

“在我说之前，我想请教你一件事。你认为沙拉丁打这场战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你也知道，当然是挽救快陷落的亚克。”

菲利浦对理查的回答报以冷笑。

“不对，对沙拉丁而言，亚克这城市无关紧要。在我们到达之前，那个叫白痴侯的家伙就已经令市民们离开了。沙拉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驻守亚克那些人的命而已。”

理查努力着不对菲利浦那傲慢的态度生气。他为了获得王位，曾经跪在小他八岁的菲利浦之前誓言服从。这虽然是莫大的耻辱，但是他之所以能当王，也是因为菲利浦的帮助，因此他不得不压抑怒火。

“那又如何呢？”

“你还不懂吗？你可以用亚克守备兵三千人的命要求沙拉丁撤军，以及亚克的支配权。

之后你只需率兵前往亚克便行。他们可能会布下最后的脱逃阵仗吧？杀了他们也是正当的防卫，沙拉丁应该无话可说。”

理查不禁心寒。利用别人的宽容精神，这是多么毒辣的手段啊！

“我赞成向沙拉丁提议暂时休战，但是没有必要特地杀了亚克的士兵吧？只要向他们传达我等的意志，不违抗就放条生路，如此才是上策。”

“这点我也清楚，但这可是耶路撒冷枢机主教大人的意思。”

又是他！狂热的信仰真是可怕。就算是正经的人，只要被侵蚀日久，也会变成那样吗？不！我绝对不会那样……。

但是理查可没有意思放弃自己的地位去救敌人。结果他发誓遵从菲利浦的建议。菲利浦离去后，理查望着自己在夕阳下的长影，突然寂寞的叹了气。

“白痴侯也完蛋了吧？真是太可惜了……”

他喜欢战斗，而能够匹敌自己的强敌则不可缺少。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具有这项资格的人。

但是维雷利还未死去。

理查派使者前来议和，令沙拉丁军产生了莫大的波折。沙拉丁虽然命令撤军，但诸将集体反对。

“陛下，这一定是个陷阱。我们撤兵后，狮子心王一定会袭击亚克。我

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艾儿希多公主了。”

在场的雷瓦尼卡并没有阻止那位将军的谏言。一来是他无法否认这话的正确性，二来则是因为沙拉丁的回答。

“如果只是一味的怀疑别人，那原本有救的人也会毫无希望。维雷利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对我如此说过。尊严王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狮子心王则是个为求手段不管目的的人。我也如此认为。理查虽然是好战的人，但不会是违背约定的人。而且我岂可做出无视亚克守备军之性命而进军的非道德行为呢？”

沙拉丁这番话和雷瓦尼卡的看法大致相同。优柔虽是这人之长，但也会是他为王的缺点。雷瓦尼卡认为，即使在此拒绝理查的谈和，那要在亚克陷落之前到达亚克的可能性也很低，结果还是沙拉丁的想法比较现实。

沙拉丁大致也感到雷瓦尼卡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他反而满脸愁容。他自己能做的只有祈祷。对自己如此的无奈，不禁涌上一股近似愤怒的情绪。

你们一定要全部活着回来。除了祈祷外，沙拉丁可说别无选择。而在场的诸将领也不忍看着沙拉丁苦恼，终于全部接受他的命令。

于是沙拉丁撤军，理查的军队得到了行动自由。“如果理查狮子心王的人马真的朝此而来，那我们必须快点逃走。在他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得突破菲利浦尊严王在东边的兵马。”

赶向东门的艾儿希多连忙指示脱逃的准备，但是维雷利制止了她。

“等一下，样子不对劲。菲利浦尊严王所留下的阵地里没有半个人影，熊熊的照明之火也没有丝毫的动摇或闪烁，这恐怕是个陷阱。”

“尊严王会不会把所有兵马都带往北门去了？”

“不，不可能！这一定是尊严王的诈术。他假装挥军向北，但实际上却躲在黑暗处里，等待我们踏入陷阱。我的计划可比尊严王还要高明。”

维雷利的计划虽然完全的被看穿，但他的语调仍然非常冷静。

“你的假情报打算蒙骗北边的法兰克军，并被东方的尊严王看穿。但是尊严王却洞悉了你的计算，猜到我们要从东门脱逃。事情就是如此吧？”

“没错。”

“也就是你的能力远不及尊严王罗？”

“嗯。”

“……哈哈，没想到你这么轻易的就承认了自己的愚蠢。缺少自尊心和傲慢虽然是你的特征，但也是个大缺点。”

“……”

“不过狮子心王朝这边来，应该是为了拿我们的命交换亚克的支配权，所以我们还有几分希望。只要我们不出手，他为了这项交易，也无法攻击我们吧？”

“嗯……”

维雷利虽然在嘴上附和着艾儿希多的话，但此时却想着别种可能。如果尊严王真的想要杀我们，那应该会更巧妙的诱出我们，让我们演出一场脱逃战。但是他的计策却让我看穿，也就是他根本没有杀我们的意思。至于狮子心王，即使他异常好战，也应该没有理由跑来亚克。这么说来，狮子心王要杀我们另有其他“理由”。如此一来，在此逍遥可非上策。我必须利用狮子心王和尊严王之间的间隙才是。

狮子心王要杀维雷利等人的“理由”，就是因为曾经被维雷利赶出耶路

撒冷的枢机主教。维雷利不是神，自然无法料到此处。但是他很快的整理自己的思绪，叫来了拉斯卡利斯。这是因为翻译他那抽象词句的人，无人能及拉斯卡利斯。但由于拉斯卡利斯是个只会往一处钻的死脑筋，因此在他思考之际，拉斯卡利斯便前往激励士兵，并不在场。

“您会不会想太多啦？”

拉斯卡利斯虽然如此说，但仍然不得不感叹维雷利的敏锐见识。普通人很可能会陷入妄想，但这个人只会思及核心。

“或许吧，因为我对战争还不是很有经验。不过如果我的能力在世间还派得上用场，那这推测就应该没有重大的错误。”

“如果您说的没错，那么没有对策的话……”

“推测正确时的对策我已想好。可以的话我想有个更周全的计划，但目前的情况只有赌一赌了。”

“难得您会做这么大的赌注。”

“嗯，这场赌局攸关几千条人命，真是愚蠢至极啊！”

这句话也含着他对自己的愤怒。之后他叫来了露易西，对她说了些话后，令她回城外，然后把计策告诉拉斯卡利斯，并要他转达给艾儿希多。

不久，当维雷利沈思时，艾儿希多怒气冲天的飞奔而来。

“你又瞒着我办事了！”

“我刚刚请拉斯卡利斯去告诉你了啊！”

“哼，但是你却亲自传话给那女人……”

原来艾儿希多愤怒的原因是为了这件事，维要利不禁苦笑。在她眼中看来，目前的状况可能反说不上是危险。

“……总之，现在最要紧的是逃离这里。抛弃陛下委托的城市虽然遗憾，但别无他法。”

面对艾儿希多的愤怒，维雷利转移了话题。维雷利在心里想着，他想在城外再度看到这张愤怒的脸。

之后维雷利虽然告诉了艾儿希多，却没有得到她的允许而单独出门。直接率领军队的是公主，自己目前无事可做。而且这次的计谋，城外的小队人马比公主的天才用兵更重要。维雷利虽然这么说，但是艾儿希多却没有答应。

“你是想在战斗之前跑去见那个女人吧？真是太不自爱了。不行就是不行！就算别人首肯，我也绝不答应。”

艾儿希多炮轰之后还拔剑威胁，但维雷利仍然趁机偷偷溜走。看来他是这世上唯一不怕艾儿希多的恐怖威胁的人。

之后维雷利以惊人的速度驰马赶到裘尼梅那里。露易西刚把计策传授于他，维雷利人便出现。

“维雷利大人！您怎么会来这里……”

露易西惊讶得有点说不出话来。

“嗯，因为这次不容许失败。我不是不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这次能听从我的指示吗？”

“对不起，现在道歉可能晚了点，但是您那么信赖我们，欺骗尊严王的事却没有成功…”

露易西的回答和维雷利的问题虽然有点出入，但由此可知她的话不假。

“不，那实在太勉强了。说穿了就是我的才能不及尊严王，你们并没有

错。不过就这样输到底未免不甘心吧？所以现在听我的好吗？”

“有趣。你要报尊严王的一箭之仇吧？既然如此，我们就助你一臂之力！”

“好，那么我们赶到营火那里吧！”

“喔，大家走啊！”

于是两百名无赖组成的集团便依照维雷利的指示，静悄悄的接近尊严王所设下的陷阱。

维雷利猜测的第一阶段并无错误。营地里设有坑洞、掷石机等各类机关，要是从亚克出击冲入此地，一定几乎全军覆没。

“好，你们一边大声吼叫，一边扑灭营火。要让对方以为三千士兵中计并已陷入大乱中。不过千万小心机关。”

维雷利最后的一句话没有丝毫用处。两百来人的小队人马没有半个误入陷阱，掉入陷阱并拼命扑灭营火这场戏大家都演得很高明。

“如何？不错吧？”

裘尼梅得意的笑着。

“太精彩了！你有一群好部下。”

“也没你说的那么好啦！”

当裘利梅打算发出更豪爽的笑声时，露易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维雷利大人，敌人就快来了！我们得快逃啊！”

“嗯，再等一会吧！”

维雷利耳听人马的脚步声越来越大，但温和的表情依然不变。

※　　※　　※

“哼，那个叫白痴侯的只不过是双蠢猪。”

黑暗中的菲利浦边说边吐了口口水。他不相信有人的才能比他更强，对能力不及自己的也只有鄙视。

现在菲利浦觉得维雷利是个连嘲笑的价值也没有的无能者。

“我故意给你一线生机，你却自寻死路。”

要不是你们这些蠢才跑出来，我就可以杀杀理查的威风，他也太嚣张了。要是他违背了与沙拉丁的约定攻击亚克，那么残杀俘虏的罪名将可玷污他的名声；如果他信守约定而放了俘虏，那将会给那疯狂枢机主教不良的印象。你们竟然毁了我这艺术般的策略，真是愚蠢至极啊！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在部下以及耶路撒冷枢机主教的面前攻击你们了。

“时辰已到。歼灭那些信奉邪神的下等动物们吧！”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鼓舞那些中了狂信之毒的士兵们已经足够。

尊严王的军队有如嗜血的野狗群，朝维雷利等人所在的营火处前进。

※　　※　　※

“没想到他竟灰中了那么容易看穿的陷阱……。是我的预料错误吗？”

狮子心王虽然叹了口气，但那也是一瞬间的事而已。他立刻恢复精神，朝维雷利所在而去。

※　　※　　※

在黑暗中利用沈重的低音，正确的测量敌人与自己距离的维雷利，此时终于发出指示声。

“好，大家逃命吧！不过不可以集中一处，必须四散而去。之后就靠各自的本领了。”

他的命令瞬时传遍全体，每个人则以惊人的敏捷身手开始行动。

“露易西。”

维雷利转头对跟在他后面的碧绿眼珠少女喊道。

“你立刻赶到亚克，要殿下自尊严王背后攻击。不过她可能已经推断出我的成功，开始派兵行动了吧？”

“是的，但是……”

“我可没有牺牲自己拯救女性的那种悲壮心情。难道你认为我一个人看起来很靠不住吗？”

“……当然不会。”

这是谎话。由于一片黑暗，因此露易西看不清维雷利。她知道，如果她能看得清楚，那她一定会更担心。

“既然你那么担心我，那我就请你当我的护卫吧。她那边还有拉斯卡利斯在，就算有万一，也不会错失良机。”

“是的。”

露易西高兴的回答一声后，追向朝东而去的维雷利。

谁都没有察觉维雷利那巧妙至极的计谋。他一直在等候理查和菲利浦彼此误认为敌的时机。而理查和菲利浦也在暗中行动，不让敌人发现自己的存在。

他那应该称为狠毒的智谋，在这世上只有三个人了解。不久之后，这智谋就发生在两位天才身上。狮子心王和尊严王赶到了人已溜光的战场，惨烈至极的自相残杀就此开始。

数不清的箭朝双方阵营落下，不幸因此丧命者无可计量。中箭者流着红黑色的血哭叫神的名字，然后倒在暗红色的血沼中。落马者则被后头的军马踩成肉浆，不成人样。

理查遭遇顽强的抵抗后，虽然觉得奇怪，但并没有因此想到之前的失策。

“突击！”

狮子心王号令后，全军在黑暗中舞起漫天尘沙，朝尊严王的军队进攻。不，应该说是打算进攻吧！理查不知道菲利浦所设下的陷阱依然存在，他的军队尚未战斗就已经流血无数，并且开始失去秩序。无法立即洞悉原因的理查能够怪谁呢？

不过理查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紊乱的士兵没有陷入恐慌而导致败北，可以说都是他的领导有方。但是他的努力却没有回报。尊严王的军队开始突击。狂热的信徒群成为洪流冲向理查的军队，理查挡住攻势，并予以反击。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是战斗天才感到怀疑，而战况也证明了这一点。理查的军队稍占上风，不过整体上几乎是平手的局面。

“奇怪，白痴侯这么强大的军力当初是藏在哪里呢？不，怎么想都不可能，那么……”

沙拉丁吗？理查否定了这个可能。沙拉丁不是个会毁约的男人。那么我现在的敌人到底是谁呢？还有，菲利浦到底人在哪里？搞些什么呢？

“难道……”

理查的怀疑变成确信并没有花他太长的时间。

“糟了，我中计了……。大家镇定！敌人和我们是同路的，收剑！”

但是这命令却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在增强攻势的敌人面前收剑是必死无疑。结果理查不得不继续这非本意的战斗。

“菲利浦那愚蠢的家伙！他还没有发现吗？”

这时候理查的怒吼并不正确。菲利浦也发现到了这件事实，但是他的反应却和理查相反，往反方向想去。

“难道……不可能……”

拥有至高才能的人，自信常会超越理性。而菲利浦也属于多数派之一。

“敌人的数目应该不多！一定是用什么可恶的诈术让我们觉得他们人多。一口气杀光他们！”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后方却产生异变。

“陛下，后面也有敌人！这到底是……”

向菲利浦报告的士兵声音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怎么可能！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敌人呢？”

不知不觉中不停的说着“不可能”的菲利浦也已经完全失去理性。

“对了！背后出现的一定是沙拉丁的援军。前面的敌人兵力应该减弱了，集中所有兵力向阵前的敌人冲啊！”

尊严王不知道，他这时候已经被人玩弄于掌上。

在尊严王背后的当然不是沙拉丁。夜幕下，率领那只军队的女将军仍然可以看出敌人的混乱，不禁怀着佩服的神色叹气说道：

“真的是神机妙算，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竟然会有这么可怕的男人……”

艾儿希多并没有说如果与他为敌的话。光是想像，她那比其他人都还强悍的心脏也不禁要剧烈跳动。

“看他那飘飘然的仪表，怎么会有这种毒辣的计策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此时在她身旁的拉斯卡利斯便把他平时的感想说了出来。

“维雷利大人在出门前对我这么说过。‘只要不包围射箭，对方一定会误会，并且狼狈不堪。如果不如此做，依公主的才能行事也没有问题’。我想他连尊严王会有什么心理都已经摸清了。”

“有可能，那么我撤回刚刚所说的那句话。看他那个呆瓜样，‘可怕’这句话未免太抬举他了。”

“说的也是。对了，我们也该逃了吧！”

艾儿希多对他敬爱的男人开个玩笑之后，拉斯卡利斯如此建议。

“逃？应该说，我们也该离去了吧……咦？”

艾儿希多和拉斯卡利斯同时朝同方向的黑暗看去。

“是维雷利大人吗？”

“不对！是敌人！有些愚蠢的家伙想从我们的侧面袭击。让这些人再也无法活着后悔吧！”

艾儿希多一声怒吼后，无数的剑气杀向她的军队。大队人马从腰拦劫，夺去了艾儿希多的抵抗力。

黑暗渐露曙光。拥有庄严生命力，令人们畏惧的朝阳，将要照耀在飘着臭的肉块堆里。

艾儿希多发现自己失利后，取了自己最拿手的双枪而非剑。她手里两只长枪远超过自己的身高，头发则往后随意一绑，仍不失其优美。但她的双枪却和她的美丽姿态相反，有如空中飞舞的双龙一般，每一闪便有许多人丧生。

但是光以一人的力量并无法扭转战况。艾儿希多军的阵容渐形单薄，勇猛的艾儿希多也受了伤。她身上的朱红渐由敌人喷出的血转为自己所流的。

“那个女孩是谁？除了牛痴侯之外，还有那样的勇者吗？”

说话的人是狮子心王，他就如同在看污泥上飞舞的蝴蝶一般。他连忙叫部下去打菲利浦的泥沼战，自己则率精锐之师赶来。战场上的他是个少有的天才。

“但是我们的兵力也不少，怎么能够让她一个人继续嚣张呢？把她射下来！”

理查的命令就如同射飞鸟一般简单，于是同时有十几只箭朝艾儿希多飞来。就算她的枪法举世无双，要对付这么多箭仍然太过辛苦。艾儿希多虽以常人反应不及的速度挥枪挡开，但仍有几只箭擦过她的身体，一只射中她的左臂。

“呜……”

艾儿希多虽然勇猛，但仍然不禁呻吟一声，不过勇猛之势仍然毫无衰退。她弃枪拔剑，无顾左臂上的箭，陆续砍向如浪潮而来的敌人。

艾儿希多虽然负伤，仍在混战的漩涡里纵横无阻，建死之长城于左右。理查看到这里，好战之血便化为熊熊火焰。

“由我亲自对付你吧！”

理查如此喊着，朝艾儿希多突进。

“狮子心王吗？”

两人虽然没见过面，但艾儿希多却知道这拔出大剑而来的男人的名字。

“没错。你虽然是女流之辈，但似乎仍有相当的武勇，所以由我亲自惩罚你，先报上你的名字来吧！”

“我就是沙拉夫．阿丁恩陛下的么妹艾儿希多。不过你下次再说这名字的时候不会在这大地之上，而是到什么神之国度了。你会后悔和我交手的！”

艾儿希多的头发和气息皆散乱不已，失去血色的脸蛋渐渐苍白。

“哼！没想到那个魔鬼将军会在这里。但是你的武勇也只到此为止了。”

理查说完后，以强烈的力量砍向艾儿希多。

两道剑光互击的瞬间，冒出的火花足以照耀周围。第一招虽然平分秋色，但是伤势颇重的艾儿希多已经到达极限，无法发挥原有的力量。艾儿希多渐渐趋于劣势，动作也开始迟缓。

“那头驴在干什么啊？这场战斗结束后，我一定要好好制裁你，快点来呀！”

艾儿希多的出血越来越多，抱怨的力气渐无，连挥剑也很困难。

但是理查也不得不佩服敌人的剑术。以往和他交过手的敌人，从来没有人能够撑得这么久。如果这个女孩没有受重伤的话，就算他能不输，要赢也是个问题。他一想到这里，老毛病便犯，忘了她是敌人的妹妹，想要收为部下。但是这时候他的想法却会要他的命，因为他的军队一角突然开始崩溃。

维雷利终于赶来。他所率领的无赖集团在战场上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每人皆可以一挡百的集团，以惊人的速度在战场上成一道血桥，击破理查军的阵容。

此时的战况复杂不已。狮子心王在尊严王背后的亚克守备队侧面；而狮子心王背后则有维雷利来袭。最后的赢家至此已经决定。

“你终于出现啦！还能见到你……太好了……”

艾儿希多看着驰骋战场如入无人之境的维雷利，紧绷的精神因此松散，在马上奋战至昏倒。已经失去优势的理查此时挥下大剑，艾儿希多就要被剑分为两断时，维雷利终于出现。

“赶上了，我可不是故意等到这时候才来的喔……！呼！还好这家伙昏倒，安静多了。”

里查看着这位年轻人漫不在乎的挡住了自己的大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维雷利大人！”

拉斯卡利斯在战场上的英勇虽不及艾儿希多，但仍然奋战不已。当他发现维雷利时，不禁欢喜地喊出声。

“什么！那么你就是那个白痴侯罗？”

“没想到您知道我的名字，这真是我的光荣。可惜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失陪啦！”

维雷利以沈重的表情说着，就此离去，不知为什么，理查没有砍他。不！应该说是砍不到才对。他生下来第一次感觉到对人的恐惧。

“好可怕的男人，难怪我和菲利浦会被他玩弄于掌上。但是这世上有什么样的人物能够驾驭他这种长才呢……？”

理查不知，昏睡在维雷利身边的女孩就是其中的一人。理查呆呆的望着维雷利以难以置信的技巧汇整军队，在混乱的理查军中脱离而去。

“你在干什么？快追！快点把那些邪教徒杀光啊！”

耶路撒冷枢机主教突然冒出，对着理查大吼。他方才可能在远处观战，准备等到安全时才露脸。理查的眼睛冒着火，瞪着那个龇牙咧嘴的丑陋圣职者。

“您不必担心。亚克守备队的补给路线已被切断，然后因粮食殆尽而全体投降被杀，不过当时牺牲了一位圣职者的尊贵生命……。我想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

耶路撒冷枢机主教的头露着吃惊的表情，就这样永远的和身体告别。

※　　※　　※

当朝日照射在艾儿希多的长睫毛上时，她终于醒了过来。

“这是什么啊？简直把我当死人嘛！”

艾儿希多发现自己睡在临时弄成的马车上，一起身便开始抱怨。不过她立刻发现自己受伤的左手已经完全包扎好。

“是你帮我包扎的吗？谢谢你。”

艾儿希多对马车旁骑着马的维雷利说道。维雷利对她看了一眼，似乎安心的笑了笑。

“……无论如何，现在可以好好过一阵安乐的日子，真是太好了。”

“你不认为应该说，战斗现在才开始吗？你这只懒惰虫！”

艾儿希多虽然这么说，但她心里仍然知道，这种豪壮的话不适合维雷利。

“我所希望的世界是让想悠闲的人悠闲，想劳动的劳动。你就饶了我吧！”

维雷利的歪理再度激怒了艾儿希多。但是维雷利对艾儿希多的怒容却有如眺望太阳一般眯着眼睛。

这就是那时候他所希望见到的怒容。

※　　※　　※

后世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都把这场战役名为圣战，说自己是对的一方。但如果问说是对谁的圣战，可能无人能够答得出来。可以知道的是，沙拉丁和维雷利并不认为自己的战斗是场圣战。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事！”

“您说的没错。今天一定要好好骂骂他。”

拉斯卡利斯回应着艾儿希多的声音，继续寻找他所敬爱的男人。

“哼，那种男人的死活到底干我何事……。那只懒惰虫究竟跑到哪里去啦！”

拉斯卡利斯听到这些漫骂声，觉得从前似乎听过。就算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不知为什么，拉斯卡利斯可以确定，现在的生活比起以前更充满了光亮的色彩。

“我想，他之所以会这么懒惰，可能是在思考些什么吧……”

唯一替维雷利辩护的是露易西。她和她那不相配的大块头哥哥也成了维雷利家族的人员。

“你太天真了。宠那种男人，他会得寸进尺的……啊，找到了！”

艾儿希多发现维雷利正在河边垂着钓竿，于是赶到那里。

“喂！你可真是好命啊，竟然在这里悠闲！你看到别人工作，你的良心不会受苛责吗？”

艾儿希多两手叉腰，对着维雷利的背后逼问。但是维雷利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把她的声音当作背景音乐，竟然安详的睡着了。

“可恶！还不起来！”

艾儿希多抓着维雷利的耳朵，朝着他的脑袋怒吼。不得已被从梦乡拖回来的维雷利不知为什么，竟然露着笑容对她说：

“哦，是公主啊！今天鱼实在钓了不少，大家烤来吃吧？”

圣战之落叶之遗产

定金伸治１．

星光清彻，几乎没有闪烁。月亮虽然苍老，光芒却依然直透人心。

是个冰冷的夜晚。

但在彷彿要持续到永远的寒冻之中，也有清醒而蓄势待发的人。

数千生命之寄托的守卫们，以及维雷利……阿尔・阿帝尔。

——奇怪，那个男人应该已经死了啊。为什么刚刚出现在我的眼前？

艾儿希多一瞬间高兴得心跳了起来。他果然还活着吗？

——那是梦吧。梦？是吗……是梦啊……

艾儿希多的喜悦急速冷却。她不幸地发现自己是在梦中。

应该已成为记忆的维雷利，仍不停地缠绕在心中。

黯淡的肤色有如混浊的血，眼窝深陷有如骷髅一般。

并非只有他这个样子。除了拥有无限活力的艾儿希多之外，所有的人全和他一样。

——那个男人向守卫的士兵开口说：“嗨，辛苦了。还有两个小时，加油吧。”

维雷利拼命掩饰疲倦而微笑着。

——那个男人什么时候沉睡了呢？虽然我觉得他总是在睡觉……

“阿帝尔大人才应佼快点去休息呢，不然会弄坏身体的。”

——我明知道的……我明知道他要牺牲自己的性命的……

２．

因为沙拉丁放弃雅法，十字架终于重现在雅法城内，离上次大约三年。

当十字架被高挂在城墙上时，包围的士兵们涌起了喔喔喔的欢呼声。

纯粹的欢欣。

到处可见流着泪抱在一起的人。

在异教徒的面前他们虽是嗜血的狂信者，但在神的面前他们却是谦虚的小羊，在同伴的面前则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欢声雷动之中，有个不改严厉之色的男人。

那就是理查狮子心王。

理查一入城后就立刻召集构成十字军的主要军团首长。

理查命人把一张长桌子拿到西南端的长方形房间里，自己坐在短的那头，然后以他的红眼盯着房间的门，盯住陆续进入的每个要人。

耶路撒冷国王集伊·多·琉西量、神殿骑士团以及圣约翰骑士团的两总长、义大利贵族肯拉多·多·蒙地费拉特、法兰西国王代理布鲁衮特公爵、当地法兰克诸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现今德国）皇帝代理海因里希。

这些人的能力、见识、想法自然完全不同，但是在理查眼前顺从如绵羊这点倒是一致。

“劳烦各位集合在此，首先要向诸位道谢。”

光是理查的红眼就令他眼前许多无能之士噤若寒蝉。

“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阿斯卡伦。”

理查这意外的宣布在出席者之间引起一阵喧哗。阿斯卡伦是雅法西南约五十公里的小都市，由于另有从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因此他们认为攻击阿斯卡伦只是没有意义地绕远路。

——为什么不直接攻击耶路撒冷呢？

这些人的疑问形成漩涡包围了理查，但理查对这种微不足道的压力根本不在意。

“有人反对吗？”

没有人敢在狮子的脖子上挂铃铛。在理查的气焰之前，反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好吧，那么我再问，有人赞成吗？”

一开始，这句话似乎也没有人表示反应。

不过其中有个人表示赞成。

那就是蒙地费拉特侯爵肯拉多。

除了理查之外，每个人都会认为他是喜好谄媚的懦夫吧。

“我赞成理查王。我想，要杀人的话，与其从正面攻击，不如从背后勒住还比较有效率。”

肯拉多的话中有着强烈的讽刺。

注重骑士名誉的理查气得握紧拳头，敲在桌子上。

坐上的要人们全都紧张得冒了汗，只有肯拉多一个人完全没有动摇的样子。他那银色的发没有半丝紊乱，他那黑色的眼睛也是静静的望着前面。

肯拉多继续发言。

“阿斯卡伦可说是连结尼罗河周边谷仓地带与巴勒斯坦的喉咙。只要制住这里，就可以制大食人（伊斯兰人）于死命吧。”

肯拉多的分析算是正确，但谁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

“我反对肯拉多的意见。”

虽然肯拉多的意见有着表面上的理由，但集伊·多·琉西量均表示反对。

他虽然是三年前在哈丁山腰惨败给沙拉丁的人，却不能因此就断定他是无能的国王。

不过生于同时代的还有理查狮子心王、菲利浦尊严王、圣将沙拉丁等人，应算是他的不幸吧。

“沙拉丁的军需物资决不会全仰赖尼罗河的补给。他利用政治力量和威尼斯、热那亚缔结协定，确保了铁和木材等物资的补给。此外，有关粮食方面，他们光是在巴勒斯坦生产的量就已足够，所以就算配合冬天斩断粮秣补给，可能还是不行。”

其他人虽然观察了狮子的脸色，但一样赞同集伊的话。

“攻击阿斯卡伦并非只是为了切断粮秣补给。”

理查在无能的集团之前丝毫不隐藏烦躁的态度。

“我们第一件必须考虑的是基督徒扎根在巴勒斯坦的事。阿斯卡伦可做为长期战略根据地，攻陷之后便能打好基础。”

“我想请教理查王！陛下您认为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和不可预测的将来哪一个重要呢！”神殿骑士团长不禁高声喊了出来。

名叫罗贝尔·多·沙布雷的这位壮年骑士团长实际上也是理查的封臣。拯救在圣地被虐待的基督徒是神圣事业的首要大事，对身为圣骑士团总长的他而言，不作这件事是无可原谅的——即使对方是理查。

“保障基督徒的安全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不应放弃的义务。”

“圣地的圣墓现在依然在邪教徒的蹂躏之下啊！”

“被踩十次和被踩百次对神是一样的吧。”

“你这是亵渎神明！”

包含圣约翰骑士团长，两个人同时喊出了同样的话。

骚动的气氛支配了四周，每个出席者的发言声使得室内失去秩序。

“什么叫做真理！”

理查的强烈气魄令出席者尽皆闭口注视着他。

“所谓的真理是神的意志。但是在这意志还没有具体出现在地上的时候，由称霸者的话取而代之。现在就是那个时候，而称霸者就是我！”

赤发红眼的巨人所发出的恐怖气息压倒了所有出席者，使得室内恢复寂静。但是有一个人例外。

在所有害怕的出席者中只有肯拉多·多·蒙地费拉特镇定地默抱着手。

之前理查轻视肯拉多，认为他只是个有小聪明，没有真才能的人，但是他现在发现这评价并不妥当。

——这男人会不会是故意在诱导我们产生意见分裂？

理查实际上并非为了保障基督徒的安全才打算进攻阿斯卡伦，他原本也是打算直接攻击耶路撒冷的。

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不可能。

如果三十万的十字军当场都立刻听从理查的命令，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各自依各自想法行事的现在，就算是理查也很难办到。如果现在攻向耶路撒冷，他们一定会依自己的名誉和欲望行动，不会贯彻理查的命令。理查必须承认他们“朝圣城前进”的合唱。

能够令这没有诚意的混合军在各方面一致到现在，真可说是奇迹。

之后理查将事情的解决方向转向“政治”。攻陷要冲阿斯卡伦后，在将来谈和之际可以用更有利的条件来逼迫沙拉丁。

也有可能是，他想要暂时空出时间，好对攻击耶路撒冷重整态势。

理查怀疑，是不是他的想法被看穿了。

“我的看法如上。有异议的人请他现在离开这里，由我理查亲自拿弓箭奉陪吧。”

理查的激烈宣言强行终止了会谈。

并列的要人们虽然不愿，但依然服从了他的话。

但理查知道在将来的战斗中，他还会更辛苦。而且在本国英格兰里，他弟弟约翰也被菲利浦煽动，呈现不稳的态度。

狮子有了脚铐。

但他的咆哮依然不能说是无害。

３．

过去的情景快速地变化。但出现在印象里的人总是维雷利。

现在，担任通译的维雷利正在艾儿希多面前。

维雷利人在沙拉丁身边。神殿骑士团的使者站在盘腿而坐的沙拉丁面前，抬头望着比他高的沙拉丁。维雷利位于高阶之前，担任沙拉丁与使者的通译。而艾儿希多则端坐在他的隔壁。

使者开口道。

“我想请您立刻将哈丁之战夺去的圣十字架还给我们。那个十字架对我们而言是用生命也无法交换的至宝。”

“……他如此说。”

维雷利没有加上自己的意见，只翻译使者的话。

使者的态度很傲慢。脸上则明显表现出光和异教徒说话就不愉快的表情。

——可恨的家伙。要是那个时候我砍死他就好了。

“如果你们那么希望的话，我们对归还圣十字架的事也没有异议。但是，必须附带条件才行。”

“……陛下如此说。”

沙拉丁对待客人的态度总是亲切客气。即使对方明白表现出这种令人厌恶的傲慢时也是一样。

“什么条件？”

“你们必须中止对我们的攻击。如果十字架比性命还重要的话，这不是

易如反掌的事吗？”

沙拉丁轻轻微笑。

——哈哈，陛下这时候也很聪明嘛。

事实上，圣十字架此时已不在沙拉丁的手中，镶满着珍珠和黄玉等宝石的粗俗十字架早已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据说哈里发把那个圣十字架埋在巴格达城的入口处，强迫每个通过的人践踏。

所谓的哈里发指的是预言者穆罕莫德的继承人，他们所统治的阿拔斯王朝曾经是西达伊比利亚和北非，东至阿富汗的大帝国。但在当时他们已经完全失去往年的势力，其存在价值只是素尼教派穆斯里姆（回教徒）统合的象徵而已，也就是，他们已经凋零到只能够赋予正统性给各时代登场的诸王朝而已。

所以，只要把哈里发和沙拉丁的关系想像成日本的天皇和征夷大将军便行了。

“可恶的盗贼！抢了别人的东西仍还不还，这根本不是人类的行为！”

“滚回去，仔细想想侵略别人土地的人是谁吧。”

“野蛮人！滚进地狱去吧，你这混帐家伙！”

“……他说能见到陛下真是光荣，他深深感受到陛下伟大的人格。”

谁都看得出使者在愤怒，但维雷利却故意说成别的话给沙拉丁听。

但这种玩笑对艾儿希多却行不通。

过去情景中的艾儿希多竖起眼角愤怒地责问维雷利。

“白痴！干通译连这种话也无法译正确吗！陛下，他说的是：‘ 野蛮人！滚进地狱去吧，你这混帐家伙！’”

当沙拉丁对艾儿希多这番天真的发言苦笑时，使者正被强行带出去。

房间里只有沙拉丁、艾儿希多、维雷利三个人。

“阿帝尔。”

沙拉丁向维雷利开口。

“不一定要现在，但是，有一天你能够娶这个冒失的女孩吗？这女孩喜欢你很久，已经快受不了。”

“这！陛下，您在说什么啊！”

“陛下，喜欢得受不了的人是我喔。我总对公主这么说，但是她却不接受我的求爱。”

维雷利这意外的回答使得艾儿希多满脸通红。

对维雷利而言，这或许只是逃避的话，但艾儿希多的心里此时却如同作梦一般，充满了喜悦。

——不可能，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对，只要我睁开眼睛，他一定还在我的眼前，说不定还想要吻我呢。

艾儿希多再也等不及，慌忙地睁开眼睛。

——但是却没有见到维雷利的踪影。

※※※

艾儿希多由床上起身，拉开了围绕在周围的绢帘。

这里是耶路撒冷城中的一间房间。

维雷利的养女夏拉扎多坐在她身边的木椅上垂着头。

靠窗而坐的夏拉扎多楚楚动人，但全身却有如被阴影覆盖般，感觉不

到生气。

——她还在担心吗？

艾儿希多痛苦地望着眼色如灰的她。那个总是非常沉着，无论何时也不会失去微笑的夏拉扎多已经消失。

——她那么爱那个男人吗？那是以女儿的身份，还是……

看到夏拉扎多脸颊上的泪痕，艾儿希多又一阵心痛。

——我也有羡慕她的地方。女人可以哭。可以藉哭回忆感情。但是我不能哭——我不能用眼泪逃避。

艾儿希多的心里只要一想到再也见不着维雷利，就会被压迫得难以呼吸。但在这几乎令她无法站起来的痛苦中，她还是没有停止前进。

——不能哭，我才不会哭呢，总是不停往前走的人才是我。

艾儿希多走过夏拉扎多身边，坐在房间一角的镜子前。拿起梳子，打算整理自己头发。

但由于平常这种事都交给夏拉扎多，因此她怎么弄也弄不好。

此时有双手从后面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公主，对不起，我刚才在发呆……”

夏拉扎多如慈母般从艾儿希多手中拿起了梳子。

“你累的话就休息吧。这点事我一个人做得来的。”

“看您梳成这样。”

夏拉扎多笑着梳理艾儿希多的美丽黑发，但是笑容中见不到往常的生气。

“弄好了。接下来是更衣……”

艾儿希多坦率地顺着夏拉扎多的话，脱了睡衣。夏拉扎多一件件递给她，艾儿希多则一件件穿在几乎不会成长的身体上。

“那么我走了。今天我必须出席会议，也得监督军队的训练，会比较晚回来。”

“是的，不过还是请您早点回来……”

洗衣打扫等工作做完后，如今的夏拉扎多似乎耐不住自己独处。

“嗯。”

艾儿希多轻轻地点了点头答应，之后打开门准备走出房间。此时夏拉扎多由后握住艾儿希多的手，阻止了她。

“我知道你寂寞，但是我总不能成天陪在你身边啊。”

“不，不是的……是这个……”

夏拉扎多拿了封信给艾儿希多。

“对不起，我老是发呆，一直忘了这封信。”

“这是谁的信啊？”

“是父亲……父亲……”

接下来的话夏拉扎多无法轻易说出口。

“父亲在过世之前说……如果他有什么万一，要我把这封信交给公主……”

“什么？”

震惊的艾儿希多从夏拉扎多手中夺过信来。

——这拙劣的笔迹，没有错……

信上的字的确是维雷利的笔迹。

遗书用白话文写着，就好像他自己在说话。

——傻瓜……有事想对我说的话就变成鬼冒出来啊……

信中的字化为语言，维雷利几天前的声音清楚地再现。

但维雷利本人却已不知身在何方。无论如何发狂寻找，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

当这件事闪过艾儿希多的脑海时，艾儿希多几乎无法把持她的誓言。

泪水，艾儿希多发誓绝对不流的泪水从她那乌黑美丽的眼中溢了出来。

——差劲，我太差劲了。

泪水从艾儿希多的脸颊滴落到地面。

她的手发着抖，脚则摇晃着，似乎耐不住那沉重的打击。

不过她依然没有倒地。她咬着牙继续忍下去。维雷利决不希望自己绝望——艾儿希多凭着这一点，拼命地叫回快从身体出窍的灵魂。

——不能哭，我绝对不能哭。勇敢，我要更勇敢的活下去！

但无论她如何责骂自己，泪水就是不停。这样子无法出勤。

艾儿希多背对着夏拉扎多，再度关上了门。

“还是吃完早餐再出勤吧，去准备。”

“是的。”

由于艾儿希多能够多待在她身边一会儿，夏拉扎多安心地走出了房间。

“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公主很体贴，绝对不会为讨厌的人死而悲伤，所以对我的死可能不会难过，但一定要冷静地看这封信。话说回来，如果你能为我稍稍难过，我会高兴的。”

“这件事如果在离开雅法之前说出来就好像预言了自己的死一样，因此我留了下来。

理查攻陷雅法之后会进攻阿斯卡伦，我想这一定不会有错。理查比我们想像的还痛苦。

阿斯卡伦拥有掌握粮道的战略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将来谈和时的政治价值。虽然在陛下想出对策之前，我无法确定什么，但无论是守住还是放弃阿斯卡伦，在耶路撒冷等待理查重整态势可说并非良策。最后，虽然想写说希望你能稍稍为我难过，想想还是取消吧。”

以上就是维雷利遗书的内容。

４．

“以上就是我的想法，陛下。”

艾儿希多在会议中将维雷利信中的内容照本宣科念了一遍。

出席会议的人有皇太子阿尔·亚夫达尔、王兄杜兰·夏、公主艾儿希多、宰相迪亚武丁·伊文·阿尔·阿西尔、幕僚长巴哈武丁·伊文·夏达特、书记官长伊马多武丁·阿尔·阿斯发哈尼、侍从长阿布·巴克尔、将军雅地克、外国人奴隶部队队长雷瓦尼卡等人。

这些杰出的人物几乎照着这里所列记的顺序并坐在沙拉丁的面前。

“我不赞成艾儿希多殿下的意见。”

沙拉丁最信赖的随从，也是朋友的老巴哈武丁首先反对艾儿希多。

“到此一直势如破竹的狮子魂，来到这里为何一定得特地绕路呢？”

巴哈武丁可说是国家的元老。他那稳重的个性总是得到周围的尊敬，因此他的话份量重，也具信赖性。此时也有许多人支持他的论调。

“十字军比我们想像的还不团结。理查在攻击耶路撒冷之前，被逼得一

定得先整顿自己的基础。”

“艾儿希多，你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可以断定他们比我们想像中的还不团结呢？”

沙拉丁向艾儿希多提出质问，但艾儿希多无法回答。

“……没有，但这是那死者所留下的话。”

艾儿希多的话令在场所有人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男人的影子。

那个以神机妙算一直拯救回教世界于崩溃的男人。直到死亡之前，依然得不到其功绩所应有之名誉的男人。

如果这是阿尔·阿帝尔所说的话……每个人都如此想，但依然没有人赞同艾儿希多那离开耶路撒冷守护阿斯卡伦的意见。

他们的想法非常妥当。如果照艾儿希多所进言的去行动，那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可说是伴随着危险的愚蠢赌博行为。如果只是自己一个，那还不会被其他人责难。但在攸关着无数人生死的现在，被这种愚行引诱可说是欠缺恶意的罪恶。

结果，每个人都只能等待沙拉丁的裁定。

“全军去拯救阿斯卡伦对我们而言是最不可能的行动，因为这样太过危险。如果理查王向那里进军，我们就算倾全军之力，能不能守住那里也是个问题。如此一来，上上之策应该是攻击雅法好间接拯救阿斯卡伦，即使理查王依然决定进军耶路撒冷，也能够迅速撤退以便应付。”

沙拉丁继续说道。

“还不能拿所有兵力进攻雅法。对我们而言，整顿耶路撒冷的守备态势比什么都来得重要。艾儿希多、雷瓦尼卡将军，你们各自领一万的兵力冲向雅法。但是必须留意，一遇到理查必须立刻撤退，绝对不能够减少兵力。”

“是。”

沙拉丁的决定怎么看都是消极策略。但对手是英·德·法·义的联合军。身为弱国的国王，他不得不选择慎重行动。

包含艾儿希多的所有出席者全认为沙拉丁这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深深佩服沙拉丁那宽容兼睿智的精神。

隔天，艾儿希多等人率领两万的兵力离开了耶路撒冷。

出发前一夜。曾为暗杀者，如今名目上为维雷利养子的阿尔·卡米尔出现在耶路撒冷某个公园的黑暗里。他抱着手靠立在石柱上，以冰冷的眼睛望着夜空。

——狮子的宿星为狮子，在这季节中什么都无法确定吗……

望着星星的阿尔·卡米尔的身影比繁星还要冰冷，就好像是不存在这世上的人物所做出来的冰雕。

此时出现流星。坠落的流星直朝地平线落下，击中了底下的狮子。狮子痛苦地咆哮，而阿尔·卡米尔的耳朵确实听到了这吼声。

——负伤了吗？负伤的狮子可能比健康的狮子更危险。

高傲、闪耀。阿尔·卡米尔决不微笑。他完全排斥虚饰与谄媚，洗涤自我的个性与感情直到毫无慈悲为止。他没有缤纷的一面，他决不动摇。

由于他这么孤独无情，因此他的悲哀直接流向如夏拉扎多般温柔的女孩。

“女人不该深夜单独外出。回去。”

阿尔·卡米尔先出声。在这声音的同时，夏拉扎多那端庄的姿态也出

现在阿尔·卡米尔的身边。阿尔·卡米尔根本不问她为何会知道自己的所在。

“哥哥您也要去打仗吗？”

夏拉扎多悲伤地问道。现在的她非常空虚，非常无助。

“为什么……？”

面对夏拉扎多的问题，阿尔·卡米尔依然沉默，依然没有慈悲。

“为了向父亲的敌人报仇吗？”

“愚昧。”

阿尔·卡米尔只说了两个字。

“那为什么？为什么一定非打不可？”

“为了看到真实。”

夏拉扎多无法理解阿尔·卡米尔所说的话。她也不打算理解。

“什么是真实？不是爱情吗？不是人类吗？不是心灵吗？”

“那全都是虚假的。爱情是虚假，后天的东西也全都是虚假。理想、主义、信念、伦理……全都是虚假。”

阿尔·卡米尔平静地说着，但严厉得毫不容许夏拉扎多反驳。

“这……理想和信念我懂，那可能只是为了杀人所说的谎言，但不会连人心也是虚假……”

“是虚假。”

“……那么我对你的爱也是虚假吗？”

“……没错。”

阿尔·卡米尔的口中一样只说出两个字，他依然没有动摇。但夏拉扎多却敏感地捕捉到他出声前的短暂空白。

“……请尽量早点回来。”

夏拉扎多稍微恢复了平常的她。眼神中有温柔，嘴角边有微笑。

而阿尔·卡米尔则保持着沉默，消失在黑暗之中。

５．

构成十字军的诸侯们离去之后，理查把一个在门外等候的年轻人叫到了房间里。

“你听到会议的内容了吧，威尔佛瑞德。那么我先问你，我想对你说什么？还有，你对那些自私的家伙有什么看法？”

“除了一个人之外，没有必要说。”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瑟·威尔佛瑞德·艾凡荷。理查对这名金发青年另眼看待，可说是视之如爱徒。英格兰军中最具有武将素质的这个撒克逊青年以其勇敢和骑士道精神，在往后甚至成长到令伊斯兰军尊敬，不过有关他的活跃要留在很久以后再说。

“就是那个蒙地费拉特侯爵肯拉多，对他再怎么警戒也是没有用的吧。”

“嗯。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蒙地费拉特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对理查这个问题，威尔佛瑞德·艾凡荷花了一点时间思考。

“表面上是耶路撒冷王国的王位，但是……对不起，我还看不透他的真心。”

“很好。事实上我也摸不透，能够断定他意图的情报不足。现在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那个人沉着的容貌下包含着不可轻视的智慧。”

“对他而言，陛下发现这件事可能是他唯一失败的地方。”

威尔佛瑞德在理查的巨大身躯与低沉的声音前没有丝毫的畏缩。如果

不是这样，这个充满动感肌肉，怎么看都像是奢华体格的年轻人也不会受到理查的重用。

理查对威尔佛瑞德的回答满足地点点头，然后对他说道：“瑟·威尔佛瑞德·艾凡荷哟，我任命你为攻打阿斯卡伦的总司令官，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其他的将军和幕僚们了。

你率领英格兰的七万精兵，达成这项任务吧。”

“是、是的。”

威尔佛瑞德的年轻身子如遭受电击一般，充满了紧张感。理查舍弃了许多身经百战的将军，提拔自己为总司令，他无法不紧张。

“我要留在雅法。我必须再整合十字军各诸侯的意见。”

可以的话，理查很想亲自带兵攻打阿斯卡伦。但若他硬如此做，将意味着十字军的全面解体。

圣骑士团及集伊国王等人一定会以各种理由辞退攻击阿斯卡伦，而蒙地费拉特侯爵会表示什么反应仍不可测。理查必须留在雅法整合这些各怀鬼胎的集团。

此外，他也想先用基督徒最大的让步做条件与沙拉丁谈和，好做观察情势的外交交涉。

结果他留在雅法无论是将来和沙拉丁谈和，或者是重新攻击耶路撒冷，都是无法省略的政治义务。

“我的话到此，退下吧。”

理查以充满威严的声音命令威尔佛瑞德·艾凡荷离开。

“陛下，在我出发之前，有个人务必想请陛下认识。”

“你要推荐吗？别得寸进尺，年轻人。”

理查露出严厉的红色眼光，他的声音充满着强烈的气魄和令人畏惧的强烈力量。

但威尔佛瑞德没有惶恐的样子。

“那个男人太过特异，谁都无法驾驭，目前正在我的部队里。他不是我所能够比得上的男人。”

“哦，但特立独行并不能保证一定有才能吧。”

“我敢保证他的才能一定超过他的奇行，请陛下亲眼证明吧。”

“好吧，把那个人叫来这里。”

威尔佛瑞德点了头，回头一看。

门外不知何时出现一个男人，靠在墙上站着。那男人全身包满了翠绿色的衣服，腰带间夹着十来只箭。交错的双手里还有把长达六英尺的大弓。

威尔佛瑞德向理查说明，他在战场上总是这身打扮，不穿铠甲。

“陛下准许你入内，进来吧。”

威尔佛瑞德一说，那男人便离开墙壁走到理查面前。

“怪人，说出你的名字吧。”

理查吼向那男人，声音和往常一样充满了气魄。那声音的目的除了先声夺人，以掌握主导权外，没有其他内涵。

但那男人对理查的声音却没有显示出含着恐惧的怯懦。

那男人不屑地望了理查一眼，然后浮起轻蔑的笑容，转身打算离开。

“无礼的家伙！”

理查立刻拔剑砍向那男人。但穿着翠绿色衣服的男人亦不甘就此被杀。

翠绿色的男人迅速往前一跳，避开理查的一剑，然后加快脚步，迅速拉开了他和理查之间的距离。在他回头的同时，箭已经搭上了他所拿着的大弓。

好快！翠绿色男人的身手快得非比寻常。他取箭上弦连一瞬的时间也不必。

那男人的手没停，对着迎面而来的理查就是一箭。

他所射出的箭正确地往理查的眉间飞去。由于太过准确，令理查确信了他的胜利。

理查把剑直立于眼前，几乎在这同时火光乍现，响起了锐利的金属声。那男人所射出的箭准确地命中了理查眉间的剑。

理查手上微微一麻，但他依然往前挥着大剑朝翠绿色男人砍下。那男人拿出短剑挡住了理查的大剑。

这一瞬间——两人的剑同时离手，掉到了地面。

理查的大剑从中箭的地方断为两截。多么可怕的力道。但翠绿色男人的手也被那把大剑震得手臂发麻。理查那恐怖的怪力可说和他不分轩轾。

“我是骑士！”

翠绿色衣服的男人叫着。

“虽然没穿铠甲，我的精神依然是骑士！对毁损骑士名誉的人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

这句话里头含着强烈的意志。即使是国王，也不容许伤害自己的名誉。

“哦，你的话很有趣。”

理查抛开了手上握住的剑柄。

“失礼了。我叫理查安诸，请教你的名字！”

“罗宾·洛克斯里。”

自称如此的男人至此才跪单脚行臣子之礼。

“今后我只服从理查王一人。”

——不可思议的人总是存在于意想不到的地方。

“到方才为止不知道罗宾·洛克斯里这个名字。我理查必须为这愚蠢道歉。”

这句话可说是理查所说的最大赞美。

罗宾·洛克斯里——往后活跃于夏武德森林，当义贼对付坏官吏的男人。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外号吧？对，他就是罗宾汉。

※※※

在理查面前退下的耶路撒冷国王集伊现在正在会晤某位来访的男人。那男人就是蒙地费拉特侯爵肯拉多。由于谈的是秘密，因此两人和几名护卫所在的地点是集伊用来当寝室的小房间。

集伊和肯拉多围着小圆桌坐在椅子上。桌上有西洋棋盘和斟了酒的玻璃杯。

“陛下您不认为理查王的傲慢不可原谅吗？”

发言的内容虽然激烈，但肯拉多却是以非常冷静的语调发问。集伊除了怕被捉到话柄外，也想多知道对方心里的盘算，因此明显地动摇。但他依然沉默不语。

“哈哈，陛下在怀疑我的样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我还是继续说吧！我们未免太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吧？”

平庸的集伊完全不知道肯拉多有什么企图。他只知道肯拉多的眼睛好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

“直属理查王的兵力只有十万，沙拉丁能动员的兵力也是十万。在这微妙的平衡上，我们的存在对理查王而言是真正重要的关键，所以理查王不可能危害我们……”

肯拉多淡淡地诉说着事实。但聪明的人可能会发现，他在言语之中小心地隐藏起自己的才智。他虽然在说实话，但却没有把所有的事实说出来。

“现在是获得十字军中的发言权，甚至强化支配力的绝佳机会喔。”

“你要我怎么做？”

集伊显然因肯拉多的说服术而开始动摇。但肯拉多的眼睛依然漆黑如一片深渊。

“带兵暂时离开雅法。让理查王知道我们的存在有多重要。”

“但是……”

“圣骑士团长两人以及的黎波里伯爵已经赞同了我的呼吁。”

此时的肯拉多语调依然完全没有变化，而这句话实际上也不正确。因为肯拉多后来对圣骑士团长等人说：“集伊陛下已经赞同了我的呼吁。”

原来他是用这种方法说服，真是老奸巨猾。

因为这句话使得集伊表明了决定性的态度。集伊的表情令肯拉多浮起会心的微笑。

蒙地费拉特侯爵肯拉多在十字军分解后有些什么企图，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没人知道。

※※※

“真是的，我对你的‘善良素行’总是捏把冷汗。”

威尔佛瑞德·艾凡荷对着走在身边的罗宾·洛克斯里开口道。

“是吗，但我并没有看到你流冷汗啊！”

罗宾·洛克斯里那张晒黑的脸笑了出来。笑容里浮现出那充满魅力的白牙。

并行的艾凡荷和罗宾·洛克斯里两人身高几乎一样，但容貌却可以说刚好相反。

美丽的武人与知性的野人。

圣骑士和自然儿这两种个性间却存在着深厚的信赖。

“我必须攻击阿斯卡伦。我不在的时候你完蛋无所谓，但别把我也卷进去。”

威尔佛瑞德这句话虽然伤人，但却是在担心对方。

“我只是采取最合理的行动而已，在拘泥旧习的人眼中却是怪异。”

“哦，被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我是拘泥于旧习的人。”

威尔佛瑞德决非是以讽刺有名的人，但罗宾·洛克斯里身为骑士的拘谨却有点把持不定，罗宾·洛克斯里这个男人正拥有这样的阳刚魅力。

两个人继续谈笑时，有一名士兵从通道的弯角处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啊！”

士兵在威尔佛瑞德的面前站住，立正不动。

“蒙地费拉特侯爵告病要求暂时回到亚克。”

“哼，好快的行动。”

威尔佛瑞德不得不震惊。蒙地费拉特侯爵的行动恐怕会影响其他诸侯，令众人陆续离开雅法吧。

威尔佛瑞德心中虽然有这样的不祥预感，但实际上却比他想像的还糟。隔天蒙地费拉特没有等理查的回答就离开雅法，除此之外，圣骑士团和耶路撒冷国王集伊等人也同时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蒙地费拉特侯爵的政治力量真是惊人。

如此理查必然得奔走说服各诸侯留在雅法，做他所生疏的政治活动。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攻击阿斯卡伦。

理查没有变更预定，派威尔佛瑞德·艾凡荷带领七万的兵力离开雅法。

于是雅法变为空城。

空城里只有理查狮子心王这位巨人存在。

威尔佛瑞德曾经劝谏理查好几次，不应该冒这样的危险，但是理查依旧无动于衷。

“王者不退却。”

理查的回答总是只有这句话。

此时理查可真是大意了，他认为伊斯兰军应该会待在耶路撒冷里，不会出来。此外，他也认为伊斯兰军中没有会察觉他要攻击阿斯卡伦的聪明之人。

但理查忽略了唯一的可能性。维雷利，阿帝尔·塞夫丁这个男人可能从过去指示未来。

６．

派去侦查的人所放出的老鹰高高地徘徊在艾儿希多头上。不久，老鹰告别开阔的天空开始急速下降。

老鹰接近地面后，拍了两三下翅膀减低速度，缓缓地停在艾儿希多的细肩上。

艾儿希多拿起脚环上的书信时，温柔地抚摸了它的身体。老鹰舒服地闭着眼睛。

“辛苦了，‘露水’。”

能够为可爱的公主效劳它非常满足。

艾儿希多打开书信过目。

上头简洁的记载了下列的事务——

一件是七万兵力朝阿斯卡伦出发。另一件是先行离开，推断为圣骑士团等人陆续往亚克的方向而去。

“到此你完全看穿了吗？维雷利。既然如此，这分裂就不可能是陷阱。”

艾儿希多不得不再为维雷利的慧眼吃惊。他的身躯虽已消失，但他的睿智却依然存活，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影响。

“将这件事传给后阵的雷瓦尼卡将军知道。”

艾儿希多将书信的内容告知传令兵。传令答应之后飞奔而去。

艾儿希多轻轻叹息。她一望手，发现手微微的在颤抖。

——我在害怕。不知为何，我的身体在害怕战争。

艾儿希多要并命才能装得若无其事。

——我好怕。我从来没感觉到战争是这么可怕的东西。难道我没有像他那样的兄长呵护，就什么也办不成吗？

艾儿希多感到不安，就如同独自一人被留在黑暗中似的。但她却深爱

着这无助的感觉。这种不安正是维雷利存在的影响，是他还活着的证明。

艾儿希多用力甩头。现在不是我想这个的时候。我必须把他驱离脑海。

艾儿希多看看四周，寻找可以转移她注意力的东西。

——好寂寞，我觉得人也减少了。

随着维雷利的死、拉斯卡利斯和露易西消失、裘尼梅也死了。这一次的战役中，夏拉扎多也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待在艾儿希多的身边。

只有阿尔·卡米尔留在艾儿希多军中当部队长。此刻艾儿希多正可以见到他在眼前，于是驱马骑到他身边。

“你为什么没有离开，是眷恋吗？还是复仇？”

艾儿希多几乎无法理解，最不合群的阿尔·卡米尔为何会留在自己的麾下。对他而言，最有向心力的男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回答啊，你为什么留下来。我根本没有像维雷利那样的向心力吧！”

“别管我，小丫头。”

阿尔·卡米尔说完后离开了艾儿希多面前，那冰冷的眼光完全没有变化。在艾儿希多眼中，那当然是最缺乏诚意的行为。

“哼，明知我最在意那件事还……！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小个子的艾儿希多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复杂情感。她忿恨地继续咒骂，倒霉的是周围的士兵们。

但愤怒使得艾儿希多暂时忘了恐惧。难道这是阿尔·卡米尔的本意？谁也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维雷利死后所产生的空白很需要阿尔·卡米尔的力量弥补。

当艾儿希多率领伊斯兰军通过雅法东南约十公里，一个叫拉穆拉城的地方时，伊斯兰军攻击的消息才传到狮子心王的身边。

“兵力约五万，攻势好激烈呀！”

侦查兵以夸张的表情陈述夸张的事实。

围坐长桌的幕僚和将军们脸色自然大变。

“除了派出特使立刻召回他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吧。”

雷斯塔伯爵如此发言。有的将领将麾下的兵力交给艾凡荷，自己留在理查身边。他便是其中的一名将军。

“那不行。”

雷斯塔伯爵的进言一说完，理查便加以否决。对他而言，最不列入考虑的行动就是放弃名誉。

“没有这个必要。”

理查以低沉有力的声音说着。每个人都发现，这样的自信不是没有来由。

“如果敌人兵力约两万，要守住雅法并非不可能。若是没有把握，我不会随便开口。”

“的确，这事情并非不可能。”

坐在末席的罗宾·洛克斯里抢在其他有名的武将前率先发言。当理查宣布要让这个男人参加军事会议时，诸将领没有半个人赞同，但理查依然半强迫地要各将领承认他的出席。

“要轻易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只有一个方法。”

罗宾·洛克斯里指着自己的额骨部份，充满自信地说着大话。

“如果给我两千的兵力，我可以在明天给他们‘确实的警告’。”
诸将领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新人当然没有回以笑容。
——哼，不明事理的贱人在此大言不惭。
只有含着轻蔑的白眼投向罗宾·洛克斯里。
“好吧。”
对理查这意外的回答，诸将领同时发出了震惊的声音。
“但既然你如此有自信，身为骑士的你必须以死来偿还失败的不名誉。”
对理查的威胁，罗宾·洛克斯里若无其事地缓缓站起来。
“那么我就借兵吧。”
罗宾·洛克斯里简洁地说完后，就抱着从未离手的大弓悠然离去。
诸将领惊讶得全都呆了。
从未有人在理查狮子心王的面前如此不改其态度。
诸将领在猜测，是不是理查怕得动摇了。
——否则陛下也不会容许那种卑贱的家伙嚣张。不过等到陛下见到那愚蠢的男人失败后，自然会清醒过来吧。
房间里只弥漫着充满嫉妒的轻蔑气氛。他们那接近虚假的名誉心全都希望罗宾·洛克斯里惨败。
他们还不知道。不，甚至连理查可能也不知道。
罗宾·洛克斯里这位年轻人所穿的翠绿破衣下，隐藏着真正的骑士道精神以及才能。
罗宾·洛克斯里接了理查的命令后当天就迅速离开雅法。
“伊斯兰的统帅就是那个艾儿希多公主。她的英勇连敌人也惊叹不已。以这少数兵力可别想轻易获胜喔。”
一名叫做修巴特的部队长如此向罗宾·洛克斯里进言。
“我很清楚那个女恶魔，因为我在以前的战争中仔细观察过她。她的军事才能的确了不起，正因为如此，反而会败给我这种门外汉。就好像理查王被那个阿帝尔·塞夫丁整得很惨一样。”
“门外汉？你说那个可怕的魔术师是门外汉？”
“没错。虽然那也是他奇才中的一部份。”
对罗宾·洛克斯里这番拐弯抹角的话，修巴特露出了迷惑的表情。罗宾·洛克斯里不得不再加以说明。
“例如车轮如果没有轴，看起来虽然仍是车轮，实际上却什么用也没有。那个女恶魔就如同失去车轴的车轮一样。身为车轴的阿帝尔·塞夫丁虽然是门外汉，却能令车轮产生复杂离奇的回转，形成了奇才，可惜最后还是勉强过度而死……那件事无所谓了。
总之你们在这次的战役中要忠实地服从我，如此我们就不会输。”
修巴特没有得到满足的回答，反而更加怀疑罗宾·洛克斯里。不过他仍旧害怕罗宾·洛克斯里背后的帝王。
罗宾·洛克斯里将这恐惧利用到极点，尽情控制两千士兵。行军的速度可说是超乎想像的神速，他令原本笨重的英格兰士兵移动得比艾儿希多军还快。
他是如何产生这神速的呢？答案就在他们的武装。
罗宾·洛克斯里在出发之前首先禁止两千士兵穿着铠甲。此外，他还限定每人使用的武器只能有一种。

这在士兵间当然引起了轰然不满，稍微有名的骑士更加激烈指责罗宾·洛克斯里。

“对我们而言，这项作战绝对有最佳的效果，但是对大食人而言！”

“这是最无能最残酷的人所下的决策。我们将会以苦难至极的方法亲眼见到证明！”

这种充满敌意的漫骂并没有令罗宾·洛克斯里感到痛心。他反而拿出最有效果的手段来压制。

“我是代替理查王执行意志的人。因此不服从我的人即是无视理查王的威严。理查王绝对不会宽容这种行为！”

他在两千名士兵前的这番演说终于令众人不甘不愿地服从了罗宾·洛克斯里的命令。

而众人则因为罗宾·洛克斯里的指示，以艾儿希多等人难以至信的速度逼近敌人。

※※※

黎明令艾儿希多等人惊愕。

在朝阳开始升起的鱼肚白里，清楚地映现出令艾儿希多等人无法相信的景象。

滚滚沙尘的那一边，敌人的军队整斋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浮现在幽暗大地上的情景就有如虚幻的海市蜃楼。艾儿希多等人一开始甚至还把轻武装的敌人看作是镜中的自我影像。

众人无暇享受清晨特有的凉风与芳香，连忙拿起武器，匆忙赶往战备位置的士兵们四周扬起乾燥的土尘。

他们当然有疑问——

敌人的速度如此之快，为何不趁黑夜袭？

敌人有更确实的胜利方法吗？还是骑士道精神反对夜袭？

他们很希望答案是后者。但正确答案是两者皆是。

“你有什么看法？阿吉姆。”

在周围的喧闹声中，艾儿希多要副官阿吉姆说出想法。

“他们的兵力虽少，却敢与我们正面冲突，其可能性只有两种。”

肩膀几乎有艾儿希多三倍宽的阿吉姆外表虽然魁梧，但却有令人想像不到的聪明才智。

“第一个可能是，他们的统领是个顽固的骑士，只会想从正面攻击。第二个可能是，他们的统领是个脑筋灵活的人，一定有什么必胜之策。”

阿吉姆以演绎法明确地推断。

“但以他们的武装来看，可以否定前者的想法，因此结论必然只有一点。”

“他们现在正在等我们落入陷阱，所以不靠蛮力攻击吗？”

喜欢明确论调胜过艰涩推理的艾儿希多明白后回答。

“就算知道这一点，我们依然得不到任何有利的条件。光是知道他们有计谋，我们还是无法得知他们会如何行动啊！”

艾儿希多虽然如此批评，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艾儿希多那怪异的性格会使人以为她喜欢奇特的想法，但意外的，真相并非如此。

艾儿希多的思考基本上是以既有的论点为基础。无论打仗多么热，她绝对不会脱下衣服露出肌肤。这一点可证明她的性格原本就不喜欢脱离常

轨。也就是说艾儿希多这个人的性格虽然独特，行动虽然创新，但她的思考却总是保守的成分居多。

从以上的观点来看，维雷利的性格意外地完全和艾儿希多相反。看起来创新的艾儿希多实际上保守。而看起来保守的维雷利实际上创新。这两种正好相反的个性像齿轮般吻合，形成了一位天才。

这些事情和罗宾·洛克斯里以前对部下所说的观察几乎一致。由这件事可明显看出他的才能。

——我太差劲了。凭我一个人根本无法知道敌人在想些什么。

如果罗宾·洛克斯里能够见到艾儿希多这思考的样子，他那张晒黑的脸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吧。

艾儿希多虽然知道自己所隐藏的一面，但她并不排斥，所以她立刻放弃继续推理。

——冷静！这就是我！别想太多了。

“去请求后方的雷瓦尼卡将军绕到敌人背后。一有回应我们就一起突击。”

此时艾儿希多的心中依然迷惘。如果她完全清楚的话，应该会立刻开始攻击。

在这短暂的空档里，罗宾·洛克斯里先发制人。

战火首先由射向艾儿希多的一只箭开始点燃。但箭只有一只，而且是从艾儿希多军右方的高地射出。

箭划破艾儿希多手臂上的衣服后插入地面，风劲似乎要扯走她的手臂。艾儿希多慌忙地遮掩，命部下拾起箭。

“骑士不伤女性。”

箭上用拉丁文如此写着。

“开什么玩笑！哪个无礼的家伙！”

最近学了拉丁语的艾儿希多看了之后大怒，但她根本不知道射箭的人身在何方。这并不是因为艾儿希多近视眼的关系，而是因为射箭的人躲在远处。

“这样算尽到礼数了。接下来的攻击可不是突袭喔。”

当时站在高地上拉着六英尺大弓的男人正是罗宾·洛克斯里。

罗宾·洛克斯里没瞄多久便随手将箭射出。射出的箭冲入如蚁群般的艾儿希多大军里。

箭残酷正确地贯穿了艾儿希多身边的士兵胸部。被罗宾·洛克斯里一箭射中的男人胸口冒出鲜血落在沙地上。

发誓效忠艾儿希多的许多男人们哇的一声，纷纷面对箭飞来的方向挡在艾儿希多面前。

准确地，无比准确地，他们依照站在艾儿希多身前的顺序一个个中箭死亡。

“傻瓜！别管我呀！”

艾儿希多虽然如此喊叫，但忠实的骑士们却没停止保护她。她的周围立刻被混乱包围。

这可说是机会中的机会，罗宾·洛克斯里的军队一举开始突击。

伊斯兰军为敌人接近的速度而惊慌失色。

伊斯兰军的特长是机动力。但现在轻装少数的敌人比他们更具有机动

力。粉碎的自信渐渐化为恐怖，另一方面主将艾儿希多身边的混乱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恐怖也是罗宾·洛克斯里的目标。强行脱掉骑士们的铠甲，以机动力对付敌人的机动力，其目的正是“意外的恐怖”效果。

此外伊斯兰军主将艾儿希多的命令因为罗宾·洛克斯里的箭攻而无法正确传达。有能力的将领虽能够以独自的判断带兵对付敌人，但不知如何是好的将领只能够乾着急等待命令。

代表前者的人是曾为暗杀者的阿尔·卡米尔。他迅速地掌握敌我的状况，明确的指示使得自己手下的士兵没有陷入恐惧。

但除了他以外的将领几乎都属于后者。因为沙拉丁的政治采文人主义，因此伊斯兰军人的素质并不怎么高。而充满人间爱的政治不见得一定会带来很好的结果，从这点也可确切证明。

罗宾·洛克斯里如一阵风般穿梭在树木之间。绿色的风只留下绿色的影子，他巧妙地隐藏自己而奔驰。这阵风每隔一定的时间必然发箭。

箭超越了风，超越了声音的速度，最后连光速也超越，穿过了人的性命和灵魂。罗宾·洛克斯里的箭夺走数十人的生命，支配了数千名灵魂。

罗宾·洛克斯里凭一人就震憾了数千名士兵，令对方动摇恐惧，最后终于失去力量。

一群淡如水色的无主之魂全在他的手掌上舞蹈。

只有阿尔·卡米尔一人正确的掌握住罗宾·洛克斯里的存在以及其影响。

“哼，谁都没有看到那个在高地上射箭的男人吗？”

阿尔·卡米尔不得不吃惊。他周围的士兵们虽然善战，但伊斯兰军处于下风的状况依然没有变化。现在罗宾·洛克斯里军就如同拍向土墙的汹涌波涛。

“死也要维持现状。”

阿尔·卡米尔只留下这句不负责任的话便单独离开岗位。这种作法虽然完全失去将领的资格，但原本就不喜欢团体行动的他会如此做可说是理所当然吧。

总之阿尔·卡米尔在一片混战中几乎直线奔向罗宾·洛克斯里所在的高地。

没有人阻止驰骋战场的他，因为打算阻止的人全都丧命倒地。没有人可以看得见阿尔·卡米尔的剑。在一般人的眼中只能看到，阿尔·卡米尔身边如同有道银色钢丝的光在奔驰，以及确实无误的杀戮而已。

罗宾·洛克斯里那如老鹰般的眼睛没有漏掉这个令人佩服的年轻人。他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对自己有着明确的杀意。

罗宾·洛克斯里立刻搭箭随手一射，就好像没有瞄准任何东西一样。

艾儿希多曾经命人探索罗宾·洛克斯里，但全被他这随手一箭毙命。此时这随手正确的一箭也飞向阿尔·卡米尔的身体。

但阿尔·卡米尔的反射能力显然比之前的男人们要略胜一筹。罗宾·洛克斯里那只如闪电般的箭被他那非人的高速银光斩为两段，掉到了地上。

罗宾·洛克斯里没有惊慌。他虽然佩服却没有狼狈。这次他瞄得比上次更用心，然后射出了箭。

第二箭如罗宾·洛克斯里瞄准的命中了阿尔·卡米尔的座骑。无法连

马匹也护住的阿尔·卡米尔被抛到空中，产生了致命性的破绽。

罗宾·洛克斯里所射出的第三箭没有放过这破绽。箭穿过紧张的隙缝袭向阿尔·卡米尔这些微的破绽。

接着箭无情地穿过了阿尔·卡米尔的身体，被贯穿胸膛的他一瞬间静止在空中。

但之后的现象却和罗宾·洛克斯里的预测大不相同。

应该贯穿某人的箭却没有遭遇任何阻力地通过了他的身体。接下来阿尔·卡米尔的身体蒸发，从罗宾·洛克斯里的视野里消失。原来阿尔·卡米尔在座骑中箭的瞬间便放出幻影给罗宾·洛克斯里瞄准，自己则藏到了马的影子里。这种可怕的能力正是暗杀教团的幻术。

就算是罗宾·洛克斯里亦为之一呆，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那就是傳说中的幻术吗……没想到世上也有这样的男人。”

罗宾·洛克斯里豪爽地笑着，等待年轻妖术师的出现。

在等待的时候，他又瞄准艾儿希多身边的男人。

他射出三只箭，夺走了五个男人的性命后，悠哉地自言自语。

“……你终于出现啦。但是由敌人背后偷袭算不上是骑士的行为喔。”

罗宾·洛克斯里感受到从背后袭来的强烈杀气，但依然稳如泰山。

“和你的行为比起来，算很够骑士了。”

难得阿尔·卡米尔会反驳敌人的话。这可能是他舍弃暗杀者的个性时，受到了某些事物的影响。

但罗宾·洛克斯里却无视于阿尔·卡米尔的回答，拔剑回头住声音的来向挥去。

阿尔·卡米尔只动脚尖便巧妙地躲了开去。在他避开的同时，手上的圆月刀也画出银色的圆弧水平扫向罗宾·洛克斯里的身体。

“……！”

罗宾·洛克斯里往后一跳，好不容易才躲开这来自意外方向的迅雷一击。但是他的翠绿色衣服破了一道，底下的皮肤渗出血来。

“……可惜啊。你不应该在那种小女孩手下做事的。”

罗宾·洛克斯里以这样的话赞美阿尔·卡米尔。但阿尔·卡米尔的表情依然严如寒霜。

“勇者应该追随英雄，只不过破个衣服就狼狈不堪的女孩不适合当你这强者的主人。”

阿尔·卡米尔依然沉默，没有回答罗宾·洛克斯里的引诱。他依然纹风不动地等待罗宾·洛克斯里的破绽。周围的声音就如同被隔开了一般，寂静无声。

“哼，顽固的家伙。罢了，我也该撤退了。这样的战果对‘确实的警告’来说已经太充足了。”

罗宾·洛克斯里如此说完后收剑入鞘。接着他便上马悠然转身离去。

阿尔·卡米尔没有追他。

在罗宾·洛克斯里离去的同时，他便跪地忙着压抑紊乱的呼吸。

——真正的强者总是存在于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我又活下来的感想。

这是抛弃暗杀教团、遇见维雷利后在他心中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人心”给他的强烈警告。

如果这个翠绿色衣服的男人有那个意思，可以轻易杀掉疲惫的你。

※※※

对自己和部下们的失态，艾儿希多不禁低头呻吟。

“呜，他所留下的军队就这样被我糟蹋掉了吗？”

乱战的旋涡终于也卷到了艾儿希多的周边。从高地射来的箭虽然已经中断，但如今艾儿希多军内所产生的怯懦却扯着她的后腿。

“……那个女人是！”

在大战方酣时，艾儿希多在敌阵中发现了一位女性喊了出来。同时她的乌黑眼珠里也烧起了炎炎怒火。

艾儿希多所发现的女性正是理查的妹妹亚莉耶诺儿。由于亚莉耶诺儿在战场上依然穿着淡色的美丽衣裳，因此近视眼的艾儿希多依然可以从远方一眼辨认。

亚莉耶诺儿在罗宾·洛克斯里单独行动时自行指挥军队。喜欢策略的她行动必然带着目的。

“就是你杀了维雷利……！你竟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艾儿希多完全失去冷静，忘了自己身为主将的立场冲向亚莉耶诺儿。亚莉耶诺儿当然看到了艾儿希多红着眼朝自己奔来的样子。

“还给我！把那个人的命还来！”

艾儿希多被激怒动摇得喊不成声。

“可惜他还有利用价值，可不能就这么简单地还给你。”

亚莉耶诺儿却和艾儿希多完全相反，以冷静的语气如此回答。她的容貌，好像在强调那丰满胸部的容貌正和如少年般的艾儿希多成对比，而且亚莉耶诺儿有着艾儿希多所完全没有的奸智。

“……‘还有利用价值’？”

艾儿希多的冲刺在那一瞬间完全失去速度，转而停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个人还活着吗？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艾儿希多拼命逼问亚莉耶诺儿。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啊！至少他还有你这种莽撞女所无法完全控制的价值。”

“还给我！那个男人是我的。还给我！”

艾儿希多如今的叫声和刚才的意义有些不同。

“哈哈，在你大吼大叫之前，想一想从高地上向你们射箭的男人是谁吧！”

“……难道是维雷利？”

“这我就不知道了。”

亚莉耶诺儿的这番话令艾儿希多起了疑心，成为今后伊斯兰军身上的阴影。

而这阴影正是亚莉耶诺儿的奸智，也就是掌握维雷利的策略之一。

这场战役对亚莉耶诺儿、罗宾·洛克斯里，以及艾儿希多而言，已经结束了。

７．

曾经是十字军与伊斯兰军死斗长达三年的土地——亚克！

目前这都市成为耶路撒冷王国临时的首都，拘禁着许多伊斯兰军的俘虏。一部份的人物成为政治人质，其他的大多数人则身为奴隶，只有严酷的未来等待着他们。

这里有个不属于两者的年轻俘虏。

那个年轻人正被监禁在约三平方公尺的阴暗房间里。这里虽然是个连床也没有的石室，但比起那些并列在地下肮脏土墙内，身系锁铐的其他俘虏，可说是破例的优待了。

虽然是破例的优待，那个年轻人却完全处于不愉快的境地。消瘦的脸令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那眼睛长久以来也一直没有睁开过。他右脚上可见到的箭伤没有洽疗，如今已经腐坏，令看的人望而生痛。

“你为什么来这里？”

不知何时，有个男人出现在门的隔壁。

“回答啊！你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地方？”

银发的男人再度逼问俘虏。

闭着眼睛，如同死人般的年轻人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

骑乘骆驼的青年显然有对欧洲人的眼睛。

那青年在岩石与沙尘的大地上焦急地一直等待某人。他不安地舞弄手指，眼睛则往亚克的方向瞪去。

他现在人在拿撒勒的近郊荒地。拿撒勒位于亚克东南，是个通往内陆的城市。

不久在青年所望去的地平线上，有个淡影浮现而出。那个点终于形成一位少女，直线往青年的方向接近。

惊人的是少女以自己的脚跑着，速度惊人。

须臾之间，少女便站在青年所骑的骆驼前。

“如何，找到那个人了吗？”

青年问向少女，连说话也带着三分焦急。表情里带着期待与不安。

“嗯，但是……”

少女垂下眼，低着头回答说。

“看他那样子，什么时候死了也不奇怪。”

少女的话令青年惊讶屏息。他紧握着的拳头微微颤抖，眼神因焦虑而动摇。

“就我们两个人去救他吧。现在！不然可能会来不及了。”

“不行！我们还不能死。能救他的只有我们而已。”

青年的这句话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

“想办法，想办法，一定得是个确实的办法，如果有什么差错……”

青年的话如同呓语般重复。

他继续呻吟着，重复又重复，一次又一次。

※※※

罗宾·洛克斯里打完仗后回到了雅法，迎接他的是和出发前正好相反的赞美或是忌妒。

跟随罗宾·洛克斯里的两千士兵现在也成了他的信奉者，在传说的男人罗宾汉手下战斗，成为他们住后的骄傲。

甚至连在战前几乎不信任罗宾·洛克斯里的部队长修巴特也说：“今后我可能只服从罗宾·洛克斯里的指示而已。”如此赠与他最高级的赞誉。

只有罗宾·洛克斯里自己周围的变化完全相反，态度和战前没有两样。这件事虽然也提高了他的名声，但他对那种事却毫不在乎。

“我军的死者十七名，负伤者四十名。我认为敌军的死伤应该超过我军

十倍。”

罗宾·洛克斯里向理查简洁地报告战果。

“了不起。这战果对挫折他们的锐气，降低他们的士气已经太足够了。”

理查赞扬罗宾·洛克斯里，答应往后将重用他。

“听说我妹妹亚莉耶诺儿又多管闲事，给你添了麻烦。她现在人在哪里呢？”

“那岂是麻烦……都亏为有陛下之妹的协助才有这场胜利啊。不过战斗结束后她便往亚克去了。”

“往亚克而去？哈，她虽然也喜好谋略，但毕竟是个女孩。”

“亚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陛下的妹妹吗？”

理查的回答令罗宾·洛克斯里的脸色稍稍一变。

“阿帝尔·塞夫丁……！”

罗宾·洛克斯里吐了口大气，表情不是喜悦也不是紧张。

好敌手！我从以前就一直想倾全力对付的男人。

罗宾·洛克斯里以前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时，甚至曾经感觉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但加今那个男人又再度出现，复活在自己的眼前！

罗宾·洛克斯里紧紧地握住拳头。

——强敌哟，苏醒吧。我会让你使出所有的力量。

这个强敌，或许甚至远超越维雷利的天才，可能是如今在世上最希望维雷利复活的人。

但深受眷爱的阿修罗还没有这么早归来。

圣战之逝者

定金伸治１.

沙石冻结的臭气如同暮霭般包围着他们。星光有如冰光，他们的周围完全没有超越冰点的事物。

鲍主艾儿希多所率领的一行人现在正朝南走，来到了几乎是亚克与雅法中间的地点。

沙拉丁已经被英王理查打败，退军至雅法。在他调兵好与理查再战的期间，艾儿希多自行背负起阻挡埋查进军的悲运。

他们向理查挑战。想出奇计的维雷利一个人站在叁十万兵力之前，长伴艾儿希多左右的数千生命纵横於一片染满敌人颜色的大地。

但是他们输了。

维雷利以及众人全数负伤。

他们虽然尽了必死之力，但别说获胜，连制住理查的行动也不能。

为朋友负重伤的人怀疑自己受伤的意义。而为朋友舍命的死者却连怀疑也办不到。

自己的伤到底是为何而受呢？自己的死到底是……

理查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可说是异常气候的寒空下，理查和他的军队向右直望地中海，继续南下。

但是打了败仗的他们依然有任务在身。他们“ 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必须抑制理查的行动。维雷利等人当然不喜欢这样的语句……

他们的行动人数还不到一万，他们必然得死。

而他们也有此觉悟。令人悲伤的是，他们拥有死者的能力。

“死者的能力……结果不是和那个暗杀教团一样吗？ ”维雷利低头叹息自语。

“别管什麽道德问题了。现在不是想那种东西的时候。”

阿尔・卡米尔对着自言自语的维雷利遣责。他虽然原本是暗杀教团的一员，但是这和他反驳维雷利的话并无关系。他眼中所放出的冰冷光芒也并非因为保身。

“阿尔・卡米尔说得没错。如果你也想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就应该经常保持往前冲的气魄。”

艾儿希多踏出一步，从旁插嘴。她的表情在此时依然开朗。

“这种话等你成为女人中的女人时再说吧。”

“笨蛋，女人中的女人指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啦。”

“……那这世界可就烦人了。”

维雷利原本想这麽说，结果还是收回了。

“现在我们处於非常微妙的立场。如果陛下手下的援军已经到达，也就是能与理查战斗的兵力已经聚集的话，我们直接回雅法即可。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就必须在此重新阻止理查。”

艾儿希多如同在确认般，对两人如此说道。

“为了选择行动，雅法现在的情报不可或缺。看来只有拜托露易西了，虽然她哥哥才刚过世，有些对不起她…… ”

难得艾儿希多会说出这种体谅的话，不过她平常的果决态度依然没有消失。

“出来吧，小女孩！”

艾儿希多大声呼唤露易西。音量虽大但仍然不失其独特的音色，响彻刚过黄昏的夜空。

“有什麽吩咐呢？ ”

露易西露着笑容等待艾儿希多的话。这小女孩虽然在前一场战役失去哥哥裘尼梅，但她依然没有哭泣，也没有失去笑容。

“快点去调查雅法的情况。你需要多少时间？ ”

“这个嘛，有半天的话…… ”

“叁小时内给我回来。”

“这……那样会死人的。”

艾儿希多等人目前的位置离雅法约五十公里。露易西的速度虽然连马也赶不上，但要在叁个小时内来回未免太残忍。与其说残忍，不如说是要杀人。

“我也拜托你。”

维雷利下马求她。他搭着露易西的肩膀，一直望着她的眼眸。这虽不是他特意的行动，但是露易西的身体却好像中了魔法一样，动弹不得。

艾儿希多看到这里不高兴地扳下了脸。

“可是……”

“拜托你，没有时间了。现在连理查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必须立刻做出决定。”

“我知道了，我去便行了吧。反正我怎麽样维雷利大人也不会在乎的。”

露易西鼓涨了脸颊生气。但是一见到缩着身体似乎过意不去的维雷利之後便笑了出来。

“别说些有的没有的无聊话了。快点去！”

听到艾儿希多的怒吼声後，露易西慌张地跑了开去。她跑的样子和一般的女孩一样，但是她的速度却非常人所能够到达。她看起来就如同在高速移动的大地上轻轻奔驰。

“你这恶棍，那小女孩连我的话都不听，却被你骗得团团转。男人真是不能大意。

说到男人……”

“公主讨厌男人吗？”

“当然讨厌！想想看吧，每天发生的犯罪行为几乎都是男人干的。杀人强盗的也都是男人，宗教上的狂热信徒是男人，腐败政治的家伙也只有男人，还有，没有娼妓就活不下去的也是男人。我最讨厌男人这种生物了。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家伙！”

“你那麽讨厌男人的话，恐怕也讨厌自己吧？”

维雷利虽然想说，但是和刚才一样，怕得收了回去。

阿尔·卡米尔以冰冷的眼光看着两人的对话。

两个傻瓜。

阿尔·卡米尔如此想。他为了这两个傻瓜，下定了某样决心。

那决心就是恢复为以前的暗杀者，那个以杀人道具当自己人生的工作，虽然那并非他自己所愿……

２．

暗杀无法开辟历史，也无法改变时代的潮流，但是至少可以暂时阻止那潮流吧。

阿尔·卡米尔如此想後，再度拿起了黑剑——暗杀者所用的弯刀剑。那邪恶的漆黑为的是防止反光被敌人发现。

他的目的只有狮子心王理查一个人。理查和他的军队此刻正在何处待战，阿尔·卡米尔并不知道。

但是军队如此庞大，地形如此开阔，一定可以立刻找到他们的所在吧。问题是如何避开警备的耳目，找到理查并且接近他。

边向北进边思考的阿尔·卡米尔突然感到了某人的气息，停下了马。

“‘恶魔之首（拉斯·阿尔·格尔）’吗？”

阿尔·卡米尔低声的说着，眼睛仍然朝前看。就在阿尔·卡米尔出声的同时，有颗灰色的人头从他右方的黑暗中缓缓浮现。

“好久不见了，‘完全（阿尔·卡米尔）’。你也发达了嘛，竟然来要英国国王的性命。不过我俩皆无恙，真是太好了。”

“恶魔之首”高兴地笑着，气氛诡谲。他的头发漆黑，眼睛细长，一眼就知道是东方人。如果硬要推测年龄，应该在叁十来岁吧。

“你是来杀逃离暗杀教团的我吗？”

阿尔·卡米尔手握剑柄，那冰冷的眼睛慢慢地转向“恶魔之首”。

“不，复仇太无聊了，和实力相同的对手战斗更是无聊。战斗这种东西最有趣的时候，应该是在折磨比自己弱很多的对手时。”

“恶魔之首”歪着嘴唇狰狞一笑。

“你的目标是英国国王，我的目标则是给予暗杀教团深刻打击的‘公正（阿尔·阿帝尔）’。”

听到“恶魔之首”要杀维雷利的话，阿尔·卡米尔那如水晶雕刻般的表情依然不变。

“暗杀真好。被众人拥戴的傲慢之人到了一对一的时候，依然要舔我的脚，成为爬在地上求饶的弱者。这真是战斗的真味啊。”

“我很忙，没事的话让我过去吧。”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先杀了阿尔·阿帝尔也无所谓吗？”

“随你便吧。”

阿尔·卡米尔冷冷的说完後便缓缓离去，只留下多嘴的人头留在黑暗里。

理查进入了一处叫卡耶塞雷亚的小城，在那里过了一夜。由於卡耶塞雷亚不是个多大的都市，因此无法收容几十万的军队，在城墙之外可以见到许多的营火。黑暗中浮现的红褐色营火似乎令人有股不祥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却也有种奇妙的美。

暗杀者阿尔·卡米尔避开守卫的眼光，慎重的走近卡耶塞雷亚的城墙。马早已舍弃，如今只有徒步。那姿态就如同高速移动的黑色液体。

暗杀者使用一条细绳，一瞬间就到达了城墙之上。在暗杀教团锻炼出来的他当然不可能笨到被守卫发现。

阿尔·卡米尔在城墙之上以他锐利的眼睛看了卡耶塞雷亚一会儿，即使在黑暗中，他一样能够正确地看清周围。不，不如说是黑暗才是包含他真正价值的世界。

突然有股锐利的剑气袭向他的背後。

阿尔·卡米尔瞬时跳到空中，离开灰色的城墙後轻轻地落至地面上。地面几近沙地，但是他的脚却几乎没有沙子覆盖。

失败了。我被敌人发现，竟然还入城。

阿尔·卡米尔虽然惋惜，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人却与意料中的不同，只有一位女性。

“哦，亚莉耶诺儿吗？”

在阿尔·卡米尔面前嫣然而笑的人是理查的妹妹亚莉耶诺儿。理查虽然命令她留在亚克，但是亚莉耶诺儿却私自单独行动。

阿尔·卡米尔以前曾经见过她一次，那就是艾儿希多等人以少数兵力向理查挑战之前的时候。亚莉耶诺儿和维雷利会面之後，认为维雷利是危险人物，便即命部下杀他。

阿尔·卡米尔此时正好在场。

“进了我的意识之网只能怪你自己运气不好了。只要有我在，你是杀不了我哥哥的。”

这女人能将自己的意识扩散至周遭吗？

阿尔·卡米尔此时终於明白他为何如此轻易就被发现。亚莉耶诺儿具有“扩散”意识的能力，对存在於周围一定空间内的人也能若指掌。据说剑术高手能够让自己的意识超越的自己的剑，剑所感觉到的东西就如同亲身体

验，亚莉耶诺儿的能力便与此相当。

的确是可怕的能力。但是光凭你一个人就能杀了我吗？阿尔·卡米尔的对手目前仅有一人。

“我不会因为危险的人物是个女人就手下留情。你觉悟吧。”

阿尔·卡米尔泠冷的说着，拔出了剑，同时瞄准了亚莉耶诺儿的身体一剑横扫。

暗杀者的一记黑剑速度远非人眼所能及，而且周围几乎一片黑暗。溶入黑暗、切开黑暗的漆黑光芒理应砍到亚莉耶诺儿的身体。

但是亚莉耶诺儿的身体却没有被一刀两断。她以自己的剑在身体边缘横挡住了阿尔·卡米尔的长剑。

“不愧是维雷利的替身，有两下子。”

亚莉耶诺儿的声音妖媚不已。脸上浮现着确信敌人会死的笑容。

从下一瞬间起，两人开始了凄绝的比剑。

亚莉耶诺儿的动作有如跳舞一般，捉摸不定。

阿尔·卡米尔的剑技则流畅似水。

两者的剑术几乎不分高下，令人觉得战斗似乎会永远持续。对双方而言，每一瞬间几近永远。

好厉害的男人，我攻击了这麽久他竟然还毫发无伤。

亚莉耶诺儿惊叹不已，相反的，阿尔·卡米尔却没有如此的空闲。他正在寻找逃走的机会，守卫不可能没发现这场骚动。

阿尔·卡米尔躲过了亚莉耶诺儿的突刺，同时跳至高空。浮於黑暗的细长身体有如梦幻，令亚莉耶诺儿瞬间失去了她的敏捷。

人在空中的阿尔·卡米尔操短剑插入城墙，以此支点轻轻回转，然後再度以短剑垫脚跳了开去。

但这一瞬间也是亚莉耶诺儿确信胜利的时候。

“背对着我是你在这世上最後的失败！”

就在阿尔·卡米尔要跳落在城墙上的瞬间前，亚莉耶诺儿向他射出了短剑。短剑几乎在同一时候溶入了阿尔·卡米尔的身体里。

“呜……”

阿尔·卡米尔抚胸一个踉跄，但脚步依然不停，消失在黑暗之中。

“真是的……维雷利的身边有多少个像那样的男人啊。”

亚莉耶诺儿一直看着被暗杀者的黑剑所割开的肩头。她厉害的地方在衣服即使碎裂，其下的肌肤依然毫发无伤。这正是所谓的千钧一发。

“如此那个男人暂时派不上用场了吧。只要这样一层层的把维雷利身上的甲剥开便行了。”

亚莉耶诺儿缓缓的挽起长长的秀发。她的表情依然如往常，浮现着无畏的笑容。之後她抛下破碎的肩衣，无视聚集而来的士兵消失而去。

３．

与周围的人所相信的不同，艾儿希多并非被当成男人养育，所以当周围的人全都是肮脏的男人时，她还是会有点寂寞。因此她身边有会武艺的同年侍女。

此时负责与这任性好强的公主谈话的人是维雷利的养女夏拉扎多。与其说是养女，不如说是母亲还比较恰当。

“我并不是讨厌你父亲。但是那家伙贪吃、挑食、贪财、爱权、懒惰、

好色，根本就像是蚕食人类理性的寄生虫，缺乏看破这些缺点的智慧！你一定要告诉他，锻炼自己，吃苦耐劳，朝胜利迈进有多麽了不起。”

身为男子汉应该清贫并且充满克己之心，这是艾儿希多烦人的论点。维雷利虽然比周围想像的还要清贫得多，但是有关维雷利的事，艾儿希多不容许丝毫污点。

“对了，也该是露易西回来的时候吧？”

夏拉扎多对艾儿希多的长篇大论总是轻轻听过。

“傻瓜，她怎麽可能那麽早回来呢。我说叁小时只是给那个小女孩责任感，因为女人多自甘堕落啊。一说到女人……”

“公主讨厌女性吗？”

“当然讨厌！想一想吧，有史以来，科学、医学、哲学等进步全没有女人的贡献。

虽然没出现过无法无天的恶女人，但是也没有心灵洁净的圣女。没有个性，全都一样淫乱的是女人，不以自己力量开拓自己世界的也是女人。我最讨厌女人这种生物了，特别是像那个叫露易西的女人！”

此时的艾儿希多当然完全忘记她方才对着维雷利大吼大叫所主张的内容。她似乎连自己的性别也忘记了。

“哦。”夏拉扎多微笑着，只回答了一句话。

灯火下的微笑令艾儿希多有些不甘心。她总是想在夏拉扎多的面前拿出自己得意的地方，但却总是失败。事实上，就连坐姿艾儿希多也羡慕夏拉扎多的比较端庄高贵。

难道我在自己不知不觉中，真的变丑了吗？

艾儿希多一瞬间如此断定，铁青了脸。

“没那种事。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公主这麽美丽的人。”

“果然没错吗！哈哈哈，我果然还是美丽的。”

艾儿希多被奉承後，说的话有点奇怪。夏拉扎多的言行举止怎麽看都不像是比艾儿希多年轻的少女。

“啊，那是……”

夏拉扎多指着远方，似是发现了什麽。有点近视，夜晚看不太清楚的艾儿希多眯着眼睛往那方向看去。

在艾儿希多虽近视却美丽清澈的眼睛前，有个少女的影子。那人影一下子就扩大到目视可及，然後停在两人的面前。是露易西。

※※※

“……不好……了……”露易西上气不接下气的向艾儿希多报告。

艾儿希多似乎连露易西心脏跳动的声音都能够听见。

“……雅法……没有半个人！别说……沙拉丁陛下……连半个人影也……”

露易西就此昏厥倒地。

“干得好……对你刮目相看了。其他的就交给我，你好好休息吧。”

艾儿希多听了露易西的报告之後慰劳一句，连对报告吃惊的事也忘了。这是她原有的温柔慈爱之心的表现。

“看来我们被抛下了，这下可麻烦了。”

不知何时出现的维雷利小声说道。

“住口！”

艾儿希多大声斥责维雷利。但是声音里却见不到她常有的霸气。

沙拉丁离开雅法的理由艾儿希多当然也知道。他知道在理查到达之前，他无法聚集足够的兵力，因此他率领民众继续撤退。

但是被那些人不当一回事，以及没有任何通知就被抛弃，对艾儿希多来说实在是非常大的冲击。

※※※

维雷利等人发现自己被抛弃的那天晚上，也是沙拉丁离开雅法之後的第一个夜晚。

沙拉丁和他的军队，以及雅法的民众正朝着耶路撒冷前进。但是由於夹杂孩童老人的民众速度慢得令人难以相信，因此他们如今扎营的场所几乎离雅法没有多远。

“不向艾儿希多公主通知我们的决定也无妨吗？”沙拉丁的朋友，也是随从的巴哈武丁向沙拉丁问道。

“如果通知，她一定会为了民众和我们而牺牲生命吧。今後的生死全交由他们自己判断才是上上之策。”

沙拉丁的苦恼表情中依然带着慈爱。他的容貌原本就是稍为叁白眼（译注…黑眼靠上，左右与下方成白眼，据说为凶相。），因此以前给人的印象并不怎麽好，但是几十年来充满辛苦的人生改变了他的脸形，如今则充满了吸引人的稳重与威严。

“就算是艾儿希多公主，当她知道自己被抛弃後，一定也会恨陛下的吧。”

“那样也罢，恨我的话就不会想为我牺牲性命罢。艾儿希多本来是先帝的馀孤，她恨我也是这世上最自然的事啊。”

沙拉丁陷入了遥远的追思中——他所敬爱的先帝努尔丁过世，自己以武力夺走权力的过去。所有的人除了一个继承努尔丁之血的人之外，全都丧生於战火之中。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瓦砾中抱膝哭泣的稚女就是艾儿希多。

努尔丁的女儿吗？也许是孙女。

这身份就是艾儿希多所拥有的一切。别说家人，连她自己的名字和年龄也不得而知。

因为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名与年龄，不知道自己是谁。

艾儿希多完全地孤独。她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方。所以她不相信神，她只信奉理想的人间爱。也因此完全信赖人类良心与理性的强烈精神就在艾儿希多那小小心灵中发育成长。

那麽，她身为女性不是太不幸了吗？

沙拉丁无力的叹息。巴哈武丁寂寞地感到他最近老得更快了。

４．

没有半个人的城市比想像中的还怪异。进入雅法的维雷利笼罩在这纷寂寥感中。

秋天的太阳无力，寺院建壮丽而周围尖塔的影子暗淡。前两天还熙来人往，充满谈笑声的街道，如今已经布满了暗灰色的沙尘。

不应该进入雅法的，维雷利心里这麽想。因为带领民众逃亡的陛下不见得一定会被理查追上。不要想在这个城市阻止理查，我们只要追在陛下之後前往耶路撒冷就行了。

艾儿希多公主为什麽那麽强烈地主张要在这个城市决战呢？

“我们，我们绝对要在这里钉住理查。这样下去理查会追上陛下。”

维雷利在城里散步，艾儿希多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背後，拉斯卡利斯则在她的身边。

常连周围的辛苦也担当下来的这个好人脸上充满着浓厚的疲劳神色。

“身为武士，在同伴的危机之前不能向敌人屈服。”

艾儿希多发现自己失去了冷静，但“会不会被沙拉丁抛弃了”的恐惧感驱使她往前战斗，她想藉阻止理查好获得沙拉丁的信赖。沙拉丁的考虑适得其反。

“为了拯救同伴牺牲性命是武士的本职！无论如何一定要撑到最後。”

“你要怎麽做我没有意见，但是你的本职别把我也牵扯进去。”

“白痴！你这样还打算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吗！”

“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打算啊……”

维雷利的回答虽然不像样，但是却给艾儿希多的冲动话起了缓和作用。艾儿希多虽然不知道维雷利知不知道他的话有这样的作用，但是她在平常就一直衷心感谢维雷利的这种话。

没办法，既然公主一定要战，那麽我就想想最安全的计策吧。

维雷利浮现出苦笑的表情，意思是他大伤脑筋。

艾儿希多有种奇妙的魅力。她虽然任性冲动暴力，主要还是根本的部份上有点偏差。

奇怪的是她可爱在这个地方，包含维雷利在内的数千士兵们或许不愿意为国家思想而死，但是如果为了艾儿希多，宁可死一次看看。

“但是敌人数十万，我方却只有数千，真是棘手啊。”

“以正常的手段一定活不了的……必须想出什麽奇计。”

拉斯卡利斯以疲惫的表情回答维雷利的话。

“在百次常规之後所用的计策才叫奇计。连续的奇计已经不是奇计，而是痛苦至极罢了。”

“但是陷於绝境之人却不一定就会失败。”

“不一定会失败是不行的，要必定成功才行。”

难得维雷利会有这麽严厉的回答，拉斯卡利斯不知如何接口，沉默不语。

“要必定成功才行。”

维雷利重复同样的话，眼神像是在观看远方。

“但是——”沉默的拉斯卡利斯说出了反对维雷利的话，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少见到的事。

“如果让我说得严苛一点，您是个奇人，您不是个常道之人。您不能依法动兵、依法用兵、依法而战。您是奇人，能够使用奇术的人现在只有您而已。”

拉斯卡利斯以真挚的态度和言词拼命地说服着。不过他以往的态度也非常真挚。

“还有，只有用奇计才能救得了他们。”

“奇人……奇人吗。总觉得这称呼有点讨厌。对了，我以前被称做白痴侯啊……”

维雷利自言自语着，不知道他是在说笑还是在烦恼。

艾儿希多非常的不愉快，她摆出阴暗的表情抱怨个不停。对她而言，

男人必须一直非常勇敢才行。

艾儿希多觉得应该给他们两人打气，於是用力把头转向两人那边的瞬间——

“呀！”

艾儿希多不禁叫了出来。

在她视线的前方浮着一颗诡谲的人头。艾儿希多露着丢脸的表情垂低了头，面红耳赤。维雷利原本想取笑她，但是还是怕得住了口。

“告诉我那个叫‘公正’的男人在哪里。”

浮在空中的人头是“恶魔之首”。带着东方语调的话、细长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一切都充满了非人间的气氛。

“哈哈哈，看来那个怪物不是找我的，驱散幽灵就交给你吧。哈哈，再见啦。”

艾儿希多僵硬地笑着，逃了开去。胆大的她似乎也害怕恶灵怪物类的东西。

“逃了……”

“她逃走了耶……”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自己刚刚还说不能向敌人屈服，现在竟然自己先逃了。身为将帅应该身先士卒挑战危险才对啊。”

“您说的没错！”

“嗯，你也这麽想吗？”

“是的。”

“那麽接下来就交给您了，阿帝尔大人。”

“公正”维雷利说着不负责任的话，跟在艾儿希多之後溜了。

“你就是阿帝尔吗。不错，相貌堂堂。”

这些人真是的。能够让他们如此做吗？但是好心肠的拉斯卡利斯立刻重新想过。维雷利大人现在没空去理一个暗杀者，所以才把暗杀者交给我处理。

“恶魔之首”摇摆地接近善良得几近愚蠢的拉斯卡利斯。

拉斯卡利斯迅速拔剑摆好架势。敌人虽然高深莫测，但是他依然没有丝毫破绽。拉斯卡利斯的剑术胜过艾儿希多，力量则胜过阿尔·卡米尔。对手虽是怪物，他也不会轻易失败。

“恶魔之首”继续前进後，刚好停在拉斯卡利斯剑锋所不能及之处。

“死吧。”

“恶魔之首”的嘴唇笑成弯弧，一点点的靠近拉斯卡利斯。拉斯卡利斯瞄准他的头颅迅速出剑。

拉斯卡利斯的剑以追风逐电之速逼向“恶魔之首”。要是像维雷利这种呆头鹅，一定会被一刀两断，变成像比目鱼一般。但是“恶魔之首”完全无视於惯性定律，以急速转成直角，躲过了这一剑。

拉斯卡利斯这一剑落空。

拉斯卡利斯同时感觉背後有股寒意，立刻住侧面一跃。

拉斯卡利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把黑色的长刀以无比的速度通过他之前所在的空间。

麻烦了，拉斯卡利斯不禁深以为苦，因为他看不到运剑的东西处於何方。

剑自己在动。剑在空中挥舞着，犹如自己有意志一般。
“暗杀教团的人吗？”
拉斯卡利斯一开始见到那颗人头就觉得奇怪。而幻术是暗杀教团的人最拿手的绝活。
“哼，我以前对付这种家伙，竟然还赢得了。”
拉斯卡利斯的眼中如今一片紫色。飘荡在周围的甜臭味可能是麻药类的东西吧。
没有主人的长刀再度袭向拉斯卡利斯。拉斯卡利斯以自己的剑格开，但是飞行之剑的势力不灭，划着椭圆形的轨道重复攻击他。
拉斯卡利斯眼中的剑已经扭曲，周围则开始化为七彩。
“恶魔之首”以愉悦的笑容望着他，人头下当然有身体。
哼，躲得不错嘛。不过躲过幻影也是没有意义的。
拉斯·阿尔·格尔从怀中取出短剑，射向拉斯卡利斯。
但这却是他唯一的失败。
短剑插在拉斯卡利斯的大腿边。对这场战斗这并不是致命伤，但是灵敏的拉斯卡利斯已经从这柄短剑得知暗杀者的所在。
拉斯卡利斯往深红扭曲的地面一踢，跳往拉斯·阿尔·格尔，然後扫向他的左腰。
拉斯·阿尔·格尔跳到空中躲过这一击，从空中挥剑而下。拉斯卡利斯出剑挡住。
“不愧被称为‘公正’，竟然挡得住我的幻术。”
拉斯·阿尔·格尔往後一跳，坦率地称赞眼前的敌人。
“可惜我不叫阿帝尔。”
“是吗？”
拉斯·阿尔·格尔没有惊讶的表情。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如此的剑术高手不会说谎吧。
“也就是我俩之战均非本意罗。但是我俩又无法放过对手，这下可麻烦。”
“不对。我现在并不要你死，至少我知道光你一个人敌不过维雷利大人。”
拉斯卡利斯垂下了剑，他这姿势的意思是即使要逃依然逃得掉。
“我问你一件事，阿帝尔的力量还在你之上吗？”
“不，那个人的力量和剑术都在我之下。但是他比我厉害得多。”
“你们有实际交过手吗？”
“有。”
“我知道了，再会吧。”
拉斯·阿尔·格尔说完之後便即消失。
“太好了，这样可以让维雷利大人辛苦一点了。”
正经的拉斯卡利斯难得会说出这样的玩笑话。之後拉斯卡利斯沿着维雷利和艾儿希多逃走的路小跑而去。
※※※
那天深夜，维雷利躺在他所住的屋子上头望着星星。
公主的辛苦尚未结束，但是她依然活泼开朗，我怎麽能够先累倒呢。
维雷利想起了强颜欢笑的艾儿希多。
“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浮现笑容，真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
要是艾儿希多听到一定会生气的吧。维雷利嘴里念着这些话爬了起来，

脸上的阴霾则一扫而空。

“试试那个吧，我从以前就很想试一次了。”

※※※

天要亮之前，艾儿希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了过来。半夜里维雷利潜入自己的房间，对着自己的脸望了老半天之後，若有其事地笑着，然後默默离开了房间。

“哼，竟然嘲笑我的脸，真是无礼的家伙。不可饶恕，我要让你知道後果。”

艾儿希多揉着惺忪半开的眼愤怒不已。为了这种不充分的理由责备别人实在是不讲道理，但是艾儿希多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了这种不充分的理由。她所率领的数千士兵中，谁没有被她的无名火轰过呢。

但是这一天的确有充分的理由。

艾儿希多抱怨了一会儿之後，发现自己一说话脸上就会有些紧绷。摸摸脸颊之後却又什麽都没有，但是她的确觉得脸上有什麽怪东西。

於是艾儿希多大声呼喊夏拉扎多，要她拿镜子来。一大早就吩咐人实在是很不体谅的作法，但是夏拉扎多依然在艾儿希多的声音不久後出现。

“啊……”

夏拉扎多在看到艾儿希多的瞬间露出相当惊讶的表情。她很少吃惊。，从夏拉扎多大大的眼睛看来，事情非比寻常，但是艾儿希多依然不明白原因。

“去拿镜子来。”

艾儿希多不掩忐忑的心情，如此命令夏拉扎多。

“是的是的。”

夏拉扎多转身离开房间时，艾儿希多发现她背影的细肩上微微的在发抖。那不是在哭泣，而是在强忍着笑。艾儿希多後悔应该睡在有镜子的房间才对，但是已经迟了。

到底是怎麽回事？难道我的脸上有什麽东西吗？

过了一会儿夏拉扎多拿了手镜再度出现。艾儿希多一把抢过镜子，当她看到镜中的自己时僵硬如同冻结一般。不久，持镜子的手有如得了重病般开始抖动，看来冲击相当大吧。

艾儿希多在镜中的右半脸，实际也就是左半脸，涂满了蓝红黑等染料，而上头的图画则会令人联想到邪恶的魔术。凶手是谁非常清楚，也就是，艾儿希多所见的并不是梦。

她以为自己是在睡梦之中，其实曾经断续地醒来过。

“可、可恶……竟然敢在少女……而且还是我这种绝世的美女脸上……乱涂一番！

而且还是在半夜里偷溜进来！饶不得他！绝对饶不得他！我要制裁他！”

艾儿希多扔开手镜後便以惊天动地般的气势冲出房间。

夏拉扎多对自己父亲的愚昧虽然有些意外，但是见到艾儿希多所扔的手镜嵌入了石壁中後，不由得有些同情她。夏拉扎多想到了艾儿希多的脸，虽然觉得过意不去，依然偷笑个不停。

艾儿希多把石头地板踩得几乎碎掉，从屋子内冲到外面的街道，然後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飞奔而去，就如同一群猛兽经过。

几个武将和士兵见到了艾儿希多这非比寻常的样子後只是如此喃喃地道：“唉，又来了。”

艾儿希多一到维雷利住的屋子立刻冲了进去，一脚踢毁维雷利正安详睡眠的房门。

不是踢开，的确是踢毁。

房间里的维雷利裹着毛毯睡在几何模样的绒毯上，一点也没有察觉逼近自己的不幸。

他的睡脸充满了幸福感，有如世界大同一般。

艾儿希多有如脱兔般跑到维雷利身边，然後突然使劲往他的肚子踢去。可怜的维雷利叫得和虚弱的鸟儿一般，腾空飞去，撞到石壁後掉了下来。墙壁沿着他的身形塌了下去。

普通人可能立即毙命。

“发……发生什麽事了？”

维雷利望着周围，依然莫名其妙。

“起来了！废物！”

“……我已经起来啦……”

“那就去死吧！我要让你知道少女的愤怒！”

艾儿希多不听辩解，瞄准维雷利的头便一剑砍下。维雷利慌忙闪避，剑擦身而过，深深插进石板。

“什麽事啊，干麽对我这麽过分？”

维雷利发出责难的声音。但是当他抬头看到艾儿希多的怒容时，终於想到自己所作的事，不禁笑了出来。

“你、你……你还敢笑！不可饶恕！我要杀了你！”

艾儿希多不知道对维雷利说过几次“我要杀了你！”以及“我要制裁你！”这种话。

脾气不好的艾儿希多做事很少思前想後，因此她说这种话的时候心里真的这麽想。维雷利每次都安然度过，不能不称赞他了不起。

但今天的事也难怪艾儿希多生气（虽然实在罕见），脸可怕得有如不动明王的艾儿希多又出手砍向维雷利。

“等一下，这大有原因啊。”

维雷利哀求她暂时手下留情，说的台词就如同偷腥被发现的的丈夫一样。

“因为公主的容貌已经不是这世上所能有的美丽，因此你脸上的画才有意义啊。”

“嗯，我的美丽是事实，夏拉扎多也这麽说过……”

最容易被奉承的艾儿希多突然忘了愤怒，真是可怕的忘性。

“总之今天请不要洗脸，就这样留着。”

“我想起来了！你竟敢在我的脸上涂鸦，饶不得你！”

这样的会话重复几次之後，维雷利终於赌命说明了他涂鸦的理由。为什麽需要涂鸦、涂鸦的意义为何、为何现在涂鸦等，在他终於成功地说服艾儿希多时，太阳已经要下山了。

而在此之前维雷利的身体被砍伤两处，打伤四处。

“恶魔之首”一切全看在眼里。他眼中的维雷利是个什麽样的人呢？他的眼睛虽有快意，但除此之外不带任何感情，因此谁也不知道。

拉斯·阿尔·格尔的视线前有两名士兵通过。

“之前有场马球（类似骑马打曲棍球）大会吧？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人

明明不行还硬要上场，结果因为打得太差而被贬成候补选手了。”

“哈哈哈。”

“後来他坐在球场边加油，结果球朝他飞去了。”

“嗯，那件事我听说过。球漂亮地击倒他了吧。”

“你知道那个时候当裁判的露易西，对流着血的他说了什麽吗？‘ 维雷利大人这一组扣一分 ’ 耶。”

“哈哈哈，那个人真是危险，大意不得啊。”

两个人哄然大笑着离去。

多麽不被尊敬的男人啊。拉斯・阿尔・格尔觉得奇怪。他虽然被每个人瞧不起，但是每个人却都愿意舍身相救。维雷利的这点魅力拉斯・阿尔・格尔却没有发现。

“不好杀的男人。”

拉斯・阿尔・格尔如此认为。以往和我交手过的高手多多少少都具有和我一样的气息，但是那个男人却全然不同。最没有杀气的人、最愚蠢的人反而难以下手。

前不久深夜他袭击了维雷利。当维雷利打算单独潜入艾儿希多的房间时，“ 恶魔之首 ” 出现在他面前，对他如此说道：“ 我要杀你。”

维雷利只露出呆呆的表情。

“现在我很忙，延後好吗？ ”

拉斯・阿尔・格尔没有拔剑。他并不是被压倒，只是感觉到对维雷利的难以下手。

“……好，延後吧。”

他眼前的维雷利贴着墙，拼命地攀上去。

“真是奇怪的男人……是那种难以杀他的感觉让他活到现在吗？ ”

但是他就要死了。拉斯・阿尔・格尔虽然不知道他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还是死在与理查的战役里，总之他确信维雷利会死。

不久前的深夜他见到维雷利时，维雷利的脸明显地显现死相。维雷利之外的其他众多士兵脸上却见不到这种死相。

“他会死，其他的人会活。我就暂时观察一下吧。如果他会死在与理查的交战中，看这场戏也很有趣。”

“恶魔之首 ” 吐出不祥的预言，消失在黑暗之中。

５．

在地面前进的龙之集团，反射着旭日的光芒向南进军。主将即是英格兰的盟主狮子心王理查。他现在的目标是雅法——由艾儿希多率领，屈指可数之伊斯兰士兵所驻守的雅法。

而且龙并不只有一种。神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的修道骑士军团、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现今德国）的援军、集伊 ·多 ·琉西量及肯拉多 ·多 ·蒙地费拉特以下的耶路撒冷王国军（由於耶路撒冷被沙拉丁饱攻下，因此现在首都位於亚克），以及现地各诸侯的联合军，加起来号称五十万，实际总共叁十万的兵力一致朝雅法前进。

维持这麽庞大的集团，并且获得支持的巨人即是英格兰王理查。光靠一般的能力，要维持这麽混杂的集团可说是几乎不可能。几乎没有政治感觉的他之所以能够达成，都赖其非比寻常的军事才能。

“即使有这无敌的兵力，攻击雅法依然必须慎重才行。”

理查轻轻地说着，眼中所映照的是放出银光的无数龙鳞。必须慎重才行。我要的是完全的胜利，像前一战那样的九分胜利对我而言就等於败北。

龙的眼睛里出现了雅法的城墙，而率颁龙的狮子眼中也几乎同时显现了同样的东西。

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怀疑。

理查等人眼中的雅法实在太过没有防备，甚至连城门都没有关。谁都相信雅法已经没有人了。有样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就是立於北城门外，一幢小小的木制高楼。

眺望远处高楼的理查眼中，出现了一幕女性从门而出的情景。那女性当然是艾儿希多。

艾儿希多的半边脸化妆得奇怪莫名，她登上高楼，然後伸开双手。此时高楼中央像是个大钵的照明台升起了火焰。艾儿希多浮现像“恶魔之首”般的笑容之後，就在火焰之前坐着不动，有如坐禅一般。

“这显然是空城计。”

空城计是末路穷途者假装自己还有计策，好让敌人对攻击犹豫的谋略。自古以来少有成功之例，因此後世只听到成功的故事。

“但是太过明显了！所有的事情只集中在一点，我不认为他们会使用这麽容易被看穿的把戏。”

理查说的没错，开放的城门，还有艾儿希多那诡异的样子全都充满了演技，不像是维雷利所指示的。

“不是沙发丁的吗？”

沙发丁就是维雷利的别名，阿帝尔·塞夫丁的简称。太长的名字最後总是被省略。

“如果他不在这里的话，那麽这只是单纯的威吓，装模作样罢了。”

理查咬着拇指的指甲说道。他的眼睛亮出红光，就要下达攻击的命令时，发现艾儿希多所在的高楼旁出现了一个男人，於是便打消主意。那是维雷利。

维雷利抬起头好像对艾儿希多说了些什麽，然後就再度消失在雅法里，这段会话要加深理查的疑惑已经足够。

但实际上维雷利和艾儿希多并没说什麽了不得的话。

“如何，我的样子够妖艳吧。”

“艳没有，妖倒是有。”

两人只是谈了这种幼稚的话而已。也就是，维雷利只是为了让理查看到自己，才出现在艾儿希多身边。

“分开兵力，一边继续包围雅法，主力则向耶路撒冷推进也行……但是，考虑补给的问题，还是攻下雅法比较好。”

还有为了得到维雷利这样的人才。对理查而言，维雷利是个一定要收之为手下的人物。即使不能用来进攻耶路撒冷，在准备称霸西欧蛮国时，他的智谋将非常宝贵。

而且，理查不知道如果现在急忙推向朝耶路撒冷的话，可以追上沙拉丁。最重要的是，带领混合军必须稳扎稳打。

“一定有问题。沙发丁，我已经追到这里，你还有最後的王牌吗？还是像你这样的人依然避不开痛苦至极、支离毁灭的命运呢？”

理查迷惘了，而这迷惘正是维雷利手上牌面的人像。

※※※

离雅法以南十公里左右的位置，有几千个男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也可见到拉斯卡利斯及夏拉扎多的人影，也就是说，他们是艾儿希多麾下的士兵们。

维雷利脱离包围的方法就是使用先行突围的方法。前一天夜里，他们摸黑偷偷离开雅法，在那里等待艾儿希多和维雷利。

“啊啊，雅法终於被理查军包围了。公主是否能平安逃出雅法呢？真是令人担心啊。”

艾儿希多不在的期间，负责指挥，名叫阿尔·阿吉姆的男人开口向拉斯卡利斯说道。

阿尔·阿吉姆虽是个高及云霄的巨汉，外表有如鬼神般的威严，但性格却惊人的敦厚软弱，无论对方是一个士兵或是比他年轻的人，都以客气的话和态度对待，真可说是个怪人。事实上这样的人适合当文官，但是喜欢怪人的艾儿希多却看中他，要他负责临时的指挥。

外表软弱的艾儿希多身边有个身高几乎两倍的巨人缩成一团，这样子常成为维雷利等人的笑料。

“有维雷利大人在她身边，没什麽好担心的。”

“我觉得这样反而更令人担心呢。”

常缩着身子的阿尔·阿吉姆一说到维雷利就毫不客气。

“理查的包围阵线再完美，还是很难发现两个趁黑逃走的人吧。何况还是那两人，没问题的啦。”

拉斯卡利斯的话毋宁是在安慰自己。绝对没什麽好担心的，以前不都是这样吗……

当天夜晚。维雷利及艾儿希多预定逃出雅法的夜晚，两个人并肩徘徊在雅法城内。

艾儿希多的脸已经洗乾净。

城门外的高楼上如今放的是和艾儿希多极像的假人。艾儿希多利用黄昏近黑夜，视线最是模糊的时候掉了包。假人的脸上当然也用染料画了同样的图案。由於这图案太奇怪，因此看的人只会注意到这里，不会留意到人已换假。而且真的艾儿希多是在白天走上高楼，没有人仔细观察。

维雷利的目的便在此。

“变态的家伙，你什麽时候做了那种东西啊。你不会把那假人当成我，天天赏玩吧。”

“对啊，我怎麽没想到这一点。”

“什麽？”

“下次我会那麽做。”

艾儿希多面红耳赤之後，升起怒火。

“你试试看，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如果是艾儿希多，那真的有可能做得出来。维雷利露出疲困的脸把头转向一旁，装做没有听到。

“……从现在起，我说的话你可不许漏出去喔。”艾儿希多突然露出正经的表情向维雷利说道。

那不说不就得了。不过维雷利沉默着，并没说这句话。

“……事实上我对这次的战役大大的反省过，这场仗不打也无所谓，但

却因为我的任性而把大家卷入了。”

艾儿希多说着，把头低了下去。

“我想让陛下知道我是有用的人。我想让他知道，只要我认真打，要阻止理查可说是轻而易举。”

艾儿希多喘了口气後，望着维雷利。

“我错了。我一想到如果没有你的话，心里就害怕。”

维雷利听了艾儿希多的话之後，有一阵子露出头疼的表情。但是不久之後他硬笑着开了口：“我们赌赌看吧，下一个遇到的人如果是男的就是我赢，如果是女的就算你赢。”

“……傻瓜，这麽大的城市里除了我和你之外没有半个人吧。”

“这次的事也是如此。”

“嗯？”

“从一开始这便是一场没输也没赢的战争。无论如何努力，最後一定还是没有结果。

只要没有任何人死，那不就成了吗？”

“才不是呢，白痴！为了求得更好结果，必须每日努力不懈，切磋琢磨自己才行……”

艾儿希多突然注视着维雷利的眼睛。

“……你总用那种不像样的话来令周围的人放心。为什麽？为什麽你总能如此轻松？”

艾儿希多不想让维雷利伟大到令人尊敬。他不适合当了不起的人、集周围的尊敬与崇拜於一身的人。

“你到底是谁？身材普通，肌肉不发达也不虚弱，不帅也不丑，但却总是叫人注意。

你不是政略战略的天才，但是我却需要你。”

艾儿希多拼命吐出平时堆积在心中的感情。

“我完全不知道你的过去。相反的，你却知道我的一切。我父亲的事、我年幼许婚，已经死去的塔基·阿丁你全都知道。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维雷利头疼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麽特别的过去一定非得告诉艾儿希多不可。

“我的过去嘛……我父亲死了……”

“不，等等。有关你的经历我以後再听。”

艾儿希多的心意转变之快令维雷利惊讶地望着她。

“我有种感觉，如果我现在知道你的一切，那麽将来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虽然不相信什麽第六感，但是我不想有那种讨厌的感觉。现在必须把精神集中在逃出理查的包围才行。”

艾儿希多开始快跑起来，她觉得自己失去冷静逼问维雷利的事很丢脸。

但是维雷利对艾儿希多的任性却不引以为苦，他希望明天、後天，他依然能够看到她的任性。

※※※

应该冒着危险冲入，还是应该慎重，等到一切透明化为止呢？

祈求“完全胜利”的理查把时间耗在决断上。果断的他花了半天的时间思考。

维雷利的束缚的确提高了效果。

理查心想——即使有陷阱存在，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後也能够攻陷雅法。但是我需要完全、压倒性的胜利。我必须是真正厉害的胜利者，不然这混合军将会失去统制。轻视我，采取利己行动的人会陆续增加。

阿帝尔·塞夫丁或许发现了我的这项弱点……他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结果到了深夜理查下定决心。

一个人来派一个人对付便成，依靠多数无能的士兵反而会因诈术产生混乱。

“由我亲自去捉那个女恶魔。”

如果是自己一人，无论是箭雨或火海理查都有克服的自信。部下当然反对，但是理查并不听从。

结果理查携了把大剑，一个人朝艾儿希多所坐的高楼前进。

不久之後，理查当然下令冲入雅法。

由於理查认为雅法当然还有数千名士兵在，因此命自己直属的英格兰军从北方冲入，其他的兵力则等待其中的士兵从其他城门逃出时予以歼灭。

但此时维雷利和艾儿希多也不在，雅法化为无人之城。他们两人已经逃出雅法了。

“唉，辛苦了老半天，结果只有赚到一天的时间而已吗？”

维雷利感觉到了北方的兵气和骚动後轻声自语。

“你能这样已经很了不起啦，原谅你。”

两个人的背後有数万兵力固守着雅法的出口，但是他们的前方依然有兵马聚集。

“累了，看来要通过而不被发现很不容易。”

“谁说的，只要有我在，这根本不算什麽。”

艾儿希多如同往常一样，满怀自信地堂堂驱马前进。

“是的，全靠公主您啦。”

“哼，被你这种凡人称赞，我这种天才的价值也不会提高。”

艾儿希多得意地提高马速。维雷利急追在後。

但是前进了一会儿之後，艾儿希多不得不拉住马。有位女性站在她的面前——那正是亚莉耶诺儿。

“好久不见了，维雷利。”

艾儿希多听了之後以充满责备和轻视的眼光望着维雷利。艾儿希多不知道维雷利以前见过亚莉耶诺儿，也不知道亚莉耶诺儿是这样的美女。

但是由於事态严重，艾儿希多也没有和维雷利争吵。

“哪有多久呢，我见到你不是才五天前的事吗？”

亚莉耶诺儿听到维雷利的话之後突然变了脸色。

——对啊，那是最近的事。我到底是怎麽回事啊！

亚莉耶诺儿发现自己竟然一直在想着维雷利，心里不禁动摇了。

——不对，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杀死维雷利。

亚莉耶诺儿如此对自己说，打算镇定下来。

“我的能力……凭我可以探知别人动向的这种能力连你也杀得掉。”

亚莉耶诺儿冷冷地说着，维雷利的眼中则染上了僵硬的神色。

“你已经对谁下过手了吗？”

“哈哈，像你的男人啊。”

“你杀了卡米尔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他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活下去。”

维雷利的表情更添一分严厉，但在如今的状况下他必须以逃走为优先。

必须想办法逃过亚莉耶诺儿这关才行，在维雷利准备想法子的时候，艾儿希多突然袭向亚莉耶诺儿。

艾儿希多做事讨厌等待，她打算杀了亚莉耶诺儿再前进也理所当然。

“……那个乱来的女孩真是……”

艾儿希多的剑术和亚莉耶诺儿不分上下。艾儿希多出剑往左右快攻，但是攻击全被亚莉耶诺儿以一衣之隔躲了开去。

维雷利并没有悠哉地看两人打下去。他朝亚莉耶诺儿投出短剑，同时驱马奔往那个方向。接下来，在亚莉耶诺儿闪躲这柄短剑的瞬间，维雷利捉住艾儿希多的两胁下方，将她提了起来，然後以单手抱着她的身体，就这样匆忙逃走。

“你干什麽，无礼的家伙！”

艾儿希多如同彼山贼绑走的村姑般，拳打脚踢地大闹，但是维雷利的手依然纹风不动，紧抓着艾儿希多的腹腰没有离手。

“有士兵接近了，看来亚莉耶诺儿原本就没有单打独斗的意思。”

维雷利说的没错，两人不知在何时已经陷於无数士兵的圈子里。巨大的圈子渐渐缩小，同时也越增厚实。

维雷利毫不犹豫地前进，艾儿希多的身体则依然夹在维雷利的手臂之间。

圈子还单薄，要是变成集团的话就无计可施了。

亚莉耶诺儿位於圆的中心。从她的位置来看，士兵们还是有如远方的点点灯火，但也能够确实感觉到人群的逼近了。

亚莉耶诺儿的表情却没有笑容。总是浮现在她脸上的镇静笑容消失了。

——我希望赢维雷利。但杀了维雷利就是胜利吗？真正的胜利到底是什麽呢？

亚莉耶诺儿一直望着维雷利逃去的方向。

※※※

与兵马交错的维雷利抱着艾儿希多和一名骑士过剑，他那从外表无法想像的臂力轻易地就使对方下马，然後他让艾儿希多骑上马。

“快点！时间越长就越痛苦。”

艾儿希多虽然如此说，但已经十分痛苦。骑兵虽然少，但步兵却有如浪潮般地涌过来，向两人射出的枪箭从未间断。

两人砍落迎面而来的枪，几乎不拘泥於侧面的敌人，打算阻挡去路的人全被无情地斩死。两人拼命驱马前进，但利剑依旧无法突破无数兵力所形成的人墙。

这样下去我们两个都会没救，没有避免同归於尽的方法吗？

“有了！”

维雷利不自主地发出欢呼声，然後故意抛剑，往原本来的方向逃去。

来追我这个胆小逃跑的弱者吧，如同维雷利所想的，士兵们，包含之前畏惧维雷利勇猛的人，全都开始追他。

之後包围艾儿希多的士兵们也同样改变目标，朝他直追。无法近身的剑术高手和转身逃跑的胆小鬼，士兵们只要想一会就知道该挑哪一个当对手了。

“嗯，看来这些士兵终於开始害怕我的勇猛了。”

艾儿希多看着突然单薄的人墙如此喃喃道。她并未思及维雷利，只是一心向外突围。

维雷利成功了，但是这成功却对他自己没有半点好处。他引来了更多的兵力，就这样再度回到圈子的内侧。

维雷利的马疾如旋风，暂时逼退士兵们，但是圈子朝着他渐渐缩小。

糟了，维雷利有点後悔，这样我就逃不掉了，我竟然忘了这点。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打算为艾儿希多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想救艾儿希多，但是却因此忘了自己。愚蠢啊，他是个大傻瓜，而他的傻正是令人们感到魅力的地方。

艾儿希多也没有例外。但此时他特有的傻却给他自己带来莫大的害处。

“公主应该已经平安逃走了吧。”

维雷利跨下马。不消几分钟，无数的士兵便能杀到他。维雷利拍了拍马的屁股要马儿逃走。

“这样就行了。”维雷利望着马儿逃去，喃喃自语。

於是维雷利被留下来，他完全地孤独了。虽然周围有许多的士兵向他逼近，但那当然不是友好的存在。

死亡的危险虽在眼前，但维雷利却是动也不动。总觉得有股满足感，也有解放感。

也许他已经对战争厌倦了。

维雷利突然觉得脚好像被谁抓住。他住下一看，那里躺着一具黑紫色的尸体。

尸体伸出沾满血迹的手，抓住了维雷利的脚。

“我等你好久了，想死的生命、肮脏的灵魂哟。过来吧……你所杀的人，憎恨你的人全都在阴府等你好久了。”

尸体扭曲着暗紫色嘴唇笑着。

“你以为你留在这里是依自己的意志。但不是这样。”

“……”

“你被抛弃了……这块土地已经没有人需要你了……没有人希望你活下去。你孤独了……”

维雷利望了一下四周。他的周围堆满发出腐臭的无数死尸。尸体全以怨恨的眼光望着维雷利。

“快点抛弃你那被诅咒的身体哟……你那充满邪魔的灵魂才适合地底，伪善之泉不适合你。”别的尸体朝维雷利如此说道。

“别慌，我已经没有逃走的意思了。”

临死之前的维雷利现出平常看不到的强烈意志。

“来吃我吧，憎恨我的人们。我的丑恶灵魂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了。”

无数的尸体如蜗蝓般地拖着身体，慢慢包围了维雷利。

无数的尸体要前往蚕食维雷利的生命，几十只箭在空中朝维雷利直飞过去。

但维雷利却没有躲避。

※※※

“哼，无聊。连我也不必出手吗？”

飘浮在空中的“恶魔之首”喃喃自语。

“他看到了沈淀在虚构世界下的真实世界。他的灵魂早已在肉体之前灭亡了。”

拉斯·阿尔·格尔并没有见到维雷利的死。但是对他而言，无数的尸体，也就是他所说的真实世界包围了维雷利，光这点事实便已足够了。

“哼，真是无聊。如此这世上又少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啦。”

拉斯·阿尔·格尔惋惜着。他相信自己是这世上最优秀的人，他讨厌信念或主义之类的东西，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快乐就行了。因此对他而言，人的死亡并无关紧要。

不过只有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种无聊、讨厌的感觉。

※※※

亚莉耶诺儿开始跑。我为什麽要跑呢？亚莉耶诺儿虽然觉得奇怪，但她依然不得不朝维雷利的方向跑去。

“对，杀维雷利的人必须是我才行。他不是政略战略的天才，也不是剑术的高手，但是他为何那麽强呢？我有知道这原因的必要！”

但这不是理由。为何开始跑，为何开始追维雷利？亚莉耶诺儿虽然隐约明白真正的理由，但是她却不愿意相信。

６．

暗杀理查失败，被亚莉耶诺儿杀成重伤的阿尔·卡米尔终於回到了正在雅法郊外等待艾儿希多和维雷利的一群人之中。

“哥哥，您跑到哪里去啦？”

“阿帝尔人呢？”

阿尔·卡米尔没有回答夏拉扎多的问题，反而发问。

“父亲和公主一起留在雅法……”

阿尔·卡米尔听到夏拉扎多的回答之後脸色一变。

“还是太晚了吗。”

阿尔·卡米尔用力把剑插入地面，令夏拉扎多吃了一惊。之後他似乎失去之前支撑的力气，当场跌倒。

“您怎麽了，哥哥？……啊！”

夏拉扎多打算扶他起来，手里却沾满了泥般的血。夏拉扎多慌忙的，真的是慌忙的打开了阿尔·卡米尔的黑衣。

“傻瓜，您为什麽这麽乱来！”

阿尔·卡米尔的身体淌满了黏稠的鲜血。他自己急救所包的布并没有多大用处。

夏拉扎多发怒了，从平常的她所无法想像的愤怒。

“夏拉扎多。”

“在。”

“这块土地失去了一样正面的东西。正气逝去，只有疯狂留存。你看着吧，失去向心力的这块土地不久将会分裂。”

——人们想多杀一个人的瞬间，平衡就会失去。之後将是为了正义和防卫，即使杀人也不得已的精神。

这种疯狂阿尔·卡米尔已经全体验过了。

“他低估了亚莉耶诺儿的能力，没想到人会因为这麽简单的理由就死。”

“您不要动，这样布不好包。”

夏拉扎多拼命地动着手。

“……父亲才不会那麽简单就死呢。他……不会死的……”

此时阿尔·卡米尔第一次见到夏拉扎多的眼泪。

※※※

“什麽，维雷利还没有回来吗……那个家伙真慢。”

艾儿希多一直等到早上。一直焦急地等待着。

但是维雷利终於没有回来。

“殿下，我们必须向耶胳撤冷前进了。理查军就要追来了。”阿尔·阿吉姆害怕地向艾儿希多开口。

“别说傻话！”

那个时候……艾儿希多突然想了起来。那个时候我面前的敌人会减少，是不是因为维雷利做了什麽呢？

“只有一天，只为了一个人——那个大傻瓜怎麽可以因此就死呢！!”

艾儿希多发觉脸颊上冷冷的，慌忙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覆盖着乌云。此时艾儿希多见到了令她难以至信的东西。

“雪……”

艾儿希多说得没错，这块土地上开始下起难得一见的雪。

“为什麽要在这个时候下！这不就好像那家伙在和我们告别吗！”

艾儿希多不自主地伸手接住了轻飘而下的雪。白雪缓缓地消失在她的手中。

艾儿希多咬着嘴唇，望着手掌动也不动。等不及而打算跑到艾儿希多身边的阿尔·阿吉姆听到了如悲号般的呜咽。

拉斯卡利斯并不相信维雷利的死，仍未丧失强烈意志的他一直注视着雅法。

没错。常出没於断崖绝壁，却依然大胆粗心，和外表一点也不搭调的那个顽强份子怎麽可能这麽简单就死呢。

拉斯卡利斯已经离开艾儿希多军。

维雷利大人不在的地方我没有留下的理由，他相信自己不是会为了大义而活的人，他只是为了维雷利个人而存在的生命。

“对，那个人还活着，我们必须快点去救他。”

拉斯卡利斯一回头，露易西正站在那里。

“没错，我们快走。”

拉斯卡利斯驱马前进，露易西则小跑在後。

从这天起两人消失在艾儿希多等人的面前。就如阿尔·卡米尔所预言的，艾儿希多军分裂了，而所有对逝者的祈祷却都是同样的话。

“请活下去。”